分类号: H043 单位代码: 10028 密级:

学号: 2060101007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浮游量词及相关结构的句法

研究生: 吴 庚 堂

指导教师: 沈 家 煊 教授

学科专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学科方向: 句法语义

2010年5月20日

首都师范大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 所呈交的学位论文, 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 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 本论文不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 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结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大大大学

日期: 2010年57月28日

首都师范大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首都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关 大大

^{身师签名:} になず道

日期: 2010年 5月28日

摘 要

论文讨论汉语的浮游量词结构以及与浮游量词相关的一些结构的句法问题。 在浮游量词方面,探讨了浮游量词的移位动因、移位的类型与限制以及非移位的 浮游量词结构;在与浮游量词相关的结构上,探讨了"被"字句和"有"字句的 句法语义问题。对浮游量词的研究,主线索为分离的名词短语与量词的位置关系, 前置成分通常位于外主题、主语与内主题上,量词浮游的动因就是这三个位置上 的句法功能的实现。对于前两个位置学界争论较少,但对于动词前主语后的位置 争论较大,有认为是焦点或宾格位置的,但我们认为是内主题同时可以兼焦点。 汉语浮游量词的另一个特点是,当浮游结构涉及主语时,做主语的成分为搁浅的 量词,浮游出去的名词短语做主题。这个特点与西方语言不同。在移位方式上, 我们的研究认为到内外主题的移位为 A-移位,到主语的移位为 A-移位。此前, 普遍认为到内主题的移位为 A-移位。另外,本文还从移位孤岛的效应上验证了 移位的可行性,移位遵守局部原则。浮游量词结构也存在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 之分,因此,浮游量词结构不都是通过移位生成。

汉语"被"字句中也存在浮游量词结构。"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结构反映出被动句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把句首的成分处理成浮游移位出的成分,"被"字前的成分就将是主题而不是主语。通过"被"字的句法语义特征、主语与主题性质以及移位类型和约束关系等方面的论证,我们认为"被"字前的成分为主语,"被"字为动词,"被"字句主语不是从宾语位置上移位过来的成分。汉语"被"字句的被动化机制与西方语言典型的被动化机制不同,主语在原位生成。

"有"字常常可以加在限定名词短语的量词或者是浮游量词前,这种跟量词有关的"有"字句就是本文研究的对象。学界普遍认为"有"字为动词,但对这种"有"字的限定性特点认识还不够深入。我们认为"有"字为存现动词且天然具有限定 DP 短语指称的功能。两种功能结构不同,前者构成存现句后者充当限定词。"有"只能与弱量词结合,"有"趋向于使所带的 DP 指向具体的个体,使 DP 具有实指的强意义。"有"以动词充当限定词时,"有 DP"可以充任不同的句法成分,但通常不能出现在宾语上。这是因为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要求决定的,主题取强意义,主语趋向于取强意义,但宾语趋向于取弱意义。宾语的这种语义取向刚好与"有 DP"矛盾,使得"有 DP"不能在该位置上生存。在该位置上生成的"有 DP"需要移位到别处。

关键词: 浮游量词,"被"字句,"有"字句,被动,存现,主题

ABSTRACT

The thesis studies the syntax of floating quantifiers (FQ) and the related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Investigation on the behaviors of the movement and the unmoved types has been the focus together with *Bei*- and *You*-clause as the object of inquiry. I demonstrate that Q-float is to satisfy the functions of the outer and inner topic and the subject, and argue that the sole focus function of the inner topic position is unjustifiable. The subject in Chinese is filled up by the strained quantifier which contrasts with Germanic and Romance languages. Floats to outer and inner topic are A'-movement and to subject A-movement. This argues against the hypothesis of A-movement to inner topic position. The topic constructions of FQ type are also divided into dangling and non-dangling which naturally assumes the unmoved type in FQ. Movement in FQ abides by the locality condition.

FQ in *Bei*-clause appears as though passivization is realized by Q-float with FQ strained in the base position. I argue that passivization in Chinese requires no NP-movement. *Bei* as a verb has the meaning *undergo* or *suffer* which subcategorizes an external argument and a clausal type object. Realization of the subject either by A-or A'-movement is unattainable. *Bei*-clause demonstrates a passivization mechanism departed from that of other languages such as English.

You is normally added to a quantifier modifying an NP in topic or subject or an FQ in such positions. I argue that You is an existential verb compatible only with weak quantifiers in Milsark's (1974) sense. Existential You naturally has the ability of limiting the reference of a DP and makes it get a strong reading of the kind of specific indefinites. Thus, You+DP tends to take a strong reading which is unavailable in English existentials. On the other hand, an object position in a sentence tends to require a DP with weak reading. This requirement contradicts with You+DP's strong meaning tendency and makes You+DP hardly seen in object positions. As a dual-function element, You can realize either as a verb in an existential clause or a D-head in a DP. You in most cases only exercises its reference limiting power.

KEYWORD: floating quantifier, *Bei*-clause, *You*-clause, passivization, existential, topic

目 录

摘	要	I
ABS	ΓRACT	.III
目	录	V
第1:	章 绪 论	1
1.1	研究对象及其背景	1
1.2	现象及问题概述	3
1.3	移位与非移位	6
1.4	以往研究综述	7
1.5	各章节安排	.12
第 2 :	章 量词限定的短语结构	.13
2.1	前言	.13
2.2	浮游量词的范围	.13
2.3	浮游量词的功能类	.15
2.4	浮游量词的结构地位	.16
,	2.4.1 名词短语的结构	.16
,	2.4.2 汉语名词短语的 DP 分析	.17
,	2.4.3 数量短语与"们"	.20
,	2.4.4 其他量词限定	.22
2.5	量词限定的结构异化	.23
,	2.5.1 限定词归类	.23
,	2.5.2 DP 左边缘 Top 的实现	.24
2.6	本章小结	.26
第 3	章 量词浮游的动因	.27
3.1	前言	.27
3.2	量词浮游的分布特点	.27
,	3.2.1 提取于外部论元	.27
,	3.2.2 提取于内部论元	.29
3 3	外主题	31

3.3.1	IP 左边缘功能项	31
3.3.2	外主题的实现	32
3.4 主证	吾	33
3.4.1	副词情态动词检测	34
3.4.2	被字检测	35
3.4.3	照应关系检测	36
3.4.4	主题的典型特征	37
3.5 内 3	主题	38
3.5.1	非宾格位置	
3.5.2	非焦点结构	39
3.5.3	内置主题的实现	44
3.6 本章	章小结	49
第4章浮	游移位	50
4.1 前言	言	50
4.2 浮沙	游与非浮游	50
4.2.1	特点比较	50
4.2.2	汉语浮游量词的特点	52
4.3 A-7	移位与 A'-移位	54
4.3.1	A 移位	54
4.3.2	A'移位	56
4.4 到多	外主题的移位类型	59
4.4.1	充填代词	59
4.4.2	跨越效应	60
4.4.3	逻辑层重建	63
4.4.4	结论	64
4.5 到三	主语的移位类型	64
4.6 到日	内主题的移位类型	65
4.6.1	非 A-移位	65
4.6.2	补充证据	68
4.7 移位	泣限制	71
4.7.1	界限理论	71
4.7.2	与量词的分离	73
4.7.3	两种 WH-移位路径	76

4.7.4	参数化领属条件	78
4.7.5	移位孤岛检测	81
4.8 非和	多位的浮游量词	88
4.8.1	分布特点	88
4.8.2	垂悬特性	90
4.8.3	非移位的区分	91
4.8.4	语义关系	92
4.9 本語	章小结	93
第5章"	被"字句	94
5.1 前記	<u> </u>	94
5.2 "剂	皮"字句的方法	94
5.3 量记	司浮游的观察	96
5.3.1	移位假设	96
5.3.2	非移位假设	97
5.4 非和	多位假设的论证	99
5.4.1	"被"字为动词	99
5.4.2	非主题	102
5.4.3	移位类型检测	106
5.4.4	约束关系检测	110
5.5 本章	章小结	112
第6章"	有"字句	114
6.1 前		114
6.2 现象	象及问题	114
6.3 文献	秋回顾	117
6.4 存现	见动词"有"	119
6.4.1	存现句	119
6.4.2	双重功能	121
6.4.3	两种功能的消长	122
6.4.4	两种句法结构	123
6.4.5	结构重分析	126
6.5 强星	B名词短语	127
6.5.1	有定与无定	127

6.5.2	虚指与实指	130
6.5.3	强弱量词与存现句	130
6.5.4	个体性谓词与阶段性谓词	131
6.6 无统	定名词短语与"有"	132
6.6.1	"有"字的选择关系	132
6.6.2	"有 DP"的语义强度	133
6.6.3	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	134
6.6.4	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条件	136
6.6.5	与个体/阶段性谓词搭配	137
6.6.6	语用功能	138
6.7 存3	现"有"的解释	140
6.7.1	句法的语义基础	140
6.7.2	句法生成机制	140
6.8 本	章小结	142
第7章 结	语	144
7.1 结	论	144
7.2 思	考	144
7.2.1	限定与浮游	144
7.2.2	NP-移位类型思考	145
7.2.3	"有"字的语用功能	146
参考文献.		148
至价 油		163

第1章 绪 论

1.1 研究对象及其背景

本文以汉语量词为线索,探讨浮游量词(floating quantifier)所涉及的句法问题。所谓浮游量词是指修饰名词短语的量词脱离了所毗邻的修饰对象而出现在了其他位置上的情况,如以下的英语句:

- (1) All the students have come back.
- (2) The students have all come back.

上列(2)中的 "all" 就是典型的浮游量词。从(1)可知,"all" 在 DP 短语内修饰 "the students",原本在 DP 短语的前端,但在(2)里 "all"已经脱离了名词短语,出现在了助动词和动词之间。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量词与修饰语分离的现象是由于移位所造成的(见 Sportiche 1988; Miyagawa 1989; Shlonsky 1991; Merchant 1996; Boškovic 2004 等)。这种移位的操作可用(3)、(4)来描述:

- (3) \underline{e} have [VP all the students come back]
- (4) The students have [$_{VP}$ all t come back]

上述(3)就是(1)、(2)的基础结构,"all the students"由基础生成位于 VP 内部,此时为了获得主格它必须前移。(3)中"e"所表示的空位是主语赋格的位置。如果整个短语前移,将得到(1);如果只是"the students"前移如(4)所示,将得到(2)。在(4)中,量词"all"在原位搁浅(stranding),并用"t"表示移出成分留下的空位。这就是浮游量词的由来,学界把这类脱离了修饰语的量词统称为浮游量词。

浮游量词采用移位解释有两个基本依据:首先,量词浮游的移位操作不改变句子的真值语义,量词的量化特点不变。前面的(1)和(2)就具有这样的语义特点。同样,试比较下列带"tout"和带"beaucoup"例句的意义差别:

- (5) a. <u>Tous les enfants</u> ont vu ce film. (Sportiche 1988: 426) 全部 这些小孩 助词看过 这场电影 全部小孩看过这场电影
 - b. <u>Les enfants</u> ont <u>tous</u> vu ce film. 这些 小孩 助词 全部 看过 这场电影

这些小孩全部看过这场电影

- (6) a. <u>Ces enfants</u> ont <u>beaucoup</u> travaill é 这些 小孩 助词 许多工作 这些小孩工作很努力。
 - b. Beaucoup de ces enfants ont travaill é 许多的 这些 小孩 助词 工作 许多小孩在工作。

法语里的"tout"和"beaucoup"都是量词,前者表示全部后者表示许多。在(5)a-b中,量词"tout"与(1)、(2)中的英语的"all"极相似,"tout"的位置变化同样没有使两句的真值语义发生变化,两句至少在逻辑上是等价的。相反,在(6)a-b中,"beaucoup"的位置分布特点也与"tout"差不多,但(6)a与(6)b的意义差别大,因此,"beaucoup"就认为不是浮游量词。

第二方面的主要依据是:浮游量词通常要与所修饰的名词短语保持语法关系的一致,其中包括格的一致、性和数的一致。这种一致关系也见于不同的语言:

- (7) Elles sont toutes/*tous all ées à la plage. 她们 助词 全部-f.pl/*全部-m.pl 去-f.pl 到 海滩¹ 她们全都去了海滩
- (8) a. Diese Studenten haben gestern alle protestiert. nom. 这些[n] 学生 助词 昨天 全部[n] 抗议过 这些学生昨天全部都抗议过。
 - b. Diese B ücher habe ich gestern alle gelesen. acc. 这些[a] 书 助词 我 昨天 全部[a] 读了 我昨天读了所有的这些书。
 - c. Diesen Studenten habe ich gestern allen geschmeichelt. dat. 这些[d] 学生 助词 我 昨天 全部[d] 表扬过我昨天表扬过所有的这些学生。

以上(7)为法语例句(Doetjes 1997: 205),(8)为德语例句(Merchant 1996: 181-182)。在法语里,"tout"的性数通常需要跟它所修饰的名词短语保持一致,并通过词缀实现。在(7)中,尽管"tout"与被修饰的成分"elles"分开,但其中的性数关系

¹ 例(7)、(8)里的符号说明: f-表示阴性、m-表示阳性、pl-表示复数、n-表示主格、a-表示宾格、d-表示与格。

仍然需要保持一致,否则将不符合语法。在德语里,当量词"all-"(全部)在所修饰的名词短语前面时可以和名词短语保持一致关系,但如果出现在名词短语后面时就必须与名词短语的格保持一致(8)a-c。(8)a 要求主格的一致,(8)b 和(8)c 分别是宾格和与格的一致,同样反映在词缀的变化上。一致关系成了支持量词浮游的有力证据。

不过,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支持浮游量词理论。另一种观点认为(2)中的"all"与所修饰的成分的分离并非由于移位所造成,(1)与(2)中的"all"分属于不同的词类范畴。(2)中的"all"为副词作状语,由基础生成,量词与名词短语的语义关系通过其他途径建立。持这种观点的包括 Dowty & Brody (1984)、Bobaljik (1995)、Doetjes (1997) 和 Brisson (2000)等。

尽管浮游量词理论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不同的观点方法,但是浮游量词理论仍 是语言研究上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且伴随着对浮游量词的研究也提出过一些非 常有见地的观点。具体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Miyagawa and Arikawa 2007)。第 一是提出了"VP内部主语假设 (the VP-internal Subject Hypothesis)"²。Sportiche (1988)通过研究法语的量词与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在提出量词浮游的同时认 为类似于(2)中做主语的名词短语应该起始于 VP 短语内部。这就是著名的"VP 内部主语假设"。"VP 内部主语假设"成了"最简方案"与早期的 GB 理论(The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的主要区别特征之一。第二方面是 McCloskey (2000) 通过研究西阿尔斯特英语方言(West Ulster English)中的WH-词与量 词移位所发现的中间语迹(intermediate trace)。移位被认为是一级一级往前移, 但中间的过渡位置极难找到佐证。中间语迹的证据使得移位所遵循的"局部原则 (Locality condition)"更具说服力。第三个方面是 Miyagawa (1989) 研究日语 的浮游量词所发现的 NP 语迹。像中间语迹一样,名词短语移位的语迹也不容易 论证,Miyagawa 通过日语的数量短语的浮游现象作了这方面的论证。这些观点 的提出对语言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价值。对浮游量词的研究成为了探讨语言句 法规则的重要手段之一。

1.2 现象及问题概述

浮游量词也存在于汉语里。汉语量词像"全部、所有的、每(个)、大部分、有些、少数"以及数量短语等等常常可以和修饰的名词短语分离。这种现象类似

² 在"最简方案"里原来的 VP 被分析成了 vP, 因此也叫"vP 内部主语假设"。

于英语的"all"以及日语里的数量短语,如:

- (9) 全部学生今天都回来了。
- (10) 学生今天全部都回来了。
- (11) 我读过这三本书。
- (12) 我书读过这三本。
- (13) 书我读过这三本。
- (14) 书我这三本读过。
- (15) 书这三本我读过。

在(9)里"全部"修饰"学生",但在(10)里"学生"与"全部"发生了分离。在(11)里,指量短语"这三本"修饰"书",但在(12)-(15)里量词与被修饰成分也不在一起。从表现上看,上述量词的特点与其他语言的浮游量词分布特点相似,可以用前面提到的两个重要标准来验证。首先,语义上(9)-(10)和(11)-(15)这两组句子的真值语义不变;其次,在一致关系上(11)-(15)中的量词"本"需要与名词短语"书"相搭配,在这里"本"不能用"个"或者"条"来取代。量词与名词短语之间的选择关系也证明了之间的依存关系,因此,汉语的这些量词都可以划归浮游量词的范畴。

本文将移位作为处理浮游量词的前提假设(见下一节说明)。在(9)-(15)中,若根据移位的起点位置进行分类,移出成分可以是来自 vP 的标志语如(9)-(10),也可以是 vP 的宾语如(11)-(15);若根据移位的落点来分类则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移到主语前的位置上如(13)、(14)、(15)中的"书",第二类移到主语位置上如(10)³,第三类移到介于主语与动词间的位置上如(12)中的"书"和(14)中的"这三本"。设 FQ 为浮游量词,(10)、(12)-(15)涉及到的落点位置可用(16)来表达:

(16)
$$\begin{bmatrix} e_1 & e_2 & e_3 & [_{\text{VP}} & \cdots & [_{\text{DP}} \text{FQ NP}] & \cdots]] \\ \uparrow & \uparrow & \uparrow & \uparrow \end{bmatrix}$$

忽略其他的细节,(16)中的[FQ NP]为受量词修饰的 DP 短语,假定 D-结构的主语在 vP 内部生成(Sportiche 1988), [FQ NP]在(16)里可以是 vP 的主语或者宾语。移位所涉及的位置有三个 " e_1 "、" e_2 " 和 " e_3 ",其中 " e_1 " 为主题位置," e_2 " 为

³ 在(10)中,尚不清楚是"学生"还是"全部"移位到了主语位置,但两者必有一个实现为主语。当"学生"实现为主语"全部"就置于主语与动词之间; 当"全部"实现为主语,"学生"就是外置主题。在 3.4 将证明,(10)中的学生并不是主语而是主题。

主语位置," e_3 "介于主语和动词之间。移位的方式可以只是(16)中的 NP 前移量词在原位搁浅,或者[FQ NP]一起前移然后再 NP 继续前移量词搁浅在移位的过程中。具体的移位方式将在后续的讨论中进一步说明。现在的问题是,当采纳浮游分析法时首先需要回答为什么(16)中的 NP 以及 FQ 会发生移位,移位的动因是什么。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紧接着的问题是,NP 以及 FQ 应该怎样移位,是 A-移位还是 A'-移位,移位的路径如何。这是论文所关心的两大中心论题,简言之就是为什么移以及怎样移的问题。当回答了这些问题后的同时也就证明了移位的可行性。

另外,浮游量词结构形式也可以出现在一些汉语的典型句式里,如"被"字句和"有"字句。当这两种结构交叉时,将可以从另一角度审视双方,用交叉理论发掘语言本质并丰富理论本身。首先看"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现象:

- (17) a. 三本书被他撕破了。
 - b. 书被他撕破了三本。
 - c. 书, 三本被他撕破了。
- (18) a. 他两个兄弟被土匪杀了。
 - b. 他被土匪杀了两个兄弟。
 - c. 他, 兄弟被土匪杀了两个。
 - d. 他,兄弟,两个被土匪杀了。

在(17)a 里,整个受事成分提取到了"被"字句的主语位置上,这是"被"字句的典型结构形式。但是,在这种句式里,受事成分可以部分地提取到主语位置上,如(17)b。此时就是一个标准的浮游量词结构,名词短语被提前但量词部分还被保留在了宾语位置上,保留部分通常也称作"保留宾语"。在(17)c 中,"书"也离开了"三本",这种结构与前面的(15)类似,名词短语是在主语上脱离了量词。(18)也涉及浮游量词问题,只是受事成分更复杂些,"他两个兄弟"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分成三部分。

这里涉及的问题以(17)b 为代表。句中的"书"究竟是怎么到这个位置上?如果"书"是以量词浮游的形式移位到句首,则说明汉语被动化的机制在这里不起作用,反之,如果说"书"是由于被动化机制的作用,则说明量词浮游的机制在这里不起作用。这种句式能够反映出"被"字句的一些本质特征。在之后的具体论证中会得到证实,这种句式不涉及量词浮游的移位。"被"字句的被动化机制将在后续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量词浮游现象跟"有"字句关系也很密切。"有"字常常加在无定名词短语

的前面,结构上类似于一个限定成分,并且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句法成分上,如:

- (19) a. 他看见有三个人。
 - b. 人,他看见有三个。
 - c. 有三个人, 他看见了。
- (20) a. 他认识(?有)三个学生。
 - b. 有三个学生,他认识。
 - c. 学生,有三个,他认识。
 - d. 学生, 他有三个认识。

在(19)里,"有"字出现在做宾语的成分上。但加上"有"并不影响宾语成分的操作,可以作量词浮游的移位如(19)b,以及整个"有"字短语的前移。在(20)里,"有"也是加在受事成分上,但停留在宾语位置时语感差一些。通常"有"字也不能出现在宾语里,但是当带部分量量词的无定名词短语出现在动词前的主语或主题位置上时往往又不能没有"有"字,如:

- (21) a. *一些/几个/少数学生我认识。
 - b. *一些/几个/少数学生在教室里看书。

这两句的主语就是因为没有"有"字而不合语感。这种"有"字句的问题虽然跟量词有关,但跟量词浮游的机制关系不大,属于"有"字的性质问题。"有"是动词还是别的什么词性?为什么无定名词短语需要加"有"但又不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这种"有"字句是不是存现句?所有的这些问题将需要在本文中得到解答。

以上简述了论文的主要论题,研究的问题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浮游量词本身的问题,另一部分为跟浮游量词有关的汉语其他句法问题。

1.3 移位与非移位

浮游量词中的移位与非移位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本文将把移位作为一个前提假设进行论证,最终的实现形式依赖于语言实际。而事实上,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汉语的浮游量词只有一部分是通过浮游移位的方式实现,而另一部分是由非移位的方式在原位生成,移位与否取决于汉语浮游量词结构本身的性质。汉语浮游量词的性质也与西方语言的有所不同。在西方语言里,一般认为搁浅的量词为副词做状语,但汉语的情况并非如此,试比较:

- (22) a. The students_i have all t_i read the book.
 - b. 学生;全部 t;看完了这本书。
 - c. 学生;有三个t;看完了这本书。
 - d. 学生大部分人看完了这本书。

在英语句里,"the students"就是浮游移位出来的成分,"all"搁浅在原位。(22)a 的主语为"the students",其中有一致关系的证据。以非浮游的方法分析(22)a 时,通常认为"all"是副词做状语。(22)b 是对应的汉语句,(22)c-d 与(22)结构一样,只是量词的不同。在汉语句里,无论用移位分析还是非移位分析,"全部、有三个、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是句中的副词做状语,这三个成分都是句中的主语。另外,在三个汉语句中,只有(22)b-c 可以用移位分析,(22)d 不能用移位分析。(22)d 中的"学生"并不是移位出来的成分,因为句中找不到移出的空位。因此,移位与否不取决于前提假设,而取决于语言实际。

以移位的方式处理浮游量词盛行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生成语法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学界又掀起一股非移位方式的热潮,不少学者如 Baltin (1995)、Doetjes (1997)、Benmamoun (1999)都主张把浮游量词结构分析为非移位的副词性附加语结构,其中还包括后来的 Kobuchi-Philip (2003b)、Bobaljik (2003)、Bošković (2004)和 Fitzpatrick (2006)。汉语的非移位风来得晚一些,但也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如慎俊浩 (2008)。最近,Cirillo (2009)又再一次转向移位的方法,并从跨语言的角度论证了移位的可行性并认为对于像(1)、(2)这么典型的依存关系的量词浮游结构,如果以非移位的方式处理会错失一些有意义的概述。在汉语上,慎俊浩 (2008)就是把非移位的方式作为绝对的唯一方法。我们也觉得这种绝对的唯一性应对复杂的语言系统恐怕也会漏失一些东西。两种方法都无排他性,如果只坚守某一种方法将忽略了语言的实际,同时也没有充分利用不同方法上的优点,因此并不可取。

1.4 以往研究综述

之前有一些学者对汉语的浮游量词做过专题研究,有 Chiu (1993)、Wu (2000)、刘丹青 (2001)以及慎俊浩 (2008)等。其中,刘丹青 (2001)的论文并不是以浮游量词为对象但内容涉及部分浮游量词的问题,其余三人都是以浮游量词的概念进行的研究而且都是博士论文,但所研究的范围以及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下面就这几位学者的研究作简要概述。

• Chiu (1993)

Chiu(1993)把"都"界定为浮游量词,并把"都"分析成与所修饰的名词短语构成一个 DouP(都字短语)。她采用了 Sportiche(1988)的"vP 内部主语假设"认为 DouP 在 D-结构里位于 vP 的主语位置,然后为了实现主格而前移,移位过程中 DouP 里的"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位置搁浅。例如,在(23)里,"都"在移位的过程中可以在带#号的位置搁浅,最终只有"那些人"移到了句子主语的位置(Chiu1993: 193-194):

- (23) 那些人; # 没有 # 仔细地 * [vp t; 读过那本书]
- (24) 那些书李四 # 没有 # 仔细地 # 读过
- (25) 那些人# 没有 # 被李四 # 狠狠地骂过

以上"#"位置为"都"可以出现的位置,"*"为不可能出现的位置。(24)中的 DouP 生成于宾语位置上,但主题不是移位生成。她采用了 Xu & Langendoen (1985)的观点,认为主题句里的主题在原位生成,此时 DouP 带一个空代词 pro 并且与空代词 pro 一起前移。她的基本假设是宾语在底层 VP 前的 AgrO-P 上取得宾格,因此,与"都"关联的宾语都需要前移,取得宾格后"都"再前移与相应的中心语合并,这样"都"与修饰语就实现了分离。"都"甚至可以跨句前移,实现类似(26)、(27)中"都"的分布特点。

- (26) 这些书李四打算[明天都买]。
- (27) 这些书李四都打算[明天买]。

另外, Chiu 的系统里的移位也遵守"孤岛条件(Island condition)"(Ross 1967), 在下面的句子里"都"不能移出嵌入的小句 CP 之外, (28)违反了"孤岛条件"。

(28) *这些书,我都知道[cp李四读过]。

纵观 Chiu (1993) 的处理方案, Chiu 把"都"分析为浮游量词,并很好地回答了为什么移以及怎样移的问题。不过。Chiu 把"都"分析为浮游量词极具争议。Cheng (1995) 就挑战过这种观点,她从"都"的词类特征以及量化特点上论证,认为"都"是副词。Chiu 的另一个缺陷是认为"都"与所量化的名词短语构成一个 DouP,她这个假设完全建立在无实证的基础上,因此说服力不强(慎俊浩 2008)。在另一个方面,她也没有涉及本文所关心的其他量词。

• Wu (2000)

Wu(2000)也采用了量词浮游的方法。首先他运用了 Barwise and Cooper(1981)的量词分类方法并根据量词的量化特点把汉语受量化的名词短语作强/弱之分,然后采纳了 Huang(1994)、Lin(1995)和 Li(1997)的方法把"都"分析成谓词算子,谓词算子通过动词对论元实现周延。文献上也把这种谓词算子叫周延算子(distributor 或 distribution operator),周延算子 Dist 在句法上以 VP 为补语投射成 DistP,并要求与"都"相关联的复数名词短语在 DistP 的标志语(Spec)位置核查相关的参数。因此,与"都"关联的名词短语将都需要移位到DistP 的标志语位置然后有可能再移位到其它位置。不过,受"都"核查的都是强名词短语,弱名词短语的移位不需要 Dist 的核查。下面的一例就是典型的量词浮游的例子,强名词短语通过主题化前移(Wu 2000: 174):

(29) [Topp 书 k [AgrsP 张三 i [DistP [每本 tk] i [Dist, 都 [vP ti 读了 ti]]]]

"每本书"是强名词短语,最初位于动词之后。为了核查这种强特征以及复数特征,它首先整体移位到 DistP 的标志语位置,然后"书"再前移,到达主题位置。 "每本"此时搁浅在 DistP 的标志语位置,出现了量化词与所修饰的名词短语的分离。整个移位操作有理有据,因此比较好地解释了量词浮游问题。

另外,他还采用了 Diesing 1992 的句法语义映射规则,认为强名词短语都需要移出 VP 域,强名词短语受 Dist 核查的前移正好符合这一精神。

此外, Wu(2000)也认为"都"的量化特点也遵守"局部原则",下面的例句是因为违法局部原则而不合法(Wu 2000: 119):

(30) [IP*这些学生 [VP 知道 [IP 我 [DistP 都 [VP 喜欢张三]]]]]

在(30)里,"这些学生"由基础生成在该位置上,"都"出现在从句内,要实现"都"与"这些学生"的关联,必须在 DistP 的标志语位置进行核查,而此时"这些学生"无法下降到该位,导致不合语法。

Wu(2000)对浮游量词的研究偏重于语义方面,对浮游量词的句法表现尚不充分。他所讨论的移位分析集中在与主题化相关的句式,极少涉及移位到主语与动词之间的问题。除了强名词短语需要在"都"前面核查外,弱名词短语移位到" e_3 "位置的原因他并没有回答。因此,Wu(2000)也只部分地回答了浮游量词为什么移和怎样移的问题。

● 刘丹青 (2001)

刘丹青(2001)一文探讨受事类宾语部分主题化的现象并提出论元分裂式主题这一概念。如(31)a、b,前置的"衬衫"就是分裂式主题,按汉语的句法规则,"衬衫"与"三件"可以组成"三件衬衫",如果以组合的形式出现"三件衬衫"就是受事论元充当动词的宾语;但在(31)中,两者发生了分离,提前的部分一个在主语前充当主题(31)a,另一个在主语后充当次主题(31)b,其余部分还在动词后作宾语:

- (31) a. 衬衫他买了三件。
 - b. 他衬衫买了三件。

不过,刘丹青并不认为(31)中的"衬衫"是通过移位从"三件"之后提取到前面的,这两种主题结构都由基础生成。按浮游量词的分析法,(31)就是一例典型的浮游量词句,但是,刘丹青(2001)所定义的分裂结构的范围又不限于这种的浮游量词结构,例如:

- (32) 衬衫他买了蓝的。
- (33) 衬衫他买了格子的。

对名词短语的限定除了量词外还可以是别的类,分裂成分也可以是其它类型的修饰语。严格的说,刘丹青(2001)所指的分裂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裂,因为他并不承认两者有转换关系,这种分裂只是一种概念上的需要。他还论证了移位的不可行性,认为下列句子并不遵守"孤岛条件":

- (34) 衬衫; [一下子买三件 t; 的]人不多。
- (35) 衬衫;一下子买三件 t_i 最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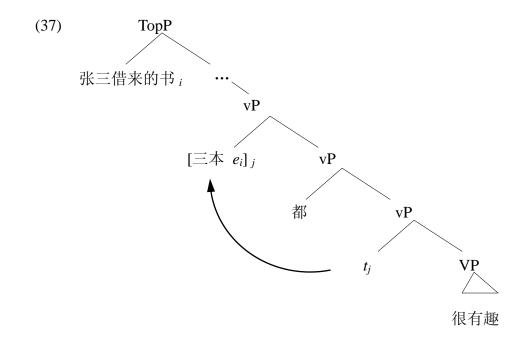
在(34)里,"人"做主语并受一个从句限定,这样的主语是一个典型的"孤岛",生成语法的 WH-移位无法把这种从句"孤岛"内的成分提取移出。因此,他认为(34)里的"衬衫"跨越了"孤岛",不可能是移位形成的。(35)的情况类似,主语也是孤岛,但同样"衬衫"也被认为是处于最顶层主题。此外,刘丹青(2001)还从句法表现、指称特点、主题原则和方言几方面探讨了这种话题结构。

刘丹青(2001)的论文侧重点不同,他注重于分裂话题的功能特性,对浮游量词只涉及部分范围,不过他的主题说会对我们的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 慎俊浩(2008)

慎俊浩(2008)的博士论文以浮游量词为对象作专题研究。他首先根据所关联的先行词与量词的语义特点把浮游量词分成四类,不过,他并没有采用移位的分析方法。在比较了移位分析法与非移位方法后,他提出了论元分析法,把分离的量词统一处理为句法论元。量词与先行名词短语的语义关系通过下面的两种方法建立: 1)他认为量词后面带有一个被删略了语音形式的空范畴,这种删略可以在 LF 逻辑层上恢复并得到语义解释。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对比焦点上,此时为了避免重复,删略机制就会起作用。2)在其它情况下,他采用了 Doetjes (1997)的方法认为量词后有一个空范畴 e,空范畴受先行名词短语的控制而获得意义。下面一例就是慎俊浩论元分析法的典型,(37)是(36)的示范树图(慎俊浩 2008:54):

(36) 张三借来的书,三本都很有趣。



在(37)里,主题"张三借来的书"在原位生成,"三本"带一个空代词"e"做主语在 vP 内生成,然后前移与"都"合并,最终移到句法表层的主语位置,其中下标 j 表示移位的轨迹。空代词"e"受主题控制并获得释义,控制关系用下标 i 标出。论元分析法也能很好地解释类似的量词与关联名词短语分离的现象。

另外,慎俊浩(2008)还就浮游量词涉及到的句法语义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整体与部分的语义关系及句法表达,先行词的类指与特指区分以及"有"的呈现"有"和部分"有"的区分。最后,他还就韩语与汉语浮游量词进行了比较。

总结慎俊浩(2008)的分析方法。慎俊浩抛弃了浮游分析法把分离的量词认定为带空代词的论元,空代词通过约束关系实现语义解释。不过,他的分析方法仍有不足。论元成分进入句法层都需要论旨角色与抽象格,论元分析法最大的问题还在于有时会出现论旨角色与抽象格的缺失。下面的例句慎俊浩就认为是主语位置没有被做主语的论元占据出现了空缺(慎俊浩 2008: 56):

- (38) 那些书,如果有足够的广告, [e 就 [=本;都 [t_i 会畅销]]]
- (39) ?/*那些书,如果有足够的广告,三本就都会畅销。

在(38)中,他认为"那些书"做主题在原位生成,"e"的位置是主语的位置,"三本"为了与"都"合并需要前移,但又不能移位到"e"的位置获得格。如果移到了"e"的位置,句子反而不合法如(39)。不过,该句存在的问题要比他自己的解释复杂,涉及到论旨角色与抽象格两方面的问题。(38)并不能排除"那些书"就是主语兼主题,此时,"三本"被分析成了论元等于就多了一个论元出来,这就涉及到谁来给它指派论旨角色和抽象格的问题。这两者缺一样都会导致生成式的非法,这才是论元分析法所面临的问题。只不过慎俊浩(2008)并没有就论旨角色与抽象格的问题进一步讨论。按他的方法推断,"搁浅"量词为论元,分离的其它部分就一定不是论元了,否则就会发生论旨角色与抽象格的缺失了。在充分论证之前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1.5 各章节安排

论文的安排如下:第2章探讨受量词限定的名词短语的内部结构以及 DP 短语的分段,为后续的研究打基础。第3章论证量词浮游的动因。量词浮游以实现特定的句法功能为目的,句法功能又反映在句法位置上,因此,论证的焦点集中在落点位置的功能,本章将论证浮游量词中的移位是为了实现外主题、主语和内主题的句法功能。第4章论证浮游移位的移位类型。浮游移位的类型以落点位置为基础,移位到内外主题上的移位为 A'-移位,移位到主语上的移位为 A-移位。浮游量词中的移位同样遵守局部原则。第5章以量词浮游为观察点研究汉语的"被"字句。研究表明"被"字句中的"被"字为动词,汉语被动化与典型的被动化理论不同,"被"字句不需经过 NP-移位。第6章研究汉语的"有"字句。加在无定名词短语上的"有"为存现动词并兼有限定功能,使所带的 DP 趋向于获得实指的强意义。"有 DP"在功能上与 DP 相似,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功能。"有 DP"的强意义趋向与宾语的弱意义趋向相矛盾,导致"有"字一般不能出现在宾语上。最后第7章为结束语。

第2章 量词限定的短语结构

2.1 前言

这一章将从量词的基本特征着手考察浮游量词范围、功能类型特征以及浮游量词在名词短语内部的结构地位,为后续的研究打下基础。内容安排如下: 2.2 节将首先划定汉语浮游量词的范围并选取典型的量词作为研究本文对象, 2.3 节将讨论浮游量词的功能类型的特征,最后 2.4 节讨论名词短语作 DP 分析的结构描写方法以及浮游量词在名词短语内部的结构地位。2.5 节讨论一些特殊的量词限定结构, 2.6 为结束语。

2.2 浮游量词的范围

首先从量词的类型开始。这里所考察的量词指能够直接对名词短语进行数量限定的词汇,与汉语语法书上所区分的量词含义不同,是广义上的量化词汇,而汉语语法书上的量词是一种表示事物单位的词,通常与数词结合成数量短语再给名词短语进行量化。量词根据它的指称特性通常被分为全称量(universal)和部分量(partitive),按这种分类汉语的量词可以作如下归纳:

(40) 汉语的量词分类

全称量:全部、所有的、每(个)、个个、都等部分量:大部分、有些、有的、一些、一半等数量短语:一只、两个、三人等等

数量短语就其量化特征应该归属于部分量的范畴,(40)中单列只出于句法分析考虑。量词用在名词短语前可以单独对名词短语进行量化如"一个人、有些书、全部学生",也可以结合其他的限定词对名词短语进行量化,如带上指示词的"这两个人、那一些书、全部的这些学生"。从量词浮游的角度看,汉语的量词几乎都可以跟修饰的名词短语分离,如:

- (41) 我认识每一个/全部/所有的学生。
- (42) 学生,我认识每一个/*全部/*所有的。
- (43) 学生,我每一个/全部/所有的都认识。
- (44) 我认识大部分的/有些/有的/一些/一半的/两个学生。

- (45) 学生,我认识大部分/*有些/*有的/一些/一半/两个。
- (46) 学生,我大部分/有些/有的/有一些/有一半/有两个认识。

在这组例句中,(42)、(43)为全称量量词浮游的现象,(45)、(46)为部分量和数量短语浮游的现象。量词在原位或者前移到动词前搁浅,被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提取到了句首。虽然量词都可以跟名词短语分离,不过有些位置并不允许量词搁浅。在(42)中,"全部"和"所有的"就不能单独出现在动词宾语位置上。在(45)中,"有些"和"有的"也不能在原位搁浅,移到动词前没问题如(46)。另外,部分量"一些、一半"等和数量短语移到动词前时需要加上"有"如(46),而不能说"*学生,我一些/一半/两个认识"。数量短语还可以带上指示词,而且移位的特性与不带指示词时类似:

- (47) 学生我认识这两个。
- (48) 学生我这两个认识。
- (49) 书我读过这些。
- (50) 书我这些读过。
- (51) 这些/这三个学生我全部都认识。
- (52) 学生我全部这些/这三个都认识。

(47)-(50)考察指量短语浮游移位的情况,(51)、(52)演示了指量短语加全称量词的结构。当指量短语加全称量词时,分离的部分可以只是名词短语如(52),也可以只分离全称量词(51)。

从以上的观察可见,汉语的量词几乎都可以与名词短语分离,量词浮游在汉语里是一种常见现象。

另外,汉语里的"都"也常常当成是一种量词来处理,前面(43)、(51)-(52)就包含"都"字。但是"都"作为浮游量词的争议比较大,其中 Chiu(1993)主张把"都"分析为浮游量词并用移位的方式来解释⁴,但 Cheng(1995)认为"都"是副词不涉及浮游,Li(1997)、Wu(2000)把"都"分析成分配算子以VP为宾语,功能上也相当于副词。本文也将采用 Cheng(1995)、Li(1997)和Wu(2000)的方法把"都"处理成副词而不是浮游量词。

此外,汉语里还一些副词也能对复数名词短语进行量化,但不能直接加在名词短语前,如副词"全":

_

⁴ 最早以浮游量词的概念来讨论"都"的是 Dowty & Brody (1984),不过他们并不主张用移位来解释。

- (53) *我全认识学生。
- (54) *我认识全学生。
- (55) 学生,我全认识。
- (56) *学生,全我认识。
- (57) *全学生我认识。

"全"为副词,要求复数名词短语需要出现在动词左边,不能出现在动词后如 (53)、(54)。它不能直接修饰名词短语进行量化如(54)和(57)。从这个意义上讲它 没有浮游的基础。浮游量词跟量词的功能类型有很大的关系,典型的浮游量词既 可以充当形容词性的成分直接对名词短语进行量化,又可以独立出来充当类似于 名词短语的功能作宾语或主语。副词对名词短语进行量化往往需要借助于动词以量化算子的形式跟 VP 结合实现对名词短语的量化。"全"的这种性质与"都"类似。因此,它的功能性质与浮游量词的不同。下一节就浮游量词的功能类略作讨论。

2.3 浮游量词的功能类

质疑量词浮游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认为(2)中出现在主语和动词之间的"all"为副词,(2)重复如下:

(58) The students have all come back.

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位置通常为作状语的副词性短语出现的位置。(58)不涉及宾语前置问题并且"the student"已经是主语,"all"不可能是主语,因此作副词的推断也不是毫无根据。汉语的浮游量词也同样面临类似的质疑,以"全部"为例。"全部"除了可作名词外还可以作副词,《现代汉语八百词》有如下的例句:

(59) 问题已全部查清。

如果把(59)中的"全部"作"彻底"解,"全部"为副词不会有异议。如果"全部"理解为"全部问题",就有可能"问题"移走后搁浅的量词。"全部"作浮游量词的功能类型可以通过对比推出:

- (60) 这三个/全部问题已查清。
- (61) 问题,这三个/全部已查清。
- (62) 问题,已*这三个/全部查清。
- (63) 已查清这三个/全部问题。

"全部"直接对"问题"进行量化时与"这三个"功能上一致,而"这三个"是由指示词"这"修饰的成分,因此,"这三个"在功能上是名词性的成分,具有同样功能的"全部"在这里也应该是名词性的成分。上面的例句里唯一的不同是"全部"可以出现在"已"后面,而"这三个"却不能(62)。这其中的原因尚不清楚,但不会影响上述的类推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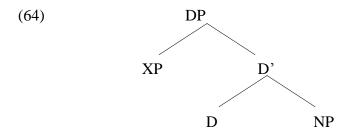
2.4 浮游量词的结构地位

在讨论了浮游量词的功能类型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浮游量词在名词短语内部的结构地位。当以移位的方式解释浮游量词现象时,浮游量词的结构地位对移位有着重要的影响。Sportiche(1988)在分析法语的浮游量词"tout"与名词短语的结构关系时,认为"tout"是嫁接在名词短语上。Miyagawa(1989)在分析日语的浮游量词时却认为日语的数量短语跟名词的联结很松散。他通过建立相互 C-统治(C-command)的规则来实现两者的句法允准以及语义关联。对于汉语浮游量词与名词短语之间的结构关系,我们将结合 Li(1998,1999)、Huang(2009)等的研究进行探讨。

2.4.1 名词短语的结构

在现代语法理论里(40)给出的量词类型都属于限定词(determiner)的范畴。限定词在名词短语中一般是对名词的指称进行限制,确定短语的指称是定指(definite)还是非定指(indefinite)5,是部分指称(partitive)还是全量指称(universal)。因此,所有的名词短语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限定(Quirk 等1985)。在一些语言里,定指性有专门的语法词来标志,如英语就用"a(n)"和"the"进行标志。量词属于限定词则针对名词短语的指称数量进行限定,限定的性质与冠词不同但却又有关联。如全称量化的最大化特性就与定冠词"the"的唯一性特性有相同之处(Russell 1905、Kadmon 2001)。在句法分析上,限定词作为独立的类成了名词短语的核心,传统上的名词短语 NP 分析成了限定词短语 DP(Abney 1983)。Longobardi(2005)还认为名词性表达式必须由限定词 D引导才能在句法中实现为论元。限定词短语的结构就将描写成(64)或者(65),其中(64)为结构树图,(65)为括号标志法:

⁵ 定指和非定指在一些文献上也称作有定和无定,由此名词短语也可以分为有定名词短语和无定名词短语。 这对术语在 6.5.1 小节进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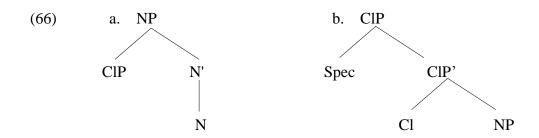
(65) $[_{DP} XP [_{D'} D NP]]$

DP 短语分析法把名词短语的内部结构功能进一步细化,由此有些学者还引入小句分析的分段分析法把 DP 短语也分为三段: $DP_{\omega^{\Delta}} > AgrP_{\phi^{\Delta}} > nP_{\theta^{\Delta}}$,三段分别对应于限定词短语部分、一致关系短语部分和名词短语部分(Ticio 2003)。限定词短语位于 DP 短语的最顶层涉及对指称的限制往往跟语用有关,一致关系体现名词短语内部的句法关系处于中间位置,而狭义的名词短语体现了名词短语涉及的语义关系处于结构的最底层。

2.4.2 汉语名词短语的 DP 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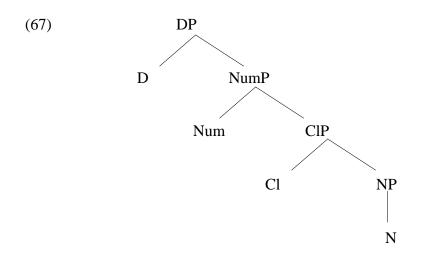
汉语的名词短语有自身的特点,最典型的是汉语没有像英语一样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在句法结构的分析上,缺乏冠词也不能说汉语的名词短语就没有定指性限定。限定是名词短语的普遍现象,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诸方面。汉语没有冠词但还有别的限定词如指示词"这、那"和数量词等,本文讨论的浮游量词也属于限定词的一类。因此,汉语传统上的名词短语也可以采用 DP 分析法。

当用 DP 分析方法处理汉语的名词短语时,数量短语在名词短语内部的结构地位又成了不同处理方案的分水岭。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嫁接结构和中心语结构。嫁接结构主张把数量短语嫁接在 NP 短语的 Spec 位置,其代表是 Lin(1997)以及 Hsieh(2005)。中心语结构主张把数词和量词或者是数量短语分析成限定词类的核心,NP 充当其补足成分,其代表包括 Tang(1990)、Cheng & Sybesma(1999)和 Li(1999)。具体结构分别是(66)a 和(66)b:



上述(66)a 为嫁接结构, (66)b 为中心语结构。图中的 CIP 在 Hsieh (2005) 的方

法里指汉语的指量短语,包含指示词、数词和量词的结构体。当按嫁接结构(66)a对名词短语进行分析时,数量短语将是嫁接到[Spec, NP]位置上,DP的D核心还在上一级。如"这三个学生",Hsieh(2005)认为限定词"这"将从CIP(指量短语)提取到上一级的D核心位置上,最终实现对短语的限定。后一种方法虽然把数量限定分析为DP的限定核心,但都不是以整个数量短语作为一个核心来处理。Li(1999: 76)把数词和量词分开处理,具体结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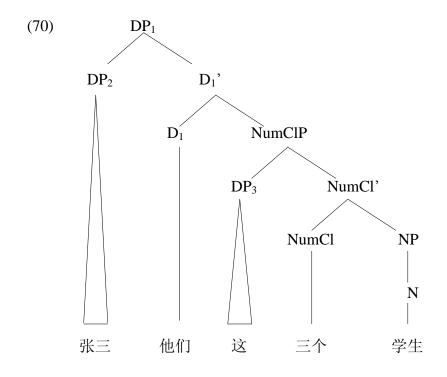
树形图涉及的终端词项有 D、Num、Cl、N,其中 D 为限定词,投射成短语就是 DP,Num 为数词并可投射成数词短语 NumP,Cl 为量词 classifier 的缩写并最终 投射成量词短语 ClP,最后一个就是名词 N 并投射成名词短语 NP。如果有短语 "这三个学生",刚好每一个词都可以对应上面树图上的每一个终端词项: D-"这"、Num-"三"、Cl-"个"、N-"学生"。(67)就是汉语受数量限定的名词短 语作 DP 分析的典型结构。

不过,对于(67)我们仍有些不同的看法,数量短语到底应该作整体分析还是分开处理,为此有必要考察更复杂的名词短语。显然,名词短语所能接受的限定词要比(67)所表达的要多。从单一的名词开始,结构式可以通过添加限定词逐步投射成一个复杂短语:

- (68) a. 学生
 - b. 三个学生
 - c. 这三个学生
 - d. 他们这三个学生
 - e. 张三他们这三个学生
- (69) a. 学生们

- b. *三个学生们
- c. 这些学生们
- d. 他们这些学生们
- e. 张三他们这些学生们

以上,(68)、(69)分别代表两类不同的数量限定的名词短语,(69)带"们",(68)内有数量短语,短语的复杂程度各异。从(68)跟(69)的对比来看,"们"只排斥数量短语。另外,数量短语带指示词时,只用单数(68)c,可以说"这三个"或"那三个"而不能说"*这些三个"或"*那些三个"。当进一步用代词来限定的时候又必须用复数(68)d,可以说"他们这三个"而不能说"*他这三个"。此时还可以进一步接受限定,但只能用代词所包含的个体名字(68)e,也可以列举如"张三、李四、王五他们三个学生"。可见,(68)中的"这"是"三个"的修饰语,"张三"是"他们"的修饰语。这两个词都不是"学生"的直接限定成分。按这样的分析方法,(68)e 的结构就应该分析成(70):



在(70)中,NumClP 是数量短语的缩写(Numeral-Classifier Phrase)。狭义上的名词短语 NP 受两个限定性短语限定,它们分别是 NumClP 和 DP₁,三者在数范畴上要求一致。另外,DP₁、NumClP 和 NP 之间不是同位关系,尤其是 DP₁ 和 NumClP 更不能处理成同位关系。因为"这三个"之间还可以进一步区别,可能是"他们这三个"也可能是"她们这三个"或"你们这三个",可能是"张三他们这三个"还可能是"李四他们这三个"。DP₁ 和 NumClP 之间是一种限定关系。指量短语

"这三个"功能上相当于"这些",所以有些教科书上把"些"分析成量词也不 无道理(黄伯荣等 1988)。数量短语不一定都带指示词,没有指示词时的名词短 语也不见得就是无定短语:

(71) a. 张三、李四、王五去哪里了?b. 三个人(都)已经回去了。

在上面的对话里,"三个人"可以通过情景或"都"确立它的有定性。从树图上看,类似于(70)的 DP 短语要确立它的有定性可以通过 DP₃和 DP₁。DP₁可以直接对 NP 作定指性限定,DP₃则需要依赖于 NumCl,不过 DP₃和 DP₁都可能不出现,如(68)b 中的"三个学生"。

有关名词短语的指称问题涉及句法、语义、语用诸方面,且争议不少。按上述所讨论的 DP 分析方法,句法里的名词短语的指称依赖于限定词 D 实现对指称对象的映射。不过, Chierchia (1998) 并不认为名词短语都这样,他从汉语的"光杆名词"出发,认为汉语里的"光杆名词"可以直接映射到指称对象上,语言里的这种表达方式有类型学上的区别。这种假设对句法分析具有严重的后果,依此观点名词短语不一定都需要投射成 DP 才能进入句法,这刚好与 Longobardi(2005)的观点相对。不过,本文仍将采用统一的 DP 分析方法来对名词性短语进行描写。

概括这一小节的内容,以上主要分析了汉语名词性短语的结构描写,汉语的名词短语也可以采用 DP 分析方法。我们给出的 DP 短语的典型结构为(70),与 Li(1999)给出的结构有区别。如果用 DP 内部结构的分段方法来描写,(70)也可以区分为三段: $DP_{\omega^{\Delta}} > AgrP_{\varphi^{\Delta}} > nP_{\theta^{\Delta}}$ 。其中 DP 段对应于 DP_{1} ,AgrP 段对应于 NuClP,nP 段对应于(70)中的 NP。NuClP 段负责数的一致关系,从(68)与(69)的对比可知,汉语语法数的实现形式可用数量短语以及有限地使用"们",其中涉及到的具体过程将在下一个小节里探讨。

2.4.3 数量短语与"们"

在数量短语与"们"之间,"们"的使用效率要低得多,只能用于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面(吕叔湘 1999)。另外"们"还有一些特点,Li (1999)就认为"们"还有定指的特性。Li (1999)的论证有很强说服力,这里还可以再给一个证据支持她的观点。数量短语修饰的名词短语可以是有定或者是无定的,无定虚指的名词短语(non-specific indefinite)可以出现在倒装的存现句里,但这个位置不能出现有定名词短语(参考 Milsark 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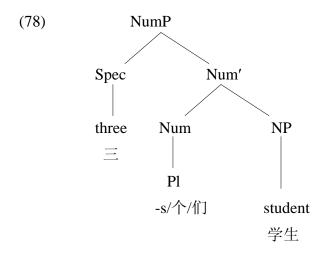
- (72) 台上有三个孩子。
- (73) 台上坐着三个孩子。
- (74) *台上坐着那三个孩子。
- (75) *台上坐着孩子们。

(72)、(73)中的数量短语修饰的名词短语为无定名词短语,整句通常用来描述,不存在有三个孩子的预设。句子的真值判断只需要判断台上是否有或者坐了三个小孩,如果是句子就为真,否则就为假。可见,"们"的定指特性类似于"那",用来对名词短语作有定限定。"们"有全称量化的特点,不接受其它数量词来修饰,只有极少数边沿性用法:

- (76) *全部/*大部分/*一些孩子们
- (77) 好些孩子们在空地上你追我赶地跑着玩。(《现代汉语八百词》)

如"孩子们"就包括了预设里的所有孩子,因此,"们"的有定限定来源于全称量化的特性,是对预设对象的穷尽涵括。

数量短语与"们"呈互补分布,两者均位于 DP 内部分段里的数量一致关系段内(也就是 ϕ 域)。Li(1999)的研究认为,两者在这个域内的句法表现具有一致性,甚至是跨语言的特性。这个域以表示语法数的词汇为核心,标志为Number,投射成一个 NumP 短语,相应的 NP 在该域内实现语法数的一致。以英语的"three students"和汉语的"三个学生"和"学生们"为例,具体的实现过程如下:



Li (1999)认为汉语的量词像"个"等在(78)需要单独投射在介于 NP 和 Num 之间的一个节点。不过,从量词与"们"的互补特性来推断,两者应该同属于 Num 终端词项的对象。另外,考虑到量词总是与数词一起出现,量词也具有部分词缀

的特性。因此,我们这里把英语的复数词缀 "-s"和汉语的复数词缀 "们"跟量词等同考虑。英语的名词 "student"要实现为复数时,通过提升到 Num 位与词缀 "-s"结合。汉语的复数实现形式有两种,当"们"被选择后数量词就不会出现,此时与英语一样通过名词 "学生"的提升跟"们"结合。当选择了数量词时,量词 "个"将从 Num 位提升到 Spec 位置与 "三"结合,最终形成数量短语。按这种方法实现的语法数,数量短语总是以成对的方式出现,这样的结果与前面(70)的分析方法相一致。

至此我们已基本上考察了受数量短语限定的名词短语的结构特点,对数量短语的结构地位也有所认识。数词和量词的结合是汉语名词短语实现语法数的主要方法,数量短语相对固定,本身还可以接受限定词的限定构成指量短语。数量短语与名词短语的结构地位为核心与补足成分的关系,数量短语为核心,名词短语充当补足成分。下一小节将讨论(40)中其余量词作名词短语限定以及限定性名词短语的多样性特点。

2.4.4 其他量词限定

以上只讨论到了汉语的数量短语,没有涉及(40)中的其余量词。在这些量词里,(40)a 为全称量词,(40)b 为部分量,其中全称量与数量短语的差别比较大。首先,在限定特性上全称量词属于强限定词,这种强限定性就是定指性的特征。Milsark(1974)认为这种定指性特征可以用句法手段来检测,例如在英语里强限定词就不能出现在"three-插入"的存现句(Diesing 1992: 59):

- (79) a. There is/are a/some/a few/many/three fly (flies) in my soup.
 - b. *There is/are the/every/all/most fly (flies) in my soup.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英语里的"the、every、all、most"为强限定词,"a、some、a few、many、three"属于弱限定词。按这种区分,汉语的强限定词除了(40)a 外还包括(40)b 中的"大部分"。相似地,汉语的强弱量词的区分也可以用汉语的存现动词"有"来检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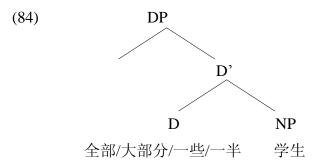
- (80) 有一只/一些/少量的/许多/三只苍蝇在我汤里。
- (81) *有那些/每一只/全部/大部分的苍蝇在我汤里。

插入"有"的检测结果与"three-插入"的结果趋同,汉语也只有弱量词可以加"有"。此外与"有"相对,汉语的"都"却可以加在强量词修饰的短语上:

- (82) *(有)一只/一些/少量的/许多苍蝇都在我汤里。
- (83) 那些/每一只/全部/大部分的苍蝇都在我汤里。

除了数量短语和光杆名词短语既可以用"有"又可以用"都"外,其他量词对"有"跟"都"成互补分布状态。汉语"有"和"都"的这种对立极具特色,一个为动词另一个为副词。有关"有"字的结构,我们将在第 6 章讨论,"有+NP"的形式将被处理为在 NP 前直接插入"有", NP 通过"有"扩展成了 IP, "有+NP"的功能与 NP 相当,可以做主语宾语等,也可以进行量词浮游的移位。

部分量中的"一些"、"一半"按前面的分析也是一种数量短语。综合强限定词与弱限定词,若要对接受这两类限定词修饰的名词短语进行结构分析时,如果按强限定词处理两类都应该处理成 D 核心,如果按数量短语处理就应该处理成 Q 核心。在本文里,如果不需要特别的区分时两类限定将统一处理成 D 核心,受限定的名词短语的结构如下:



在上图里,限定词本身没有受其他词的限定,因此 D 的标志语位置为空。在不严格区分数量限定的前提下,所有(40)中的浮游量词都是某种限定性 D 核心,数量词词汇管辖被修饰的 NP 短语。

2.5 量词限定的结构异化

这一节将探讨一些非常规的对名词短语的限定结构。这些结构同样影响到对量词浮游的分析,因此有必要先了解其中的结构特点。之前,我们先对前一节讨论过的限定词作一个归类。

2.5.1 限定词归类

以下的归类只是综合 2.4.2 和 2.4.3 小节所讨论的限定词,并非汉语名词短语所能接受的全部限定词。这些限定词类型指(68)和(69)中所出现的各类,类型归纳如下:

(85) 限定词归类

- a. 量化限定:全部、一些、三本等
- b. 指示限定:这、那
- c. 代词限定:我们、你们、他们(非领属限定,限定数量短语或名词短语,如"我们三个"跟"你们四个"相对,"我们学生"跟"你们老师"相对)
- d. 专有名词限定: 张三、李四等(非领属限定,如"张三他们")
- e. 复数"们"限定。前面采纳 Li (1999)的观点并认为"们"有强限定词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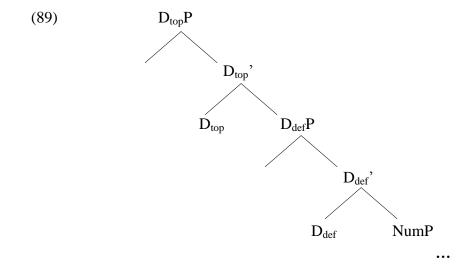
以上的限定词如果要在短语里出现时通常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和组合的方式,而且有些限定词还相互排斥。但是,在实际的语言运用里还是能发现一些超常的用法,例如:

- (86) 我买了苹果三个。
- (87) 苹果我买了三个。
- (88) 我买了三个苹果

在上面例子里(86)中的"苹果三个"就有些超常,违反了典型的结构顺序。如果 再联系到(87),(87)的移位与(86)有没有关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了解(86) 中的结构变异特点。

2.5.2 DP 左边缘 Top 的实现

在继续分析(86)之前先从 DP 的结构开始。在 2.4.1 小节里我们就曾提到 DP 分段的问题,DP 也类似小句一样可以分为三段:最顶层为涉及语用的 ω 域,中间层为涉及一致关系的 φ 域,最底层是涉及论旨关系的 φ 域。与(86)例相关的是 ω 域,也就是 DP 左边缘的部分。现有的一些研究认为,(86)中的"苹果"是通过移位提升到 DP 的左边缘充当 DP 的主题 (Lin 2008、Yip 2009)。按 Lin (2008)和 Yip(2009)的方法,汉语 DP 的结构可以在(70)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Lin(2008)的做法是进一步区分 D_{Top} 和 D_{Def} 中心语,前者核查主题特征,后者核查限定性特征,其结构展开如下:



在这种方法里,(86)中的"苹果三个"将通过移位派生出,具体是"苹果"从原来的位置提升到(89)中 D_{ton}P 的标志语位置核查主题特性。

不过, Tang (1996) 并不认为(86)中的"苹果三个"是通过转换生成的,她认为"苹果三个"具有主谓关系,功能上相当于一个 SC 小句 (small clause)。她的证据是"三个"不能为有定名词短语如"这三个":

(90) *我买了苹果这三个。

如果"苹果三个"是由"三个苹果"派生而来,同样应该允许"这三个苹果"派生出"苹果这三个"。名词短语充当谓词的条件是非指称性的,不能受有定限定,"三个"符合这个条件。

不过,问题也并非那么简单。当使用其他量词来检验的时候,别的量词并不允许这种情况。以"全部、大部分、一些"充当 Tang(1996)所说的小句谓词应该完全可以,但事实并非如此:

- (91) *我卖了苹果全部/大部分的/一些。
- (92) 苹果我卖了*全部/大部分的/一些。

另外也不一定就是要单纯的数量短语才能构成这种结构(Tang 1996: 472):

- (93) 他买了一本笔记本三十页(的)。
- (94) 他盖了一栋房子十层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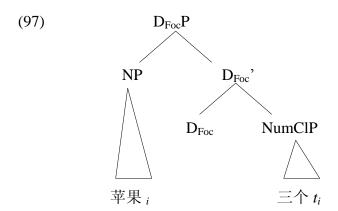
Tang(1996)认为上两句不能有"的",但凭我们的语感没有"的"反而不通。有"的"就可以看成是由"三十页的一本笔记本"和"十层楼的一栋房子"转换

而成。因此,主谓关系也不足以证明这种结构就是非转换生成的。

相反,这种结构有典型的焦点特性,当引入对比项后句子更符合语感,此时的名词短语部分就是焦点了:

- (95) 我买了苹果三个、梨子五个。
- (96) 我买了一本笔记本一百页的、两本练习簿五十页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95)中的"苹果、梨子"和(96)中的"一本笔记本、两本练习簿"是 DP 短语的焦点。当把 Rizzi(1997)对句子的左边缘 C-系统的分析方法运用到 DP 上时,DP 左边缘同样可以加入 Focus(焦点)和 Top(主题)这两项。"苹果三个"的派生结构如下:



2.6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从浮游量词的范围入手,认为汉语大部分的量词都允许浮游量词结构。接着考察了汉语名词短语的结构特点以及量词在名词短语中的地位。汉语传统上的名词短语都可以分析为 DP 短语,DP 短语内部也可以进行分段,分 DP、AgrP 和 nP 三段。量词处于 AgrP 段,与名词短语有一致关系的要求。汉语名词短语的数量限定可以通过数量词以及词缀"们",数的实现可以用统一的方法进行解释。最后探讨了量词限定的名词短语的异化结构。

第3章 量词浮游的动因

3.1 前言

这一章论证量词浮游的动因。所谓量词浮游,其实不一定就是量词的移位而往往是量词所修饰的名词短的移位然后量词在原位搁浅或跟着前移再在别的位置搁浅,最终导致量词与修饰语的分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移位现象,其动因是什么,这是论文的主要论题之一。本章将从移位的落点出发,通过论证各落点位置的功能来解释移位的动因。这一章的安排如下: 3.2 节考察浮游量词的分布特点, 3.3 节论证到外主题上的浮游移位, 3.4 节论证落点为主语的位置, 3.5 节论证介于主语与动词之间的落点位置为内主题, 3.6 节为结束语。

3.2 量词浮游的分布特点

在第1章的介绍里我们已经给出了量词浮游所涉及到的三个落点:主题位置、主语位置和介于主语与动词之间的位置。具体的形式化表到如(16)并重复如下:

(98)
$$\begin{bmatrix} e_1 & e_2 & e_3 & [_{\text{vP}} & \cdots & [_{\text{DP}} \text{FQ NP}] & \cdots]] \\ & & & & & & & & & & & \end{bmatrix}$$

在(98)中," e_1 "为 IP 外的主题位置," e_2 "为主语位置," e_3 "介于主语和动词之间。这三个位置的实现过程不尽相同,下面将讨论其中的分布特点。从提取的来源看,(98)中的[FQ NP]可以是 vP 内的标志语也可以是宾语,因此不同的来源实现的落点和过程有所不一样。

3.2.1 提取于外部论元

假定主语在 vP 内部生成(Sportiche 1988),[FQ NP]在 D 结构里将首先实现 为 vP 的标志语。在此基础上,移位将提取标志语上的成分实现句子的主语。在 D-结构里, vP 段实现了动词与论元的语义关系,如(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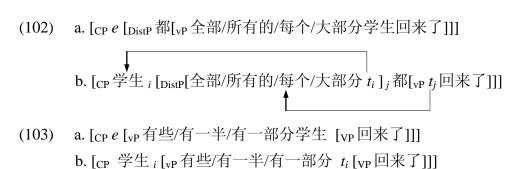
在 D-结构里, 动词将给毗邻的名词短语分派论旨角色, 因此 D-结构只体现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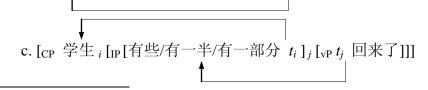
旨关系,具体哪个将实现为主语尚不清楚⁶。在(99)的基础上中,vP 标志语中的"学生"被提取到了"e"的位置。这是一种最典型的移位方式,但"e"是主语还是主题目前还无法定夺。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学生"移位到了主语位置,那么就是"有三个"充当句法主语。前一种情况可用(100)来描述,提取项直接到主语的位置。后一种情况不同,"有三个"将不在原位搁浅,而是在主语位置搁浅即(98)中的"e₂"的位置。涉及的移位过程如下:

在(101)里,首先是"有三个学生"整个短语前移到主语位置,然后"学生"继续前移到主题位置,搁浅的成分"有三个"充任主语。(101)移位的结果与(100)移位后的最终语序一样,都是"学生有三个回来了",两者的区别在于句法主语的不同。

另外,在(100)、(101)中动词并没有发生移位。在生成句法里,动词的时态、体特征通常在 vP 前投射出相应的短语,动词为了实现时体特征会移位到时体中心语上与其结合,如英语的时态就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汉语表示体特征的助词有"着、了、过"等等,根据不同的核查机制就有可能涉及到动词移位。但是,Cheng & Li(1991)认为"着、了、过"是词缀,体特征的实现不需经过动词移位(参考 Huang 等 2009)。因此,(100)、(101)采用的是这种非动词移位的方法。

来源于 vP 标志语内的移位里,除了数量短语外其他量词形式也可以浮游。 表现形式与(99)-(101)相似,如:





⁶ 不一定就 vP 标志语才能实现为句法中的主语, vP 的宾语也有可能提取到主语的位置上, 如在被动式中和非宾格动词句中, 当假定这两种句式都通过移位派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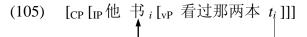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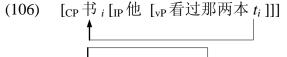
在上列例句里,(102)包含"都"字,"都"作为分配算子以 vP 作为宾语,同时语义上相关联的名词短语需要移位到[Spec, DistP]位置上进行数的核查(Li 1997、Wu 2000),只有复数名词短语才能满足核查条件。在(102)a 上,"都"作为 Dist 的核心投射成 DistP,在(102)b 里首先整个名词短语移位到[Spec, DistP]上核查,然后"学生"再往前移位把量词搁浅在[Spec, DistP]位置上。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是量词搁浅在主语的位置。在下一句里,(103)的情况与(99)-(101)相似,一种可能是提取的 NP"学生"实现在主语的位置上如(103)b,另一种可能是量词搁浅在主语的位置上如(103)c,同样主语的身份也没明确。有关哪一个是主语我们将在 3.4 节进行论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搁浅的量词才是句法主语,(99)-(103)中的"学生"都是主题。

3.2.2 提取于内部论元

第二种情况的移位来源于 vP 的宾语。当(98)中的[FQ NP]做 vP 的宾语时,移位的落点与做 vP 标志语时不同,可以移位到 " e_1 "位置也可以到 " e_3 ",但 " e_2 "位置在一般的情况下已经有主语占据因此没有可能。具体的实现过程如下:

(104) 他看过那两本书。





以上(105)-(108)都是以(104)为基础结构的转换式,"那两本书"在 D-结构里必定 实现在动词之后作为受事论元,但具体的移位落点却不一样,(105)仅"书"提取到主语与动词之间的" e_3 "位置,(106)"书"提取到了 IP 外 C 系统的主题位置。(107)涉及两步,首先"那两本书"移位到" e_3 "位置,此时为整个宾语的前移,然后"书"再继续移到" e_1 "位置把"那两本"搁浅在" e_3 "位置上。最后一种情况是"书"和"那两本"都到了主题位置。同样,首先整个宾语"那两本书"前移到主题位置,然后"书"再继续前移形成另外一个主题。可见,当提取

点在 vP 宾语上时,能够实现" e_1 "和" e_3 "位置。

下面将简要地演示提取点在动词后但可能实现为主语的类型。这里只是基于移位假设的演示,在第5章我们会证明汉语"被"字句的主语并非通过移位实现。主语来自于动词后的情况有两大类,一是被动句,包括有标志的和无标志的被动句,另一类是非宾格动词句。这些句型的主语通常认为来源于受事论元:

- (109) 小偷 i被抓了 t_i
- (110) 笔 *i* 掉了 *ti*
- (111) 客人;来了 ti

其中(109)为有标志的被动句,Huang(1999)把这种被动式称作短式。(110)为无标志的被动句,主语同样也通过受事论元移位实现。(111)为非宾格动词句。Perlmutter(1978)建立"非宾格动词假说(Unaccusative Hypothesis)"的基础就是认为非宾格动词表层的句法主语来源于深层结构里的受事论元位置,主语为移位派生出的主语。不过,当受事论元发生在量词浮游的情况下问题要相对复杂,请看如下例句:

- (112) $[CP 小偷 i [PP e 被抓了[DP 三个 t_i]]]$
- (113) [CP 笔 i [TP e 掉了[DP 三支 ti]]]
- (114) $[CP 客人_i [PP e 来了[DP 三个 t_i]]]$

表面上前移的成分似乎都在主语的位置,其实不然。量词浮游只把名词短语 NP 提取到了主题的位置,保留部分是一个完整的 DP 短语,需要格且通过主语空位 "e"传递过来。保留部分并非通过部分格来获得句法上的允准,只当保留部分也前移的时候这时候才出现在了主语位置:

- (115) [CP 小偷 i [IP [DP 有三个 ti] i 被抓了 ti]]
- (116) [CP 笔 $_{i}$ [IP [DP 有三支 $_{t_{i}}$] $_{i}$ 掉了 $_{t_{i}}$]]
- (117) $[CP 客人_i[PP f]] [CP 客人_i[PP f]]$

这种移位分两步走,首先"有 DP"短语移到主语位置,然后 NP 再前移到主题位置把量词搁浅在主语 IP 位置上 7 。

以上把浮游量词现象的基本分布形式进行了考察。从移位的落点看有三个位

-

⁷ 有关被动句的分析请参阅第5章,有关"有"字的分析在第6章讨论。

置 " e_1 "、" e_2 " 和 " e_3 ",一个是 C 系统上的主题,一个是主语,另一个介于主语与动词之间。三个位置的实现过程不一样,可以是来自 vP 标志语上的成分也可以是 vP 宾语上的成分,有一步实现的也有分步实现的。移位的结果最终使得量词与修饰语分离。

3.3 外主题

这一节将讨论移位到外主题的动因。外主题和主语都处于 IP 左边缘上的位置,具体指 " e_1 " 和 " e_2 " 这两个位置," e_1 " 为主题的位置," e_2 " 为主语的位置。这两个位置都有现成的理论进行解释,因此将只作简要的介绍但重点引进Rizzi(1997、2002)的 IP 左边缘功能项分类并论证主语成分的实现。到主语的移位将在下一节讨论。

3.3.1 IP 左边缘功能项

所谓 IP 左边缘是指句内分段里最左边的一段。按 Chomsky(2001b)对句法生成过程的分段,生成过程涉及三个语段: CP>IP>vP。不同的语段功能不同,vP 段反映了与词汇语义结构有关的句法语义关系,是词汇语义结构的映射; IP 段核查句法中涉及的一致关系,典型的句法关系如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在这一语段实现。CP 涉及与语用有关的功能项,包括观点、主题、焦点和言外之势(illocutionary force)的句法形式(Grohmann 2000: 56)。Rizzi(1997、2002)还对 CP 语段中的 C-系统进行了精确的分解描绘,他把 IP 左边缘包含的功能项区分为:

(118) Force Top* Foc Top* Fin IP

其中 Force 为语句的势,表达小句类型的功能核心; Top 为主题, "*"号表示可以有不止一个; Foc 为焦点中心语,负责核查焦点成分; Fin 为表达定式句(finite clause)与非定式句(non-finite clause)的标志。这些功能核心最终将投射成一个完整的短语。如下是 Rizzi(2002)中的意大利语例句:

a. Credo che ieri QUESTO a Gianni avreste dovuto dirgli Force Top Foc Top Fin IP 'I believe that yesterday THIS to Gianni you should have said' 我相信 昨天 这(事)对Gianni 你应该说了b. Penso a Gianni, di dovergli parlare Force Top Fin

'I think, to Gianni, to have to talk to him' 我相信 对 Gianni, 应该对他说

C-系统中的功能项也可以不出现,如(119)b 中的 Force 就没有词汇对应。另外,各个功能项的顺序也相对固定,外层由 Force 封闭,Fin 靠近 IP 系统。C-系统经这样的分解其复杂程度可见一斑,CP 不只包含 C 一个单项。

不过,Rizzi 刻画的 C-系统主要依据于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中的语言。在汉语方面,对汉语左边缘的关注其实要比西方语言早。其中的原因是汉语主题所特有的句法特性,如赵元任(Chao 1968)就把汉语的主谓关系定义为主题和述题关系。Li and Thompson(1976)还从类型学的角度把汉语归纳到主题突出的语言类型上。当然,汉语 IP 左边缘也包含其它功能项,只不过量词浮游与主题关系最为密切,在此将不会涉及其它功能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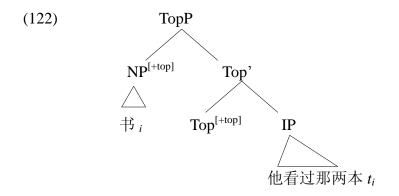
文献上汉语的主题通常被区分为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垂悬与非垂悬之分取决于主题与句内成分的句法依赖关系(Shi 2000),非垂悬主题总可以在句内找到对应的位置,而垂悬主题则不然:

- (120) 那场火,幸亏消防队来得快。
- (121) 那场火,消防队很快就扑灭了 e 。

在(120)中,"那场火"就是经典的垂悬主题例句(Chao 1968),但是,在(121)中 "那场火"可以在述题部分找到对应的空位 "e",因此是非垂悬主题句。在生成语法内,非垂悬主题就认为是通过移位生成(Huang 1982、Jiang 1991、Shi 1992、Ning 1993、Qu 1994等)。在(121)中"那场火"通过移位从 "e"的位置到达主题位置。移位成了判断非垂悬主题句的合法性允准条件。

3.3.2 外主题的实现

按照这种观点,量词浮游中移位到"e₁"位置上的动因就是为了实现主题。就具体的实现过程,我们将假定汉语也存在有如 Rizzi(1997、2002)所刻画的 C-系统,系统内可以投射出主题短语 TopP,但是否投射出主题由语用条件决定。 TopP 中的功能核心 Top 包含强特征[+top],这种特征将需要核查才能使生成式收敛。垂悬主题将通过直接从词库取词合并而实现核查,非垂悬主题将通过内部合并的方式由移位实现核查。以(106)为例,主题特征的核查过程如下:



主题特征[+top]为强特征,只当(122)中[Spec, TopP]有适合充当主题的短语并实现了特征核查后句子才能合法。当不能从词库取词时,强特征会触发一个移位操作从生成式中提取一个成分到[Spec, TopP]位置上,此时"书"的移位就是强特征触发的结果。因此,在形式上主题特征的核查就是主题移位的触发机制,量词浮游中移位到" e_1 "位置上的动因就此得到解释。

3.4 主语

移位到 "e₂" 位置同样也有现成的解释机制。Sportiche(1988)在建立 "vP 内部主语假设"时就认为主语是从 vP 内移出,动因为受主格的驱动,其结果将导致量词与所修饰的名词短语分离。因此,到主语位置上移位的动因已经很清楚。虽然已有现成的解释机制,但是汉语究竟是哪一个成分移位到主语位置上尚不清楚。还是以(99)为例,移位后的最终语序如下:

(123) 学生有三个回来了。

有可能"学生"是主语,可通过(100)的操作一步实现。也可能"有三个"是主语,可通过(101)的操作分两步实现。这里所说的主语是指生成语法里获得了主格(抽象格)的成分,也就是徐烈炯和刘丹青(1998)通过结构所区分的主语。这种主语通常假设在[Spec,IP]位置上实现,形态丰富的语言会有形态标志,汉语不属于形态丰富的语言,因此没有直观的证据。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原本单独做主语的成分现在一分为了二,但却不知其中的哪一个充任了主语。英语类似的移位通常分析为提取的 NP 充当主语,而不是搁浅的量词。按这种方法类推,(123)就应该是"学生"做主语。但我们认为汉语的情况并非如此,(123)的主语应该是"有三个","学生"是该句的主题。下面就主语问题进行论证。

3.4.1 副词情态动词检测

汉语的主语虽然没有形态标志,但还可以通过一些别的句法手段来考察。通常汉语的副词都能出现在主语与动词之间,有些还不能出现在之外的位置。Ernst and Wang(1995)就认为汉语的副词"才、都、已经、白、故意"等不能出现在主语前⁸。另外,情态动词也有类似的特性,情态动词属于动词的类通常都出现在主动词前主语之后(Shi 2000)。汉语不像西方语言那样可以通过助动词或情态动词的倒装来实现疑问,所以情态动词与主语的关系就相对固定。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来检测汉语的主语成分,用副词"已经"和情态动词"会"加入(123)将得到如下的分布结果:

- (124) (*已经)学生(已经)有三个(已经)回来了。
- (125) (*会) 学生(会)有三个(会)回来。

从(124)可见,"已经"不能出现在"学生"前面但可以出现在其后,按这种分布特点推断"学生"的位置就是主语的位置。同样,(125)中情态动词"会"也不能出现在主语前面,根据(125)用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得出"学生"就是主语的位置。可是,这种方法也不一定就可靠,请看:

- (126) 已经有三个学生回来了。
- (127) 会有三个学生回来。

在(126)、(127)里,"已经"和"会"都出现在主语"有三个学生"的前面,据此可以说前面(124)、(125)的检测结果并没有说服力。其中的问题跟动词"有"有关,"有"为动词,前面同样允许副词"已经"和情态动词"会"的出现,要确保检测的结果可靠首先需要排除"有":

- (128) (*已经1) 学生(?已经2) 三个(已经3) 都(已经4) 回来了。
- (129) (*会」) 学生(*会。) 三个(*会。) 都(会。) 回来。
- (130) (? 已经1) 三个学生(已经2) 都(已经3) 回来了。
- (131) (*会」) 三个学生(*会2) 都(会3) 回来。

把"有"排除后,"已经"跟"会"的表现还有些差别。"已经"似乎可以出现在

⁸ Li and Thompson(1981)用可移动(movable)和不可移动(non-movable)类来对副词进行区分,不可移动类不能出现在主语前。

任何量词前面如(128)中的"已经₂"和"已经₃", (130)中的"已经₁"和"已经₂"。这个因素也影响了"已经"的测试效果。平常我们都可这样问"已经多少了", "已经"可以刻画量的完成进程, 相比之下, "会"的可信度更高。下面这组例句会证实我们的判断:

- (132) 书三个学生三本都会买。
- (133) 书三个学生会三本都买。
- (134) *书会三个学生三本都买。
- (135) 书三个学生三本都已经买了。
- (136) 书三个学生已经三本都买了。
- (137) 书已经三个学生三本都买了。

这组例句也排除了"有"但却是宾语前移的现象,因此主语是明确的,"三个学生"充当主语。这组例句可以证实"已经"对量词很敏感,不在乎一定就在主语之后,只要有量词就可以加在主语之前如(137)。"已经"涉及到量词时不能用于主语测试。相反,"会"没有这种特性,"会"只能游离于主语与动词之间。"会"所能达到的最前面的位置就是最接近主语的位置(133)。根据这个特点,(129)中"三个"才是主语。

3.4.2 被字检测

鉴别主语还有一个方法,汤廷池(1979)认为主语的前面可以加上"被"、"归"、"由"三个词。这三个词都是构成被动式的常用词汇。在一些 SVO 的句式里,当主语为施事论元时在主语前加上"被"然后宾语提前就可以构成被动式,当然首先要假定被动式主语通过移位实现。因此,当满足有对应被动式时,"被"字可以间接地用来测试句子的主语,请看例句:

- (138) 学生那三个打过李四。
- (139) *李四被学生那三个打过。
- (140) 李四被那三个打过。
- (141) 李四被学生打过。

在(138)里,"学生"是提取分裂出的成分。直接对应的被动式为(139),可是句子并不合语法。如果"被"字后的成分"学生"在(138)里是主语的话,(139)应当合法,但事实并非如此。按这个检测结果推断,(138)里的"学生"并不是主语。

再看,当只保留搁浅的量词时,对应的被动试为(140),语句符合语法,当"那三个"在语境中找回所指为学生时,语义与(138)一致。(141)为省略搁浅的量词所对应的被动式,句子虽然合语法但语义与(138)有出入,这也意味着"学生"不是(138)中的主语。用"被"字鉴定出的主语与上一小节用情态动词的结果一致,在(138)中"那三个"是主语。

3.4.3 照应关系检测

通过反身代词的照应关系也可以对主语进行鉴别。反身代词属于照应成分,一般要在句内找到回指的先行词。Chomsky(1981)把反身代词的照应关系归纳在约束理论的条件 A 里,其规律是照应语必须在管辖的范畴内被约束。在汉语方面,Tan(1991)、Ting(2006)发现当主语与主题相对时反身代词往往指向主语,并且跟论元的角色类型无关:

- (142) 李四;下放到了自己;的老家。
- (143) 李四;被领导;下放到了自己;/*;的老家。
- (144) 李四;,领导;下放到了自己**/;的老家。

在(142)里,"李四"为做主语的受事成分,但可以约束后面的反身代词。(143)为被动式,同样也只有主语"李四"可以约束后面的反身代词,而"被"字后面的"施事"却不能⁹。(144)对比了主语与主题对反身代词的约束能力,同样也只有主语能约束反身代词。借助于这一特点,我们也可以用于界定 vP 标志语浮游所涉及的主语、主题问题:

(145) 学生 $_{i}$ 有三个 $_{i}$ 回了自己 $_{*ii}$ 的家。

从(145)看,"自己"指向"有三个"。这个检测方法如果结合主语与谓语的关系来考察就更具有说服力。"回自己的家"是谓语,谓语结合的论元成分就是主语,在(145)中只能是"有三个"与谓语配合,所以"有三个"是主语。这个结论与前两个鉴别结果一致。

-

⁹ 我们认为(143)中的"自己"可以指"领导","领导"是动词"下放"的主语,有约束能力。具体的分析请参考 5.4.4 小节。

3.4.4 主题的典型特征

除了从主语的角度寻找主语外,还可以从主题的角度侧面论证。我们最初判断(123)中的"学生"为主题,若能证明"学生"就是主题就等于证明了"有三个"是主语,因为两者必居其一。下面将用 Chao(1968)、Li and Thompson(1976)、Chafe (1976)、Tsao (1979)以及徐烈炯和刘丹青 (1991)等所归纳的主题特征进行验证。

- (1) 主题的"关于"(aboutedness)特点,并允许在其前面加上"至于、关于、对于"等介词。(123)中的"学生"这个特点很明显,可以很自然地加上"关于"的介词:
 - (146) (关于/至于/对于)学生,有三个回来了。
- (2) 主题的有定性。主题总是背景中所熟悉的对象,从已知对象出发引入新信息,所以主题总是有定的并包括类指名词和专有名词。从(123)来看,"学生"是交流双方所熟悉的,而"回来了"的对象是新信息。从标志上看带"有"的成分为无定名词短语。因此,"学生"更符合主题的标准。
- (3) 语义依存关系。主语通常是动词的必有论元,有语义选择关系,谓语是针对主语对象的行为状态的描述。相反,主题的语义依存关系可以没这么紧密,因此也有主题可以把自己的语义范围扩大到句外的特点。在(123)中,"学生"的个体可以不是"回来了"的个体,"回来了"的个体只能是"有三个"所确立的对象,因此"有三个"才是主语。
- (4) 主题通常在句首。(123)中的"学生"也符合这个标准,只不过这个标准如果不结合其他判断将不具多大的意义。

以上针对 vP 标志语移位的落点位置作了充分的论证。(123)移位的结果是"学生"移到了外主题的位置,"三个"实现为主语。具体的移位过程如(101)所描述的那样分两步实现。通过量词浮游的方式实现的主语与英语的情况差别明显,英语是提前的 NP 充当主语,而汉语是搁浅的量词充当主语。这也是本节的重要发现。至此我们就把量词浮游中移位到 IP 左边缘的动因讨论完毕了,"e₁"以主题化为目的,"e₂"实现句法主语。主题是 IP 左边缘重要的功能之一在汉语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通过量词浮游来实现主题又是汉语典型的方法之一。下一节转到 vP 左边缘移位的动因上。

3.5 内主题

这一节将论证移位到介于主语与动词之间的 " e_3 " 位置上的动因。我们把移位到 " e_3 " 位置上的动因归咎于实现 " e_3 " 位置上的功能。从移位的角度,该位置不仅可以接收量词浮游里拆分出来的部分宾语成分,还可以接收整个宾语的前移。在现有文献里,该位置的功能主要见于宾语前置的讨论。目前有三种主要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位置是宾语实现宾格的位置 (Qu 1994);第二种观点认为 " e_3 " 位置是一种句法焦点,其代表是 Shyu (2001);第三种观点认为 " e_3 " 位置是内主题(Ting 1995、Paul 2002、Badan 2008)。从量词浮游的角度考察,我们支持第三种观点,认为 " e_3 " 是内主题的位置。下面就 " e_3 " 位置的功能进行论证,首先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反驳,然后探讨内主题的特点。

3.5.1 非宾格位置

Qu (1994) 在考察汉语宾语前置现象时认为提前的宾语是为了实现宾格,动词前的 " e_3 " 位置是宾格位置。Qu 的基本假设是汉语也有负责一致关系核查的 AgrP,AgrP 包含 AgrS 和 AgrO,其中 AgrO 负责宾格的核查。AgrO 在 vP 前投 射成短语结构,因此将要求宾语前移实现核查。不过,Qu 认为宾格核查可以通过隐性移位和显性移位来实现,这两种移位方式为任选。当通过显性移位进行宾 格核查时,宾语最终提前到了动词前;如果是隐性移位,宾语在句法表层还停留 在了动词之后。隐性移位为强制的,显性移位为任意的。这样便解释为什么有宾 语前置的现象。

对于 Qu(1994)的宾格位置之说,Shyu(2001)认为该方法面临理论上和实证上的问题。格的核查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可以任意地采用显性移位的方法上。Chomsky(1995)设置隐性移位和显性移位的初衷也是为了解释语言中的不同语序问题,但两者的优先程度不一样,隐性移位优于显性移位,而显性移位不是任意的且有代价。任意性使得显性移位方式不可捉摸,完全丧失其价值。这种任意性等于回避了移位的真正动因,回避了探讨 Chomsky 所说的移位的代价。这样的解释机制并不可取。

此外,从量词浮游的角度来考察,Qu(1994)的宾格位置之说同样面临问题。以(147)、(148)为例,如果在(147)中"书"的前移是为了格,首先的一个条件是动词可以同时给"三本"和"书"赋格。按这种假设,动词需要增加赋格能力,但不知道其原因。第二,该位之上的格还可以通过隐性移位实现,也就是说(148)中"书"还可以获得动词的格,显然这个格来得没道理。原本"三本书"为一个短语,由动词"读了"赋格,而"书"并不需要额外的格,当用Qu(1994)的

理论来分析时,"三本"和"书"都可以通过隐性移位得到格。按这种逻辑,动词的赋格能力也可以是任意的,可以任意地把宾语切分成多个成分并通过隐性移位获得格。Qu(1994)的宾格位置之说不能用于解释(147)中"书"的前移问题:

- (147) 我书;读了[三本 t_i]。
- (148) 我读了三本书。

汉语动词的内在格可以直接在动词后实现,把内在格的位置设置为动词前,除了不符合汉语的实际外,操作起来也困难。Qu(1994)并没有处理好格核查方面的问题,至少从量词浮游的角度还存在漏洞。综合上述,动词前的位置并非宾格位置,移位到"e₃"位置并非为了格的问题。

3.5.2 非焦点结构

Shyu(2001)在放弃了 Qu(1994)的宾格位置之说后认为前置宾语为焦点结构,并试图把前置宾语现象统一在"连···都"、"都"、"也"这些词汇性焦点结构上。Shyu 引入 Kuroda(1992)的主题判断(categorical judgment)和直接判断(thetic judgment)方法,并认为前置宾语结构只能做直接判断,不能充当主题。主题判断涉及已被感知的实体对象,包含着有定成分的指称特性,充当主题的往往是有定成分,因此与主题判断相一致。Shyu(2001)认为前置宾语都不满足主题判断的标准,不是主题。

然而,前置宾语并非就没有有定名词短语,Shyu 的分析过于武断,以偏概全泛化了焦点结构。我们认为 " e_3 " 位置可以是焦点但也可以是主题。下面将从阶段性谓语(stage level predicates)和个体性谓语(individual level predicates)与光杆复数名词短语的指称关系开始,就 Shyu 的焦点假设进行讨论。

● 功能上的论证

焦点通常认为是用于突出交流中的信息的一种手段。据 Cohan(2000)的归纳,对于如何来解读这种信息交流,目前学界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认为焦点是用来突出话语里的新信息,之所以新是指无法从语境里得出的信息(Halliday 1967、Sgall et al 1986、Rochemont 1986、Lambrecht 1994等等)。另一种认为,焦点预示着存在有被焦点所突出的项目之外的备选项(Rooth 1985、Kritka 1991、Jacobs 1991等)。以下面的一组对话为例:

(149) A: 张三吃什么了?

B: 他吃**苹果**了。

在回答 A 的问话里, B 通过重音强调了吃的对象,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焦点。以第一种方式来解读,"苹果"就是语境里的新信息。若以第二种方式来解读, B 聚焦"苹果"的同时还预示着除苹果之外还有别的可吃的东西,但强调张三吃的不是别的而是苹果。

焦点作为一种信息打包的手段在语言中都有特定的标志,标志的方法可以是音位的、句法的或者是词汇性的。重音就是常用的一种焦点标志的方法,汉语的"是"也是一种词汇性的焦点标志。Shyu (2001) 把宾语前置也分析成焦点标志,若这种观点能成立就是一种句法性的焦点标志。问题是宾语前置并非是天然的焦点标志,不能归并到"连···都/也"结构上。下面将从焦点的基本属性出发,以回答(149)A的问句进行考察:

(150) A: 张三吃什么了? 10

B₁: 他吃**苹果**了。

B₂: 他是吃苹果了。

B3: *他苹果吃了。

B4: 他连苹果都/也吃了。

B₅: 他苹果**也**吃了。

在这组回答里,唯独 B_3 宾语前置时没有焦点的性质。 B_1 通过重音聚焦, B_2 通过 "是"聚焦, B_4 通过"连···都/也"聚焦, B_5 使用"也"聚焦。这几种焦点手段都行之有效,唯独宾语前置不能。当引入对比项后,前置宾语可以成为焦点:

10 当用否定提问时, "e₃"位置可以自然构成焦点, 如:

(i) A: 张三没吃什么?

B₁: 他没吃**苹果**。

B2: 他苹果没吃。

B₃: ?他是苹果没吃。

B4: 他**连**苹果都/也没吃。

B₄: 他苹果**也**没吃。

从(i) B_1 与 B_2 的对比可以看出,宾语前置与重音具有等效的聚焦能力。再从 B_2 与 B_3 的对比看, B_3 中的 "是"显得有些多余,这也说明 B_2 具有焦点效果。这组例句说明 " e_3 "位置可以是焦点,但不是恒定的自然焦点。

(151) A: 张三吃什么了?

B₁: 他苹果吃了, 桔子没有吃。

 B_2 : ? 他吃**苹果**了,没有吃桔子。

在(151) B_1 的回答里,前置宾语可以是焦点但前置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引入对比项才是充分条件。当用正常的语序用重音来强调时, B_2 的后半句就显得有些多余。这也说明了焦点本身就预示着有一组备选项的特点,不一定需要表达出来。另外,做列举的前置宾语也不是必然的焦点结构:

(152) A: 张三吃什么了?

 B_1 : 他苹果、桔子、梨子**都**吃了。

B₂: 他吃了苹果、桔子和梨子。

列举的宾语在动词前后都不具备聚焦能力,(152) B_1 通过"都"进行聚焦, B_2 通过重音来聚焦。

以上从焦点的基本功能的角度考察了宾语前置的聚焦能力。宾语前置不是一种恒定的句法聚焦的手段,"e₃"位置非天然的句法焦点位置。这个位置可以接受宾语成分成为焦点但还依赖于其他聚焦手段,而且是起决定性的作用。

● 主题判断与直接判断

Shyu(2001)把 "e₃" 位置论证为焦点的很主要的一个依据是,宾语移位到该处时只能作直接判断而不能作主题判断。Kuroda(1992)建立主题判断与直接判断的主要依据是日语的主题句,他认为只有主题判断才有传统上的"主语-述题"的结构类型,直接判断只是承认(recognition)或者拒绝(rejection)判断的材料。主题判断包含两个行为,第一个行为首先识别充当主语的对象,之后另一个行为肯定或否定述题对主语表达的内容。在主题句中,主题就是 Kuroda 所说的主语,述题针对主题进行表述,与主题构成"主语-述题"结构。主题涉及的对象需要预先在意识里存在才能对述题的表达内容进行判断。Ladusaw(1994)把 Kuroda 所指的预先在意识里存在的对象叫预设。以下面的汉语例句为例:

- (153) 来客人了。
- (154) 客人来了。

两句里的"客人",只有(154)中的"客人"才能作主题判断,"客人"首先需要联系到意识里的存在对象然后才能对"来了"进行判断。(153)不涉及分两步的

判断,只需要承认或者拒绝是否来客人的表述。

Shyu(2001)对" e_3 "位置论证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她认为 SOV 语序在 阶段性谓词(stage level predicates)句里不能作主题判断(Shyu 2001:110)。这 并不符合事实,可以再考察她本人所用的例句:

- (155) 她书读完了。
- (156) 书她读完了。

两句里的"读完了"就是阶段性谓词。Shyu 认为(155)里的"书"是无定虚指成分(non-specific)。其实这种判断有误,凭我们的语感"书"在(155)、(156)都是有定成分。这里面涉及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如果说话人连"她读完了"的对象和数量都不清楚而又说"她书读完了"显然不合情理。"书"在这里可以不指类,有具体的对象和特定的数量且已经"读完",因此,"书"一定是说话人所熟悉的对象,有具体的所指。判断是否"读完"时,首先需要联系到认知的对象,因此是作主题判断。

其次,她认为 SOV 语序在个体性谓语(individual level predicates)里也不能作主题判断(Shyu 2001:111)。这个结论论证也不充分,Shyu 的用例如下:

- (157) a. 奏鸣曲,张三喜欢弹,大家也喜欢听。
 - b. #张三奏鸣曲喜欢弹,大家也喜欢听。
- (158) a. 意大利文歌剧演员知道。
 - b. #歌剧意大利文演员知道。

"喜欢弹"和"知道"都表示永久状态,属于个体性谓词。"奏鸣曲"和"意大利文"在句中也只能作类指解,可以用作主题如 a 句,但 b 句没有主题意义 Shyu 用"#"号表示。b 句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作主题解,而是 b 句根本语感就不好,如果说不能做主题,那么焦点也不能做。Shyu 说的可做焦点并没有来源。相反," e_3 "位置在量词浮游的结构里主题特性明显:

- (159) a. 奏鸣曲,张三喜欢弹这三首,大家也喜欢听。
 - b. 张三奏鸣曲喜欢弹这三首,大家也喜欢听。
- (160) a. 外语张三懂五门。
 - b. 张三外语懂五门。

在这两组例句里,"奏鸣曲"和"外语"出现在主语前和主语后,都指类。类指在认知域里以整体作为指涉对象,因此用 Kuroda 的方法 a-b 句都应该属于主题

判断而非直接判断。这个结论刚好与 Shyu(2001)的结论相反。

● 与"连…都/也"的比较

接着考察宾语前置与"连···都/也"的比较。首先考察"连···都/也"的焦点特性对名词短语的选择。在下面的一组例句里,"连···都/也"可以聚焦表达属性的 OV 结构,宾语前置没有聚焦能力不能前置:

- (161) 他连蛇都吃/吃了。
- (162) 他蛇*吃/吃了。

这两句反映"吃"和"吃了"对前置成分的影响。"吃"不带体貌词表达吃东西的习惯,属于个体性谓词;"吃了"表达一个事件的完成,属于阶段性谓词。"连···都/也"这两种谓词都可以用(161),但是表示属性的"吃"的宾语不可以前置(162)。

其次,"连···都/也"不能与强量词搭配。语义上,"连···都/也"总是强调某些属性之外的附加属性,隐含着一部分类似的属性。而全称量词则把所有属性都包含其中,与突出附加属性的性质不一致。宾语前置不涉及对某些属性的强调,可以与全称量词配合:

- (163) a. 他连*全部/*所有/? 大部分蛇都吃/吃了
 - b. 他全部/所有/大部分蛇都吃/吃了

动词为"吃"时,量词"全部"指类;当动词为"吃了"时,指具体的蛇菜肴,但都不能与"连···都/也"配合。要使(163)a 合法,可以加"这些/这类"进行区分指别,相当于只强调"这些/这类"。宾语前置没有这种强调功能,无聚焦能力。

第三,还可以用 "A-不-A"问句进行区分。Paris(1998)、Paul(2002)认为 "连···都/也"不能用 "A-不-A"问句提问:

- (164) a. *连张三也要不要来?
 - b. 连张三也要来吗?

类似地,也可以用焦点动词"是"来鉴定,通过"是不是"问句:

- (165) a. 他是不是连蛇都吃了?
 - b. *他连蛇都是不是吃了?
- (166) a. *他是不是蛇吃了?
 - b. 他蛇是不是吃了?

从(165)a 可知,用"是不是"可以对"连···都/也"提问时,"是不是"所询问的就是焦点。(165)b 试图对动词"吃了"聚焦,但"连···都/也"结构本身有焦点,无法成功,使得句子非法。(166)的情况刚好与(165)相反,在(166)b 中可以对"吃了"聚焦,说明句中没有别的焦点。

最后,"连…都/也"结构与前置宾语的位置不一样(Paul 2002、Badan 2008)。 当用频率副词"又"来检测时,"又"需要跟在前置宾语后面,在"连…都/也" 结构前面:

- (167) a. 他 (*又) 那本书又看了一遍。
 - b. 我又连一分钱都没有了。

"又"跟谓语联系紧密,以上说明"连···都/也"结构更靠近动词,两者结合比前置宾语紧密。在 Belletti(2002)所刻画的 vP 边缘成分里,内主题与焦点为两个相互独立的功能成分,语言里有单纯的焦点成分,单纯的焦点不可能为内主题,但内主题也可以充任焦点。"连···都/也"结构属于单纯的焦点结构,前置宾语又与"连···都/也"结构位置不同,因此前置宾语不可能是单纯的焦点。

以上从句法语义几个方面对比了前置宾语与"连···都/也"结构。首先从谓词搭配方面进行了比较,在描述主语类属性质的动宾结构里,一般不能作宾语前置,但"连···都/也"结构不受影响。"连···都/也"结构的强调功能使得这种结构成为可能,宾语前置并不具备聚焦能力。其次,"连···都/也"结构不能与强量词配合。强量词总括所有属性与"连···都/也"强调某些附加属性相冲突,宾语前置不强调部分也不强调整体,因此不会与强量词项冲突。此外,用"是不是"问句检测句内焦点也发现"连···都/也"结构包含有焦点,不会因"是不是"发问而转移。前置宾语句因为不含焦点,可以用"是不是"确立新焦点。最后考察了"连···都/也"结构与前置宾语在动词前的相对位置,我们发现,前置宾语离动词更远,"连···都/也"结构与动词结合更紧密。这种位置上的不同也说明了"连···都/也"结构是单纯性的焦点,但前置宾语不是。

3.5.3 内置主题的实现

以上两个小节否定了宾格位置说和焦点说。我们支持 Ting(1995)、Paul(2002)以及 Badan (2008)的观点,认为 " e_3 "位置为内主题。" e_3 "位于主语之后动词之前,介于主语与动词之间的位置通常被称作 vP 左边缘。Belletti(2001、2004)引入 Rizzi(1997)对 IP 左边缘的刻画方法,也对 vP 左边缘进行了精密刻画。 vP 左边缘也像小句一样可以有主题和焦点,Ting(1995)、Paul(2002)等把这种 vP 边缘的主题称作内主题。内主题的实现形式以及内主题的功能性质将是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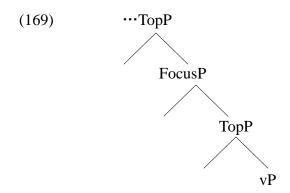
一小节讨论的内容。

● vP 左边缘的内主题

主语与动词之间的位置也如小句的左边缘一样是一个功能集群区域,Belletti (2001、2004)发现这个功能区除了主题外还可以出现焦点成分。在下面的问答对话里,意大利语动词后的主语通常可以解读为新信息的焦点(Belletti 2004:21):

- (168) a. Chi èpartito / ha parlato?
 who has left/has spoken
 谁 离开了/讲话了
 - b. E' partito / ha parlato Gianni has left/has spoken Gianni 离开了/讲话了 Gianni
 - c. #Gianni èpartito / ha parlato Gianni has left/has spoken Gianni 离开了/讲话了

(168)b 可以用于回答(168)a 这样的问句, (168)c 虽然合语法但不能用来回答 (168)a。(168)c 强调主语的对比或者纠正,是对比性焦点。对比焦点置于 IP 边缘,新信息焦点至于 vP 边缘。因此,在(168)b 的派生过程中,首先主语移位到内焦点的位置,然后剩余部分再移位到句首。Belletti 根据意大利语所归纳出的 vP 左边缘结构图如下 (Belletti 2004: 25):



在(169)的结构图中,焦点置中,前后还可以出现内主题。这种结构形式与小句的边缘结构类似,参考(118),主题的数量也不是唯一。

Paul (2005)、Badan (2008) 也借鉴于 Belletti 的方法并结合汉语的"连···都

/也"以及"都/也"等词汇焦点标志,认为汉语有类似(169)的 vP 左边缘功能项。 汉语有这样的句子(Badan 2008: 26,略作修改):

(170) 张三,这种糖,连我的小孩都送了。

"张三"是主语,"这种糖"和"连我的小孩都"分别是内置主题和焦点。从中可以推荐定汉语的 vP 边缘结构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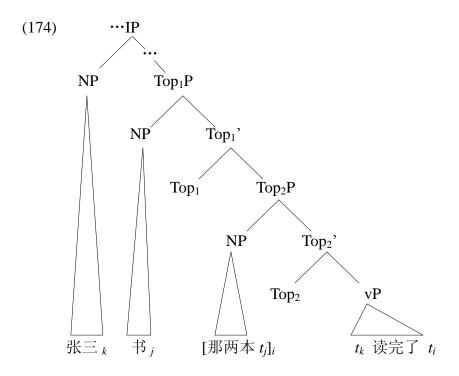
(171) $IP > Topic_{inner}P > Focus_{lian} > vP$

Paul 和 Badan 都认为汉语"连…都/也"焦点后不能再出现主题,因此(171)与 Belletti 的(169)还是有些区别。这就是汉语主语与动词之间所涉及到的功能成分。 我们认为量词浮游中移位到" e_3 "位上的成分就是实现在(171)中的 Topic_{inner}P 的位置。这个位置也不仅仅只允许一个主题,按 Rizzi(1997)、Belletti(2001、2004)等人的观点,主题可以不止一个,内主题也将如此。这种双内主题在量词浮游的 现象里都很容易找到证据,如:

- (172) a. 张三读完了那两本书。
 - b. 张三[书]_{Top1}[那两本 *t*_{Top1}]_{Top2} 读完了 *t*_{Top2}
- (173) a. 张三连李四都送了那两本书。
 - b. 张三[书] $_{Ton1}$ [那两本 t_{Ton1}] $_{Ton2}$ 连李四都送了 t_{Ton2}

主题也不限于名词短语、也不限于动词的主语或者宾语成分,照此推断,内主题 也将有可能多于两个。有关内主题更多的性质,我们将在下一小节探讨。在此就 内主题的实现过程作进一步讨论。

同样,内主题的标志也将以特征的形式进入句法,句法标志为[+Top]。主题特征也与其他语法特征和词汇性特征一样存在于词库中,当语用者选择了该特征后会映射到 D-结构里的某个特定位置,如用作内主题的特征将映射到 D-结构的(171)中的 Topic_{inner}P 的中心语位置。作为一种强语法特征,它必须经过核查后才能使生成式收敛。核查的方式有两种,它可以从词库选定的词汇中取词插入完成核查,也可以从生成式中通过触发一个移位操作把可能的短语移位过来完成核查。因此,就方法上推断,内主题也不都是移位实现的,也有类似于外主题那种非垂悬主题。如下就是(172)b 中的内主题的派生实现过程:



省去部分结构上细节,内主题分别是 Top₁P 和 Top₂P,两者都是以量词浮游的形式实现,由"书"和"那两本"充任。核查过程分两步,首先是整个宾语移位到 Top₂P 的标志语上进行核查,然后"书"再前移到 Top₁P 的标志语上核查。这样进入 D-结构上的[+Top]特征都实现了核查,[+Top]特征属于有意义的可解读特征核查完成后将移交给 LF(Logic Form 逻辑形式)组件进行语义解释。这就是内主题实现的基本方式。

● 内主题的特点

上一小节我们把 "e₃" 位置分析成 vP 左边缘的功能成分,"e₃" 位置为内主题位置并通过特征核查的形式实现。不过,上一小节并没有回答内主题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以及与外主题有什么不同,这一小节将结合外主题并从量词浮游的角度来探讨内主题的基本特点。

功能:有关主题的功能, Chafe (1976:50)给出过一个很经典的定义。针对汉语的主题特点,他认为把主题定义为"关于什么"并不够精确,主题更像是用于"把主述题的运用能力限制在一定的域内","主题设定用于主述题的时间、空间和个体框架"。Chafe 的这种论述不仅仅可以用于外主题,同样也可以用于内主题。但是,外主题与内主题的"主题-述题"关系会有不同,如:

(175) 书,他三本都看完了。

在(175)里,"书"是外主题,"三本"是内主题,前者以"他三本都看完了"为

述题,后者以"都看完了"为述题。同样,前者通过"书"设定"他三本都看完了"的个体框架,在这里是书的类个体;后者通过"三本"设定"都看完了"的个体框架,在这里个体数量是三,对象是书。内外主题的述题虽然不同,但主题都起到了限定述题应用域的作用。内主题常常可以提升做主题,因此两者的性质差别不会太大,下面接着考察内主题的其他性质。

有定性: 主题通常认为是有定的或者是类指成分(Li and Thompson 1976、曹 逢甫 1995、徐烈炯刘丹青 1998 等),如:

- (176) a. 苹果, 我吃了两个。
 - b. 我苹果吃了两个。
- (177) a. 苹果我买了两斤。
 - b. 我苹果买了两斤。

(176)中的"苹果"为有定成分,(177) "苹果"为类指成分,都可以是外主题或内主题。不过,我们发现无定的名词短语也能做主题:

- (178) a. 一顿五碗饭他能吃下。
 - b. 他一顿五碗饭能吃下。

在(178)中,"能吃下"表示能力,"吃下"的个体并没有具体的对象,"一顿"和 "五碗饭"都是无定的短语,但两者都能做内外主题。

WH 问句: Badan (2008) 认为内外主题都能与 WH 问句兼容,这个特点主要是与焦点结构相区别的特征,如:

- (179) a. 张三这本书还给了谁?
 - b. 这本书张三还给了谁?
 - c.*张三连这本书都还给了谁?
- (180) a. 张三书买了几本?
 - b. 书张三买了几本?
 - c.*张三连书都买了几本?

Culicover and Rochemont (1990) 把用来回答 WH 问句的成分都定义为焦点。问句,不仅仅 WH 问句,都是用来提供新信息的,新信息是聚焦的理想对象。在WH 问句里,询问对象的 WH 词就成了新的焦点。"连···都/也"结构有聚焦能力,加入 WH 词就将成了双焦结构了,但汉语却不允许双焦结构的出现,两者就有冲突。主题不存在聚焦特性,因此没有这种冲突。我们在上一小节的(165)-(166)曾经探讨用"是不是"问句聚焦的情况,其性质与 WH 问句具有同一性。

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根据是否可以在述题上找到来源上的空位,主题可以区分为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垂悬主题找不到这样的空位,与述题没有直接的句法派生关系。非垂悬主题在述题上能找到空位,因此可以认为是述题提取出来的成分。另外,外主题与内主题在位置上有时具有相对性,内主题可以进一步提升到外主题的位置。在量词浮游的移位里,内主题实现为外主题相当普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同样可以运用于内主题上。请看下述例句:

- (181) a. 张三书已经看了这三本。
 - b. 书张三已经看了这三本。
- (182) a. 张三这些书已经看了三本。
 - b. 这些书张三已经看了三本。

注意(182)中"这些书"与"三本"的关系。表面上似乎"这些书"来源于宾语"三本"上,实际上两者只有语义上的联系,句法上没有来源关系,因为汉语没有"*三本这些书"的短语。这就是(181)与(182)的区别,在(181)中"这三本书"这样的名词短语成立,(181)中的主题"书"可以处理成来源于述题部分,属于非垂悬主题,因此,在派生机制上(181)与(182)不同。在上一小节讨论内主题时,我们具体介绍了内主题的生成机制。内主题通过特征核查的方式实现,核查的取词可以来自两个不同的方面:可以取自从词库选择出来的列单上然后合并到生成式进行核查,这个也叫做外合并;也可以取自生成式上的成分然后合并到生成式进行核查,这种合并叫内合并。内合并就是移位生成。这两种生成方法分别对应于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的生成,是生成机制所允许的。因此,从句法理论的角度,主题的生成不是该移与不该移的问题而是哪些可以移哪些不可以移的问题。再一点,在(181)与(182)里 b 句中的外主题都是 a 句中内主题提升上去的,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之分都可以运用于内外主题上。

3.6 本章小结

这一章论证了汉语量词浮游的动因,浮游动因归结为落点位置功能的实现。 汉语量词浮游的落点最终界定为外主题、主语和内主语三个位置。外主题为 IP 左边缘,内主题为 vP 左边缘,这两个边缘区域都属于与语用联系紧密的功能区。 以量词浮游的形式实现的主语与英语的浮游量词不同,汉语充当主语的为搁浅的 量词。此外,我们认为移位到主语与动词间的成分为内主题而不是焦点成分。

第4章 浮游移位

4.1 前言

这一章探讨量词浮游里的移位问题,需要回答该怎样移位的问题。具体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移位的类型,是 A-移位还是 A'-移位;另一个方面是怎样移才合法,移位需遵守什么样的限制规则的问题。本章的安排如下: 4.2 节对比浮游与非浮游的特点,4.3 节介绍 A-移位与 A'-移位的区分与鉴别,4.4 节论证到外主题上的移位类型,4.5 节论证到主语位置上的移位类型,4.6 节论证到内主题上的移位类型,4.7 节考察局部原则对浮游移位的限制,4.8 节讨论非移位的浮游量词。4.9 节为本章小结。

4.2 浮游与非浮游

4.2.1 特点比较

如何处理浮游量词现象学界一直存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分离的量词为副词,名词短语与量词没有句法上的联系,不存在移位派生问题(Dowty & Brody 1984、Bobaljik 1995、Doetjes1997、Brisson 2000 等)。另一种观点则以移位为基础,认为量词与名词短语的分离可通过移位的方式得到解释,最直接的证据是量词与名词短语之间的一致关系上的词缀变化(Sportiche 1988; Miyagawa 1989; Shlonsky 1991; Merchant 1996; Boškovic 2004 等)。Fitzpatrick(2006: 21-22)把这两种观点的特点归纳如下:

(183) 浮游方式

特点:

- 1) 分离的量词来源于论元 DP 成分
- 2)移位派生方式

声称的优点:

- 1) VP-内部主语假设
- 2) 与移位前量词的语义特性相近
- 3) 一致关系
- 4) 较好地解释类似的现象

(184) 非浮游方式

特点:

- 1) 分离的量词与名词短语无派生关系
- 2) 量词位于附加语位置上
- 3)量词与名词短语的关系为语义关系 声称的优点:
 - 1) 较好地解释类似的现象
 - 2)移位与不移位语义上不同

从以上的归纳可以看出,两者的分歧集中在如何处理分离的量词上。非浮游方法 把分离的量词处理成副词并认为是嫁接在动词前的某个位置。浮游方法则把分离 的量词分析成修饰性的成分,量词本身还保留名词性特征。但是,非浮游的方法 最关键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分离的量词与名词短语之间所体现的一致关系。这种一致关系我们已经在第 1 章的 1.1 节里作过介绍,这里将不再列举。另外,把量词分析成副词时,这种副词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副词也没有人作过定义,同样也没有人提到其位置是如何推定的。Jackendoff(1972)把靠近动词的副词分成三类:方式副词、句子副词和主语倾向副词。Cirillo(2009)用浮游量词与上述类型比较发现,没一种副词类型与浮游量词相似。另外,Cirillo(2009)还认为对于(5)a-b 这样的句子,(5)重复如(185),两句在意义上并没有多大区别。如果把(185)b 中的"tous"分析成副词,而把(185)a 中的"tous"分析成限定词,a-b 之间没有派生关系,这将失去了某些很有意义的理论性概括:

- (185) a. <u>Tous les enfants</u> ont vu ce film. (Sportiche 1988: 426) 全部 这些小孩 助词看过 这场电影 全部小孩看过这场电影
 - b. <u>Les enfants</u> ont <u>tous</u> vu ce film. 这些 小孩 助词 全部 看过 这场电影 这些小孩全部看过这场电影

对于哪些是浮游量词的问题,即便是采用浮游的分析方法也无法把所有量词都分析成浮游量词。Fitzpatrick 就把量词分成两类,修饰动词的和修饰名词的(Adverbial/Adnominal FQ),前者具有穷尽性特点,后者具有非穷尽性的特点,并认为饰动词的浮游量词为副词,不能浮游,修饰名词的浮游量词才是可浮游的量词。如下是 Fitzpatrick(2006: 30)对俄语量词的分类:

- (186) 穷尽量词: vse 'all', oba 'both', odin 'one'.
- (187) 非穷尽量词: para 'a pair'; kuča 'a lot', malo 'a little/a few'; neskol'ko 'some'; numerals >1

对于汉语的浮游量词,我们将直接采纳 Sportiche (1988)等的浮游观点并沿袭 Chiu (1993)、Wu (2000)的移位分析方法,但与 Chiu (1993)不同的是我们并 没有把"都"分析成浮游量词。汉语浮游量词的一些基本特点将在下一小节讨论。

4.2.2 汉语浮游量词的特点

与西方语言比较,汉语修饰名词短语的量词几乎都可以浮游,具体的范围在2.2 节已作过讨论,但在特点上有所不同。首先,从 Fitzpatrick(2006)的归纳可以看出,英语、法语或者俄语也都只允许穷尽量量词进行浮游,汉语的量词没有范围上的限制。

第二,浮游量词不一定是纯粹的量词。以数量短语为例,除了表数量的数词外还包含量词,同时加了指示词后也还可以浮游:

- (188) 书,我这三本都看过了。
- (189) 功课,他喜欢那三门。

第三,在量词浮游的成分里,充当主语的不是移出的名词短语而是搁浅的量词(参考 3.4 节的论证):

- (190) The three students have all returned to their home.
- (191) 学生,三个都已经回自己家里了。

在(190)的英语里, "The three students"是主语,但在(191)的汉语里"学生"不是主语,"三个"才是主语。

第四,移位的落点也有差别。汉语的移位落点有三个:外主题、内主题和主语。据 Cirillo (2009)的观察,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都以名词短语移位到主语位置为核心,量词搁浅相对有较灵活的位置:

(192) a. The students must all read the book. (英语) 这些学生 应该 全部 读 那本书

b. Les étudiants doivent tous lire le livre. (法语) the students must all read the book 这些学生 应该 全部 读 那本书

- c. Gli studenti devono tutti leggere il libro. (意大利语)
 the students must all read the book
 这些学生 应该 全部 读 那本书
- d. Los estudiantes deben leer todos el libro. (西班牙语) the students must read all the book 这些学生 应该 读 全部 那本书
- e. Die Studenten mögen das Buch alle gelesen haben. (德语) the students may the book all read have 这些学生 应该 那本书 全部 读 "全部的这些学生应该读那本书"
- (193) a. 这三个学生应该读那本书。
 - b. 学生这三个应该读那本书。
 - c. 这三个学生书应该读那本。
 - d. *这三个学生应该书读那本。

不同的语言都有相对的差别,上述的英、法、德等语言却有更多的相似性。通常名词短语进入主语位置,搁浅的量词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相对情态动词的位置而变化。德语为 OV 语序,中心语置后,位置变化更多。汉语差别较大,外主题、主语、内主题这三个位置都比较固定,主语由搁浅的量词充任。

最后,量词浮游在域内论元上的差别。汉语允许域内论元的量词浮游,移位可实现为外主题或内主题。英语只允许被动句和非宾格动词句的域内论元实现为主语的句式:

- (194) a. The students were all arrested.
 - b. The students all arrived.
- (195) a. 书张三读完了这三本。
 - b. *Books, John have read the tree.

例句中的"arrive"为非宾格动词,(194)b 为被动式,动词后的成分可以以量词 浮游的形式实现为主语。(195)b 不允许域内论元的量词浮游,与汉语形成明显的 区别。

以上比较了移位与非移位的特点以及汉语量词浮游的相对特点。量词浮游的 分析法发源于西方语言,但从可移位的角度,汉语要比西方语言有更多的灵活性。 汉语允许内论元成分的量词浮游,英语只限于被动式或非宾格动词句。其他语言 以实现主语为核心,汉语可以实现为内外主题以及主语。这些就是汉语与这些西方语言的差别。

4.3 A-移位与 A'-移位

当以移位的方式解释浮游量词时,除了要回答为什么移位外还需要回答怎么移位。移位区分 A-移位与 A'-移位,在管约论(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Chomsky 1981)里,A-移位被指移位到论元的位置,有抽象格或者可以获得论旨角色的位置,而移位到非论元的位置属于 A'-移位。英语的被动句、主语提升句以及非宾格动词句的移位就属于 A-移位,通常也用 NP-移位来指 A-移位。英语 WH-问句、关系从句以及主题化的移位就属于 A'-移位,移位通常是 WH-词,因此也称作 WH-移位。下面就这两种移位的特点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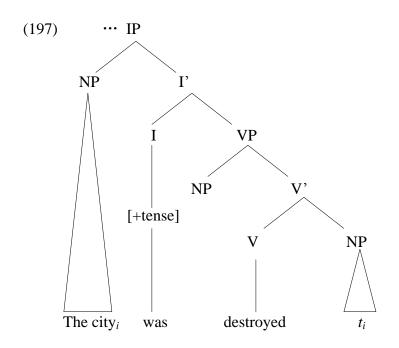
4.3.1 A 移位

下面的这组例句就是英语典型的 A-移位的例句:

- (196) a. The city was destroyed t
 - b. John seems *t* to be a fool
 - c. The boat sank t

其中(196)a 为被动句,b 为主语提升句,c 为非宾格动词句。被动动词经被动化后性质会发生变化,Burzio(1986)认为动词缺乏外论元将不能指派宾格,不能指派宾格的动词将不能给外论元授予论旨角色。这就是有名的"Burzio 概括"(Burzio's generalization)。因此,(196)a 的内论元"the city"将只能在原位得到论旨角色而无法获得格,而名词短语必须具有抽象格和论旨角色才能在句法上生存,为了获得格"the city"需要前移到主语的位置获得主格。这就是被动化 A-移位的基本动因。在(196)b 里,情况又不一样,"seem"的宾语是一个非定式句(non-finite clause),非定式句里的时态特征为[-tense],而能给主语赋格的时态特征必须是[+tense]特征,属于定式句(finite clause)的时态特征。此时,"John"可以从"a fool"那里得到论旨角色但不能得到格,因此必须前移。在另一方面,动词"seem"属于系动词,没有分配论旨角色的能力,但在这里有时态,[+tense]特征可以赋格,当"John"移到"seem"的主语时,将获得了主格。这就是主语提升句的特点。非宾格动词句又属于另一种情况,Perlmutter(1978)认为非宾格动词的主语来源于宾语,在 D-结构里(196)c 中的"the boat"在动词"sank"后,再由"Burzio 概括"可以推出这是一个可以获得论旨角色而没有格的位置。

这就使得"the boat"需要移位到前面主语的位置。这就是 NP-移位的理据以及方法。(196)a 的被动化移位可以用(197)的树图来表达:



带[+tense]特征的 IP 的标志语位置为主格赋格位置,是 A-移位的落点,属于论元位置。早期的生成语法也把这个位置看成是分配论旨角色的位置,但当 Sportiche (1988) 提出"VP-内部主语假设"后,分配论旨角色的位置就被确立在了 VP 的标志语上,由就近关系实现论旨角色的分配,IP 的标志语位置成了纯粹的赋格位置。

A-移位也可以作长距离移位,但起始位置和中间位置都是无法获得格的位置并沿着 A-位置前移:

- (198) a. The city_i seems [t_i to be destroyed t_i]
 - b. John $_i$ is considered [t_i to be fooled t_i by Mary]

这两句都是长距离 NP-移位的例句。动词"seem"和"consider"所带的从句都是非定式句,从句动词为不定式,只具有[-tense]的特征,无法给主语赋格。因此, NP 的前移还是受格的驱动。当(198)a 中的从句为定式句时情况将大不一样:

- (199) a. *The city_i seems [$_{CP}$ that [t_i was destroyed t_i]]
 - b. It seems that the city was destroyed
 - c. It is a pity for the city $_i$ to be destroyed t_i

在(199)a 中, "seem"后的从句为定式句, 当 "the city"强行移出时将导致句子

不合法。因为是定式句,从句的主语就可以获得格,"the city"只需提升到主语位置。在这种句式里,只需要在"seem"的主语位置插入一个虚主语"it"就可以使句子合法,如(199)b。还一种情况,如果从句为非定式句如(199)c,此时可以通过在从句内加入"for"为主语赋格同样能使句子合法。A-移位的动因在这种长距离的移位上还是受格的驱动。

另外, A-移位的语迹类似照应成分 (anaphor), 其中的性质跟约束理论相关。约束理论的三原则如下:

(200) 约束理论

原则一: 照应成分必须在约束域内受约束。

原则二:代词在约束域内自由。

原则三: 指称语(R-expression)是自由的。

依照约束理论的第一原则照应语必须在约束域内受约束,A-移位的语迹就有这样的性质(Baltin 2000):

(201) They, seem to each other, t_i to be polite.

在(201)中,反身代词"each other"受"they"约束,"they"从从句内移出并留下语迹,语迹的表现恰如前面的反身代词,受先行语"they"的约束。约束理论里的受约束通常指受 A 成分的约束,称作 A-约束(A-bind)。从这里也可以看出"they"可以 A-约束反身代词,因为"they"处于 A 位置。

4.3.2 A'移位

A'移位与 A-移位的区别也是落点位置上的区别, A'移位通俗地指移位到非论元位置上的移位, 典型的以 WH 移位为代表。如下就是一组 A'移位的例句:

- (202) a. Who_i did you see t_i ?
 - b. He knows which book, John is reading t_i .
 - c. John, I know t_i .

(202)a 为特殊疑问句,通过"who"的前移实现,(202)b 的宾语从句包含疑问代词"which"并移位到了从句的句首,(202)c 为主题句,主题化把"John"移位到了句子最前面。A'移位的落点在主语前的标句语 C(complementizer)系统上。在前一章我们已经介绍 Rizzi 把句子的左边缘进行了功能化区分,标句语位置包含一个复杂的系统,除了标句语外还有主题、焦点等成分。不过,这些位置都不

是赋格或动词分派论旨角色的位置,因此称作 A'位置。A'-移位也可以作长距离移位,如:

- (203) a. Who_i do you think t_i that John saw t_i ?
 - b. He knows which book_i that Mary thinks t_i that John has read t_i .
 - c. Who_i do you believe t_i to be fooled t_i by Mary.

在(203)a 里,"who"询问从句里看见的对象,疑问词从从句动词后提到了句首。(203)b 的"which book"跨越了两个从句提取到动词"know"之后。(203)c 的移位属于复合类型,从句为被动式,首先"who"通过提前到"believe"动词后获得格,然后再以 WH-移位的方式提取到句首,前半部分属于 NP-移位,后半部分为 WH-移位。WH-移位沿着标句词的位置前移,而 NP-移位的轨迹通过主语的论元位置。

WH-移位还可以在它的原位上填入充填代词(resumptive pronoun),这种性质与 A-移位形成对比,A-移位不允许充填代词,例如:

- (204) a. John, I like **him**.
 - b. If there is any message that she can forward **it** to us, then... (Prince 1990)
 - c. Apparently, there are such things as bees in the area which if you're stung by **them**, you die. (Prince 1990)
- (205) *John seems **him** to be intelligent.

(204)组为 WH-移位,可以加入充填代词,(205)为 A-移位,不能加入充填代词。(204)a 为主题化的例句,(204)b 包含关系从句,关系代词"that"通过 WH-移位移到了从句句首,但在它的原位上可以加上"it"。(204)c 则通过充填代词来挽救受"孤岛效应"影响的移位。这也是一个带关系从句的句子,指代"bees"的关系代词来源于条件从句的 if-小句内,if-小句构成 WH-移位的孤岛。如果不加充填代词句子的语感会明显下降。充填代词的加入使得关系从句能够生存。汉语的WH-移位也允许充填代词(Yuan and Zhao 2005: 219):

(206) [你昨天给他钱的]那个乞丐今天早上被捕了。

(206)带关系从句并通过空算子的 WH-移位建立述元关系 (predication),但是空算子的原位用了充填代词"他"填入。

另外, A'-移位的语迹所体现的约束关系性质也与 A-移位不同。A'-移位的语迹类似于指称语,不能受其他成分的约束:

- (207) a. *Who_i did he_i see t_i ?
 - b. *Who_i does he_i think you saw t_i ?

句中的下标表示相同的指称,从指称关系可以看出"who"移走后的语迹受"he"的约束,但是按这种意义理解(207)根本不合语法。这就是强跨越(strong crossover, Postal 1971)的现象,WH-移位不能跨越指称相同的具有约束能力成分。再请看:

- (208) a. Who loves his mother?
 - b. *Who_i does his_i mother loves t_i ?

在(208)b 里,"his"并没有 C-统治(C-command)WH 语迹,不会 A-约束 WH 语迹,但是疑问词"who"跨越了指称相同的成分导致句子的语感不好。这种情况被称作弱跨越(weak crossover),对语句的影响比强跨越小。

跟约束关系有关的另一种情况还涉及到逻辑层。WH-移位移走的成分在逻辑层作语义解释时需要把该成分恢复到原位才能进行解释,这种恢复就是在原位上再建(reconstruction)。经 WH-移位的成分其约束关系往往反映了逻辑层上的性质:

- (209) a. John knew he*_{i/j} saw Bill_i's pictures.
 b. John wondered [which picture of Bill_i] he*_{i/j} saw t.
- (210) a. John wondered he saw [which picture of Bill]b. John wondered [which x] he saw [x picture of Bill].

试比较(209)a-b 里 "he"的指称特性。"he"在(209)a 里 C-统治 "Bill",但"Bill"是指称语不能受其约束。但是,在(209)b 中 "he"不 C-统治 "Bill",按理应该可以指 "Bill",而事实上并不能。这句的约束关系刚好与 WH-移位前的一样,是逻辑层再建后的情况,(210)就是(209)b 逻辑层再建后的语序,(210)b 为(209)b 的逻辑式。在逻辑层,"he" C-统治 "Bill" 但不能约束 "Bill"。WH-移位涉及的约束关系跟逻辑层有关。

以上对 A-移位与 A'-移位作了简要的介绍。A-移位的特点是沿着论元位置上的移位,在被动句、主语提升句和非宾格动词句里移位的原点处于分配论旨角色的位置,最终落点为赋格位置,移位受格的驱动。A-移位的语迹类似于照应成分,在约束域内需要受约束。A'移位也称作 WH-移位,移位的路径沿着句子边缘的 C系统前移,这些位置都属于非论元位置。疑问句、关系从句和主题化中的 WH-

词的移位都属于 A'-移位。A'-移位的语迹类似于指称语,不能受其他词的约束。当 WH-移位跨越共指的约属性词汇时会发生强跨越的现象。在约束关系上,WH-移位具有逻辑层再建效应。此外,WH-移位允许充填代词。后面的三节将利用这些性质来鉴别浮游移位的类型。

4.4 到外主题的移位类型

在前面的章节我们把量词浮游的落点位置确定为 " e_1 "、" e_2 " 和 " e_3 " 位置,主题为 " e_1 "。主题的位置位于 IP 的左边缘,是一个非赋格的位置,主题化移位通常也认为通过 WH-移位。Cheng(1991)认为 WH-移位的落点在 CP 的标志语上。当 C 系统按 Rizzi(1997)的方法扩展成不同的功能项后,主题将就在 TopP 的标志语上实现核查。不过,对于主题化移位的性质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下面将结合前一节的知识进论证,内容包括充填代词、跨越效应和逻辑层重建三方面的检测。

4.4.1 充填代词

首先验证主题化移位与充填代词的关系。当整个宾语或者主语作主题化移位的时候,加入充填代词不受影响:

- (211) a. 那两个学生, 他们已经考完退场了。
 - b. 那三本书, 张三都把**它们**买到了。

在量词浮游的语句里,提取项一般为受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这种位置不容易接受代词,几乎没有加入充填代词的可能性:

- (212) a. ? 学生,那两个人已经离开了。
 - b. ? 学生, 我认识那两个人。
 - c. 学生, 张三把那两个人骂了。
 - d. ? 学生, 张三把**他们**骂了两个。
- (213) a. 书, 张三买到了三本(?)。
 - b. 书,张三把**它们**卖了三本。

在这两组例句里,"学生"用"人"来指代还勉强能接受,表示物的短语无法找到合适的代词如(213)a,只当用"把"字分离后可以用代词指代如(212)d、(213)b。可见,浮游量词的语句里加入充填代词属于边缘现象。

4.4.2 跨越效应

首先考察主题化的强跨越效应,WH-移位的语迹类似于指称语,不能受其他短语的约束。当WH-移位跨越共指的代词时就会发生跨越效应。汉语的主题化就被认为是WH-移位,是否会引发跨越效应将能检验其真伪。请看如下例句:

- (214) a. 谁, 他*;/,认为 t;能打败对手?
 - b. 谁_i, 他_{*i/i}认为 t_i离开了?
 - c. 谁 $_{i}$, 他 $_{*ii}$ 认为你见过 $_{ti}$?

以上三个都是问句,疑问词被主题化移位到了句首,移位都跨越了代词"他"。 这种跨越现象类似于(207)英语句里的强跨越。从约束关系上看,"他"有可能指 向"谁"也可以指别的什么人,但在(214)里"他"都不能指向"谁",说明强跨 越效应明显,"谁"的移位属于 A'-移位。再请看下面的例句:

- (215) a. \dot{u}_{i} , 他*i/i 认为三个 t_{i} 就能打败对手?
 - b. 谁 $_{i}$,他 $_{*i,i}$ 认为三个 $_{t_{i}}$ 都离开了?
 - c. \dot{u}_i , 他_{*i/i}认为你见过三个 t_i ?

这组例句也是疑问词移位,但是却是以量词搁浅的形式移位,属于量词浮游的范畴。这组例句的约束关系与上一组类似,"他"都不能指向谁,也显示出了强跨越效应。量词浮游到外主题的移位也属于 A'-移位。

再考察弱跨越效应的表现。弱跨越指被跨越的代词并没有 C-统治移位的语迹, 其结果使得语句的语感要比强跨越好。请看:

- (216) a. *谁;, 他;的妈妈喜欢 t;?
 - b. $??张三_i$,他 i 的妈妈喜欢 t_i 。
 - $c. 张三他_i, 他_i的妈妈喜欢 <math>t_i$ 。

在(216)a 里"谁"为疑问词,语感就比其他两句差。(216)b-c 也都是主题化移位, (216)c 经"他"强化后语感好了许多。再请看:

- (217) a. 谁, 你说过他, 的老板不喜欢 t_i ?
 - b. 谁,,你说过他,的老板辞退了三个 t_i ?

这两句也是"谁"的主题化,疑问词是原生的聚焦成分(Culicover and Rochemont1990),在这里是主题兼焦点。"谁"的移位跨越了代词"他",但却

是一种弱跨越,两句都没损失语感。(217)b属于量词浮游的移位,量词被搁浅在了原位。两句的性质都相当,可见量词浮游的主题化与WH-移位并无多大差异。

以上就到外主题的移位的性质进行了考察。当移位的成分为疑问词时,在强跨越的情况下会严重影响语感,在弱跨越的情况下语感的好坏表现不一但总体要比强跨越好。从这种性质上推断,到外主题的移位就是 A'-移位。量词浮游到外主语的移位性质也表现相同,因此也属于 A'-移位。下面将进一步考察非疑问词作主题化移位的性质,请看如下的例句:

(218) a. ?学生 ;, 他们 ; 认为你见过 t_i。 b. ?学生 ;, 他们 ; 认为你见过那三个 t_i。

在这两个句子里,(218)a 为整个宾语前移,(218)b 的量词搁浅在原位。两句的"学生"勉强可以跟"他们"共指,如果说"学生"是从动词"见过"的宾语上移走的话,按理说应该有强跨越效应,但(218)显示并不明显,按那种约束关系理解,语感只是略微欠缺一些。

这种例句其实还有其他的性质。句首的"学生"总是跟"他们"联系在一起,很难联系到句末的语迹上。如果这样的话,移位的关系就不是(218)那样的了,而是"学生"从"他们"的位置移走,"他们"是"学生"移走后的充填代词,句末的空位是一个省略的空代词 pro,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219) a. 学生 i, 他们 i 认为你见过 proij。
 b. 学生 i, 他们 i 认为你见过那三个 proij。

如果这样分析正确的话,"学生"虽然是 WH-移位,但只是从"他们"的位置移出根本就不构成强跨越。按这种方式来推断,空代词除了可以指"他们"外还可以指别的东西。(219)中的空代词就具有这样的性质。类似的弱跨越现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220) a. ?学生 $_{i}$,他们 $_{i}$ 老师认为你见过 $_{t_{i}}$ 。 b. ?学生 $_{i}$,他们 $_{i}$ 老师认为你见过三个 $_{t_{i}}$ 。

在(220)a 中,"学生"完全可以理解为从"他们"处主题化出来的成分。在(220)b 中,"学生"虽然从"他们"处移位出来会违反局部原则,但可以通过充填代词拯救。因此,句末的语迹也可以是空代词 pro,这种结构的表达如下:

(221) a. ?学生;, 他们; 老师认为你见过 pro;/;。

b. ?学生_i,他们_i老师认为你见过三个 pro_{i/i}。

句末的空位都可以指"他们"或别的什么,因此作空代词的推断更合理。语迹不具备这种性质。汉语允许空代词,这是汉语的特点。在上述类似的结构里,空代词语句的语序与移位语句的语序都一样,究竟是哪一种句式很难做出判断。要考察跨越效应的特点不能忽视这方面的影响。下面只是对(218)和(220)略作修改后的句组:

- (222) a. *学生 ;, 张三认为他们 ; 见过 t_i。 b. *学生 ;, 张三认为他们 ; 见过三个 t_i。
- (223) a. ?学生 $_{i}$,张三认为他们 $_{i}$ 老师见过 $_{t_{i}}$ 。 b. ?学生 $_{i}$,张三认为他们 $_{i}$ 老师见过三个 $_{t_{i}}$ 。

在这组句子里,如果后面的空位为 pro 就不可能指他们,因为按约束理论第二原则代词在约束域内必须自由。如果是语迹就构成了跨越,如此,(222)就应该有强跨越效应,(223)有弱跨越效应。从语感判断,(222)不能按下标所标示的约束关系来理解。不过,究竟是 pro 还是语迹还是不能确定,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发生了效果,说明强跨越效应还是存在的。再看(223),从语感判断两个句子勉强接受。如果后面的空位是 pro 也回指"他们",类似"他们老师见过他们";如果是语迹也将构成弱跨越,仍有可接受度。因此,无论是哪种结构,约束理论都发生了作用,说明弱跨越现象也存在。总之,从跨越效应的结果看以量词浮游的形式实现的主题化也属于 A'-移位。

另外,Lasnik and Stowell(1991)认为只有量化词类的 WH-移位才引发弱跨越效应,主题化的 WH-移位不会(Lasnik and Stowell 1991: 697):

(224) This book, I would never ask its, author to read t_i .

在(224)里,一点都感觉不到语感上的欠缺。但是,在汉语的(223)还是有语感上的差距,弱效应能起作用。下面的一组例句类似于(224),也都属于弱跨越的现象:

- (225) a. 这本书;, 张三决不会叫它; 的作者读 b. 什么书;, 张三决不会叫它; 的作者读?
- (226) a. 张三;的照片,我不会让他;的小孩看b. ?谁;的照片,你不会让他;的小孩看?

这组例句的 a 句不带疑问词, b 句有疑问词,后者属于 Lasnik and Stowell 所说的量化词类里的 WH-移位。按理说两句都应该有弱跨越效应,但两者还是有差别。(225)和(226)a 无语感不好,(226)b 欠些语感。由此看来,弱跨越的效应相对性更明显。

4.4.3 逻辑层重建

英语的 WH-移位明显体现逻辑层重建上的约束关系,(209)就是典型的例句,与(209)对应的汉语句如下:

- (227) a. 张三知道他*i/i 看过李四 i 的照片。
 - b. 张三知道李四;的照片他*i/i看过t。

从这两组句子看,约束关系的性质与英语无异,"他"不能指"李四"的特性很突出,汉语的主题化移位所反映的约束关系性质也体现在了逻辑层重建上。不过,当把(227)b 略作修改后这种约束关系的性质就有了新的变化:

- (228) a. 张三帮他*i/i 打印过李四 i 的照片。
 - b. 李四;的照片, 张三帮他 $_{i/i}$ 打印过 t。
- (229) a. 张三帮他们*i/i 打印过这两个学生;的照片。
 - b. 这两个学生 $_i$ 的照片, 张三帮他们 $_{iii}$ 打印过 $_t$ 。

在这两组例句里, a 跟 b 的意义略微有些不同。b 句的"他"和"他们"通常指别的他或者他们, 但是也可以指"李四"和"这两个学生", 只是, 这种用法感觉上还欠一点点语感, 逻辑层上约束关系并没有完全失效。再考察量词浮游里的状态:

- (230) a. 张三帮他们*i/j 找到了三个[学生] i。
 - b. 学生;, 张三帮他们*i/i 找到了三个 t。
- (231) a. 张三知道他们*i/i 喜欢那三个[学生] i。
 - b. 张三知道学生 i 他们*i/i 喜欢那三个 t。

这两组都是量词搁浅在动词后。a-b 两句的约束关系性质相似,"他们"作为"找到"或"喜欢"的对象时都不能指"学生"。可见在量词浮游的语句里约束关系性质跟逻辑层重建关系密切, A'-移位的性质更典型。

4.4.4 结论

这一节针对移位的主要性质对浮游量词的移位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得出结论是,以量词浮游的形式进行主题化的移位属于 A'-移位。这种移位不太容易代入充填代词,关键是结构上的不允许。以量词搁浅的形式移位到外主题时跨越效应明显,强跨越语感极差,弱跨越几乎能接受。另外,逻辑层重建的约束关系也典型。无论是整个短语主题化还是量词浮游的主题化都必须要联系到逻辑层重建的约束关系。下一小节将进入到移位到主语上的移位性质考察。

4.5 到主语的移位类型

在 3.4 节我们已通过一些句法手段推定 "e₂" 位置为主语,这一节将考查移位到该位置上的移位类型,这也等于从移位的类型上进一步核实该位置的句法性质。以量词浮游的形式移位到主语的位置可以来源于域外论元也可以来源于域内论元,来源于域外论元则是基于 "VP 内主语假设"上的提升移位,来源于域内论元见于被动句和非宾格动词句。到主语位置上的移位属于 A-移位,移位的起点具有指派论旨角色的能力,但没有赋格能力。在此位置上的成分将受格的驱动,需要移到一个能赋格的位置,主语的位置恰好就是一个能赋格但却没有分配论旨角色的位置。除了这些特点之外,从 A-移位的语迹的特性也能推断出移位的性质。A-移位的语迹类似于照应成分,需要在约束域内受约束。这一性质刚好与 A'-移位相反, A'-移位的语迹不能受约束。下面将利用这些特点考察汉语浮游量词里的到主语位置上的移位性质,请看:

- (232) a. 学生 $_i$ [大部分 k t_i] $_i$ 都对[自己] k t_i 感到有信心。
 - b. 学生 $_{i}$ [有两个 k t_{i}] $_{i}$ 在自己 k 的教室里 t_{i} 打了一架。
 - c. 学生 $_{i}$ [有两个 k $_{t_{i}}$] $_{j}$ 从自己 k 的家 $_{t_{j}}$ 走路来。
 - d. 学生 $_{i}$ [三个 k $_{t_{i}}$] $_{j}$ 都在自己 k 家门口被骗了 $_{t_{j}}$ 。
 - e. 船 $_{i}$ [有两艘 k t_{i}] $_{j}$ 在它们 k 的旅途中沉了 t_{j} 。

汉语没有格标志,主语与主题的区分无法用格标志进行判断。在以上例句中,从移位方式上我们认为是整个量词修饰的短语前移,然后 NP 短语再前移,量词搁浅在这个位置上。例句中的下标表示移位的轨迹,上标标志约束关系。前一章我们已推定搁浅的量词部分为主语,前移的 NP 为外主题。从移位的特点上也能证明这点。以(232)a来说明,"大部分"跟"自己"同指,但与"学生"不完全同指。移位的第一步以整个短语"大部分学生"从内 VP 主语上移出,这个位置为

获得论旨角色的位置但非赋格位置,因此符合 A-移位的特点。再者,在这一步的移位中,"大部分"会跨越与自己同指的"自己",如果是 A'-移位这将发生弱跨越的现象,会影响语感,但是(232)a 的语感一点不差。因此,从移位的性质上也符合 A-移位的特点。整个短语移到句首获得主格,然后"学生"再移位到主题位置。"大部分"搁浅在主语位置并可以 A-约束"自己"。(232)b-c 与(232)a 相似。

(232)d 为被动式的短式, (232)e 为非宾格动词句,同样都是通过从内论元的位置移位到主语位置获得主格,移位的约束性质也与 A-移位一致。因此,从移位的特点上量词浮游中的主语应该为搁浅的量词部分,这进一步证实了前一章论证的正确性。"e₂"位置为主语的位置。

4.6 到内主题的移位类型

这一节将论证到内主题位置上的移位特点,内主题的位置位于主语与动词之间,属于 vP 的左边缘在本文标志成 " e_3 "。在以往的研究里,学者们都认为前移的宾语都以 A-移位的方式到达该处(Qu 1994,Ting 1995,Shyu 1995、2001 以及 Ting 1995 引用的 Fu 1994 和 Lu 1994)。不过,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观点,到内主题与到外主题的移位有类似的性质,都属于 A'-移位。下面将首先对以上观点进行反驳论证,然后再提供支持 A'-移位的证据。

4.6.1 非 A-移位

这一小节将逐一分析以往作 A'-移位论证的证据,指出其中存在的缺陷以及为什么无法得到真实结论的原因。Qu、Ting、Shyu 等把到 " e_3 " 位置上的宾语前移界定为 A-移位的第一个证据是移位只限于小句内,如(Shyu 2001: 95):

- (233) a. 张三认为[cp李四很喜欢玛丽]。
 - b. *张三玛丽 $_{i}$ 认为[$_{CP}$ 李四很喜欢 $_{t_{i}}$]。
 - $c.*张三连玛丽_i都认为[cp李四很喜欢 <math>t_i$]。

在这组句子里,动词"认为"选择 CP 做宾语。在一般的 WH-移位里移位通常可以跨越 CP 定式句,而 NP-移位通常只能跨越最大投射为 IP 的非定式句。按这种逻辑,如果"玛丽"的前移属于 WH-移位的话就应该能够移出(233)中的从句内,但并没有,因此,"玛丽"的移出更符合 NP-移位的逻辑。不过,对于这种观点在这一节我们将先不作论证,放在下一节里讨论局部原则时一起讨论。我们的观点是,以 IP 边缘做轨迹的移位跟以 vP 边缘做轨迹的移位不同,即便是同一种移

位,局部原则的效应也不同。

声称的第二方面的证据是逻辑层再建效应,下面的例句是逻辑层再建针对于约束理论第三原则上的效应(Qu 1994):

- (234) a. *我给了他 ¡John; 的书。
 - b. [John_i 的书]_i我已经给了[他]_i t_i 。
 - c. ?我[John_i的书]_i已经给了[他]_i t_i 。

Qu 认为 b、c 句里的"John"都可以指"他"但 c 句的语感不是太好。凭我们的语感 b、c 两句如果按这种指称关系都还欠一点语感。(234)b 与前面的(228)b、(229)b 相类似,都属于到外主题的移位,同指时的语感都有些欠缺。这说明逻辑层再建效应并没有完全消失。不过逻辑层再建效应还有些特殊性,以这样的例句作证据还需要考察其可信的程度。

这里的问题跟移走的共指成分"John"的嵌入深度有关。Huang(1993)发现语感的好坏跟这种嵌入深度有直接的关系,并认为当足够深时这种效应会消失或严重受损,如(Huang 1993: 106):

- (235) a. *Whose_i mother does he_i love t?
 - b. ??Which pictures of John, docs he, like most *t*?
 - c. ?Which claim that John was a thief did he deny t?
 - d. Which pictures that John took does he like most t?

这组例句的语感随指称语的埋入深度渐强, c-d 句的语感最好, 但差别会存在于不同的个人之间。汉语的情况也类似, 如下除了 a 句外都是对(235)的汉语翻译:

- (236) a. *你, 谁;的照片已经给他;了t?
 - b. ??张三;的哪张照片,他;最喜欢t?
 - c.?指责张三;为小偷的哪条指控,他;否认了t?
 - d. ??张三;照的哪张照片,他;最喜欢 t ?

这一组例句语感都不很好,其中(236)a 语感最差,c 句相对要好些。c 句里的"张 三"嵌入最深。这组例句说明逻辑层再建的约束关系效应具有相对性,嵌入深度对逻辑层约束关系效应有影响,例句选择不合适会失去作为证据的价值。在这组例句里,(236)a 值得注意。按这句来推断,到内主题的移位并不是没有逻辑层重建效应,Qu 等人的问题在于没有使用合适的例句,导致了不真实的结果。内主题化移位也属于 A'-移位。

声称的另一个证据涉及以约束理论第一原则为基础的逻辑层重建效应。这个证据同样具有相对性。请看 Ting (1995: 293)上的例句:

(237) a. [自己 $_{k/i}$ 的事] $_{j}$,张三 $_{k}$ 逼李四 $_{i}$ 管一管 $_{t_{j}}$ 。 b. 张三 $_{k/i}$,[自己 $_{i}$ 的事] $_{i}$,逼李四 $_{i}$ 管一管 $_{t_{i}}$ 。

Ting 认为在(237)a 里"自己"几乎可以指"张三"或者"李四",在 b 句里只能指张三,这种判断应该没问题。但并不能准确反映逻辑层重建效应的真实性。这里跟汉语"自己"这个词的特殊性质有关,"自己"这样的词自由度很大。Huang(1993)发现在先行词的人称相同的情况下它可以指向前面的任意一个先行词,人称不同时情况又不一样:

- (238) a. 张三 $_i$ 说李四 $_i$ 常批评自己 $_{i/i}$ 。
 - b. 张三 $_{i}$ 说我 $_{i}$ 常批评自己 $_{*i/i}$ 。
 - c. 我 $_{i}$ 说张三 $_{i}$ 常批评自己 $_{*i/i}$ 。

在(238)a 里,先行词"张三"和"李四"的人称一致,都 C-统治"自己"也就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约束者,而事实上"自己"可以任意指哪一个先行词,跟距离无关。反观(237)a,在逻辑层重建之后情况与(238)a 相似,"自己"也可以指向任意的哪一个先行词。这样的例句不足以证明逻辑层重建的效应就不存在。因此,要证明重建的效应是否存在,首先要固定好"自己"的所指。固定"自己"的自由度的方法也有很多,(238)b-c 通过改变人称也是一种方法,(238)b-c 的"自己"就得到了有限的束缚。另外,Huang(1993)还认为可以通过在"自己"前面加上代词来约束:

(239) 张三说李四常常批评他自己。

加了"他"后,(239)中的"自己"就指向最近的一个先行词了。这只是涉及到表层句法上的约束关系,逻辑层再造是否能保证这种对自己自由度的约束还无法判断。比较(237)a、b就发现有些不同,表层句法上的临近关系和 C-统治关系反映在对"自己"的约束能力上还有差别。"自己"在(237)b 里不是自由度太大,而是受的外力太大,被"张三"强征做自己的指代者,这个句子作为证据也值得商榷。要抵消这里的外力,首先要把"自己"的自由度限制好,然后再通过距离和嵌入深度来抵消这种外力。如下是我们设计的一组例句:

(240) a. 张三;要李四;管管好(那些)他自己*;;的事。

- b. (那些) 他自己*;;的事,张三;要李四;管管好。
- c. 张三;, (那些) 他自己*;; 的事, 要李四; 管管好。

这组例句基本上取得了应有的效果,首先在"自己"前加了代词"他",然后再加上了"那些"的限定,另外就是在主语和内主题之间加上了停顿。在这些措施之后,(240)a 中的"他自己"受外界的影响就小了。因此,作为证据的可靠性就高了许多。(240)a 是这组例句的基本意义,也是逻辑层再建后的基本的约束关系。无论主题化移位移到外主题还是内主题基本的语义和约束关系都没变。从这个证据来看,逻辑层再建后的约束关系效应不是不存在,而是确实有。到内主题的移位与到外主题的移位性质相当,都属于WH-移位而不是 NP-移位。

4.6.2 补充证据

上一小节针对 Qu、Ting、Shyu 等有关宾语前移到内主题的移位类型进行了反驳,到内主题的移位与到外主题的移位类型相同,都属于 A'-移位。Qu 等人并没有把握好有效的证据,逻辑层重建效应首先与移位的成分有关,量词类的移位跨越效应最明显,普通名词短语的主题化在弱跨越的环境里效应极低,Lasnik and Stowell(1991)把这类跨越效应称作最低效应。其次,跟移位词组里的约束成分的嵌入深度有关,Huang(1993)认为当嵌入深度足够深,其效应可以被严重降低。第三,跟语句的约束性质有关,如毗邻关系也将严重影响固有的约束关系,以及照应成分本身的性质也有影响,如汉语"自己"的自由度就很大,如果放任这种自由度将找不到本质上的规律。因此,要发掘其中的规律首先要认清楚各种干扰因素,选择有代表性的例证。下面将首先提供量词浮游移位到内主题的 A'-移位的证据,然后讨论弱跨越的表现,最后考察充填代词的可能性。

首先提供一组量词浮游到外主题与内主题对比的例句,移位成分为疑问词,请注意其中的逻辑层重建所体现的强跨越效应:

- (241) a. 你叫他*i/i 读了三本谁 i 的书?
 - b. 谁 $_{i}$ 的书,你叫他 $_{*i/i}$ 读了三本 $_{t_{i}}$?
 - c. 你,谁 $_{i}$ 的书叫他 $_{*i/i}$ 读了三本 $_{t_{i}}$?
- (242) a. 你已经给了他*i;三张谁;的照片?
 - b. 谁 $_{i}$ 的照片,你已经给了他 $_{ii}$ 三张 $_{ti}$?
 - c. 你,谁 $_{i}$ 的照片已经给了他 $_{i/i}$ 三张 $_{t_{i}}$?
- (243) a. 你帮他*i/i 打印过三张谁;的照片?
 - b. 谁;的照片,你帮他 $_{ii}$ 打印过三张 $_{t_i}$?

c. 你,谁 $_{i}$ 的照片帮他 $_{2ij}$ 打印过三张 $_{t_{i}}$?

在这三组例句里,前两组的"他"都不能跟"谁"同指,逻辑层重建效应发挥了作用。在(243)的 b、c 句里,"他"可以跟"谁"同指,但语感有欠缺,说明逻辑层重建效应还发生作用。这三组例句都并列了移位到外主题和内主题的两种移位方式,从结果的观察可知,两者的移位方式并无差别,都显现逻辑层重建效应且强度相当。两种移位方式都属于 A'-移位。另外,在上述各组例句里,量词都搁浅在了原位。在这种量词浮游的句式里,量词还可以搁浅在不同的位置,以(241)为例,其他的搁浅位置如下:

- (244) a. 谁的书, 你叫他三本都读了?
 - b. 谁的书, 你三本都叫他读了?
 - c. 谁的书, 三本你都叫他读了?
 - d. 你,谁的书叫他三本都读了?
 - e. 你, 谁的书, 三本都叫他读了?

当量词在不同的位置搁浅时,句内的约束关系并没有变,"他"同样不能跟"谁"同指,量词浮游不改变句子的真值语义值。

另外,(243)的 b、c 句可接受度比较高跟"谁"的嵌入深度有关,最有代表性的例句当以单纯的疑问词移位的为最好。不过,这样的句子无法实现移位到内主题的位置,有比较特殊的限制,如:

- (245) a. 你找他叫张三帮助过谁?
 - b. 谁, 你找他叫张三帮助过?
 - c.*你,谁,找他叫张三帮助过?
- (246) a. 你找他帮助过三个什么人?
 - b. ?什么人, 你找他帮助过三个?
 - c.*你,什么人,找他帮助过三个?

从这组例句可以看出,单纯的疑问词移位到外主题时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只是 (246)b 的强跨越的效应很明显。移位到内主题的 c 句都不合法。其中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当动词前的两个成分的性质相当时,动词总是趋向于找最近的成分当主 语。在这种性质的作用下,整个语句变得不知所云。不过,(241)-(243)足以能够 证明到内主题的移位为 A'-移位。

再考察移位到内主题时的弱跨越效应。在讨论移位到外主题的弱跨越效应时 我们用了(225)和(226)两组例句,这里将再用这两组例句进行对比。(225)和(226)

重复如下:

- (247) a. 这本书;, 张三决不会叫它;的作者读。
 - b. 什么书;, 张三决不会叫它;的作者读?
- (248) a. 张三;的照片,我不会让他;的小孩看。
 - b. ?谁;的照片,你不会让他;的小孩看?

把移位到外主题的成分改成移位到内主题将得到如下的例句:

- (249) a. 张三,这本书,决不会叫它,的作者读。
 - b. 张三, 什么书, 决不会叫它, 的作者读?
- (250) a. 我, 张三;的照片不会让他;的小孩看
 - b. ?你, 谁;的照片不会让他;的小孩看?

到内主题的移位弱跨越效应与到外主题时表现相同,弱跨越的效应都极低,几乎不影响语感。再考察量词浮游的弱跨越效应。同样,把上述两组句子改作量词搁 浅移位,得到的例句如下:

- (251) a. ?张三,书,,决不会叫它,的作者读这本。
 - b. ?张三,什么书,,决不会叫它,的作者读那本?
- (252) a. ?我, 张三;的照片, 不会让他;的小孩看那张。
 - b. ?你, 谁;的照片, 不会让他;的小孩看那张?

当改成量词浮游的句式时,句子显得拖沓,影响语感。但是整体的约束关系与非量词浮游的移位形式一样,弱跨越带来的影响甚微。

最后考察到内主题移位与充填代词之间的关系。到外主题的移位允许充填代词,到内主题的移位也能添加充填代词:

- (253) a. 那本书,我曾经让张三叫李四读一读它。
 - b. 我,那本书曾经让张三叫李四读一读它。
- (254) a. 那个人,我已经记不得他了。
 - b. 我,那个人已经记不得他了。
- (255) a. 那件事,我打算让张三去调查它。
 - b. 我,那件事打算让张三去调查它。

以上各组例句都是外主题与内主题的对比,内外主题移位后都能接受充填代词。 这进一步证明了到内主题的移位不是 A-移位。另外还需提一句,量词浮游的移 位无法接受充填代词,在到外主题的移位分析力曾经作过这方面的讨论,这里将不再做这方面的努力了。

综合这一节的讨论内容。这一节我们对到内主题的移位性质进行了论证,结论是: 到内主题的移位属于 A'-移位。本节首先对以往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论证,重点在反映移位性质的逻辑层重建效应上。以往研究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清跨越效应的本质属性,无法用有效的例证得到真实的规律,把左右约束关系的非本质因素当成了本质因素。然后,我进一步提供了能反映移位性质的例证,一方面是逻辑层重建效应方面的例证,另一方面是充填代词上的证据,同时还探讨了弱跨越效应上的表现。下一节将探讨量词浮游移位所遵循的原则,解决怎么移位才合法的问题。

4.7 移位限制

这一节仍将讨论怎么移位的问题,内容转到移位的限制上,需要回答量词浮游的移位是否遵守移位的限制规则。所有的移位操作都受局部原则(locality condition)控制,浮游量词现象如果也涉及移位也不能例外。我们将通过一些经典的移位孤岛条件(island condition)对浮游量词的移位进行测试。另外还需回答上一节有关内主题不能跨句移位的问题。Qu(1994)等把不能跨句移位当成确立 A-移位的证据,我们认为这种不能跨句移位的根源在于受制于移位限制规则,这进一步证明量词浮游的移位同样遵守局部原则。这一节的安排如下,4.7.1小节介绍界限理论,4.7.2小节建立量词浮游移出 DP的方法,4.7.3小节把到内主题的移位确立为一种不同路径的移位,4.7.4小节参数化领属条件,不同路径的界限节点不同,4.7.5小节用孤岛效应考察到内主题的移位。

4.7.1 界限理论

移位作为一种句法手段是有代价的,理论上都受到不同的限制。对于移位能 移多远、怎么移动等问题,作为一种描写与解释语言的理论就需要在语言事实上 找到依据。在早期对移位现象的研究里,学者们就发现移位不能跨越某些特定的 结构,例如:

- (256) a. *Who_i do you know [NP a man [CP t_i photographed the pyramids]]?
 - b. *Who_i is [CP that he has met t_i] extremely unlikely?
 - c. *What $_i$ is John angry [because Mary bought t_i]?

这三句都是英语的问句, 疑问词需要移位到句首才能构成问句, 但是这三句都不

合法。在(256)a 里,"who"移出了一个定语从句里,定语从句修饰做宾语的名词短语 "a man"。在(256)b 里,"who"移出了一个主语从句里并且是一个定式句。(256)c 里的"who"移出了一个由"because"引导的状语从句。Ross(1967)把这些无法移出的结构叫孤岛,(256)a 里带从句的名词短语叫做复杂 NP 孤岛,(256)b 的主语从句叫做从句主语孤岛,(256)c 的状语从句属于附加语,因此就叫做附加语孤岛。这就是移位限制规则最早的雏形。

在以后的发展里除了进一步发现不同的限制条件外另一项工作就是把发现的这些移位限制条件进行归一,建立一条可以涵盖各种条件的总规则。自Chomsky(1983)之后的一系列文章里,Chomksy 建立了一个叫做领属条件(subjacency condition)的总规则。下面就是一个版本的领属条件(Haegeman 1991: 365):

(257) 领属条件

移位不能跨越多于一个的界限节点,其中 IP 和 NP 是界限节点。

领属条件要求移位的每一步不能跨越多于一个的界限节点。下面以(256)a 为例考察领属条件是如何工作的。首先把移位的步骤标示如下:

(258) a. *[CP Who_i do [IP you know [NP a man [CP t'_i [IP t_i photographed the pyramids]]]]]?

b.
$$*[_{CP} Who_i^3 \cdots [_{IP} \cdots [_{NP} \cdots [_{CP} t_i^2 [_{IP} t_i^1 \cdots]]]]]]?$$

在(258)b 里,上标的数字标志了"who"经过的位置。(258)b 明确了移位的步骤和轨迹。(258)a 中的"who"经历了两步移位,第一步移位到了关系从句里的 IP 边缘 CP 内,第二步移到了句首的 IP 边缘 CP 内。只有 NP 和 CP 是界限节点,可以看出第一步只跨过了 IP 一个界限节点,但第二部违例了,跨越了一个 NP 和一个 IP。这样,领属条件可以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256)a 不合语法。(256)b-c 也违反了领属条件。在(256)b 里,由于主语从句的引导词"that"的妨碍,移位不能以两步进行,导致一步就跨越了两个 IP 节点。(256)c 同样也是由于"because"的妨碍不能分两步移位,最终跨越了两个 IP 节点。领属条件充分涵盖了上述的三个孤岛条件。"管约论"原则系统里的界限理论(bounding theory)就是概括移位限制的原则系统。

在后来的研究里不同的学者也提出过类似的规则,如 Huang(1982)就在管辖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个叫 CED 的总规则(Condition on Extraction Domain,提取

域条件),认为移位不能移出一个非经严格管辖的域。Rizzi(1990)也在管辖的基础上提出过一个称作相对最简化(relativized minimality)的规则,要求移位链的连接必须由先行语管辖。其要旨是中间不能受阻隔。"最简方案"(Chomsky 1995)放弃了管辖的概念后,移位规则又用局部原则取代了。局部原则的基本思想是移位必须最简短,之后的研究方向就是怎样来定义这个"最简短"的问题了。

围绕局部原则还有学者提出反局部原则(anti-locality condition),认为移位不能太短(Grohmann 2003)。如果把要求最短距离看成是局部原则的上限的话,要求不能太短的距离将是局部原则的下限了。因此,反局部原则可以统一于局部原则内,并不违反局部原则的精神。这就是从另一个侧面发展移位限制理论的事例。

以上简要地综述了移位规则的发展过程以及核心思想。下一个小节里将进入到汉语浮游量词的移位上来,首先考察量词与被修饰的成分如何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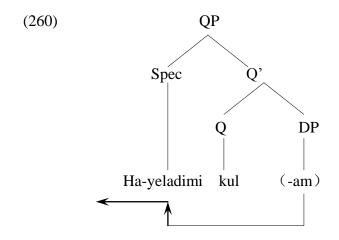
4.7.2 与量词的分离

这一小节将讨论浮游移位时量词修饰的 NP 移出短语的路径。我们将采纳 Shlonsky (1991) 所发现的 NP 移出路径并结合 Valois (1991) 以及 Ticio (2003) 对 DP 短语内部结构研究的成果,认为汉语 DP 短语的左边缘也能够建立逃逸槽, DP 的直接成分移出时将经逃逸槽移出 DP 短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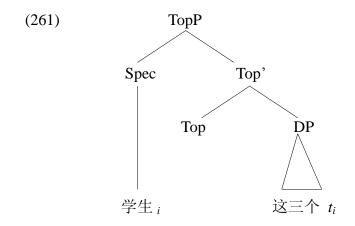
量词浮游理论建立初期,对于浮游移位的细节尤其是 DP 短语内部的移位细节还一无所知。之后,Shlonsky(1991)通过对希伯来语浮游量词的研究才将 DP 内部移位的谜团解开,并刻画出了移出路径。Shlonsky 的研究从量词与名词短语一致关系出发依赖于词汇性的实体证据得出结论。如下是 Shlonsky(1991:160-162)中的用例:

- (259) a. Katafti et kol / *kul-am ha-praxim bi-zhirut.
 - (I) picked ACC all / *all-[3MPL] the-flowers with-care. 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了所有的花。
 - b. Katafti et ha-praxim kul-am / *kol bi-zhirut.(I) picked ACC the-flowers all-[3MPL] / *all with-care.我小心翼翼地摘下了所有的花。
 - c. Ha-yeladim yaṣnu kul-am / *kol. the-children slept all-[3MPL] / *all 孩子们都睡了。

希伯来语的量词"kol"(全部)可以出现在所修饰的名词短语的前面或者后面。当出现在名词短语前面时"kol"无需变位(259)a,但出现在后面时(259)b 就需要保持语法关系的一致并需要加上一个接语代词(clitic pronoun)来实现(Shlonsky 1991: 160-1, 167)。因此,Shlonsky 就认为量词在名词短语之前的结构是一个QP(量词短语),Q是核心 DP为宾语。在量词在后的情况里如(259)b,他认为DP移到了标志语的位置,接语代词就是移位的证据,类似于移位后的语迹。这种移位除了解决了移位方式的问题外,在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移位界限问题。移位的过程可通过下图来描述:



汉语没有这么直接的证据,不过可以借鉴 Shlonsky 的方法。另外,Valois(1991)和 Ticio(2003)的研究认为,DP 的左边缘也类似于句子也可以作功能性扩展。Ticio(2003)认为 DP 的左边缘可以扩展出逃逸槽供 DP 的直接成分借道通过。这种观点我们在第 2 章的 2.5.2 小节作过论述并且也采纳了类似的观点。以"这三个学生"为例,"学生"的移出首先将会在短语的左边扩展出逃逸槽,然后再移到别处最终到达终点。移位的轨迹如下:



(261)只是一个过渡结构, DP 通过扩展出一个 TopP 使"学生"在移出时经过,

TopP 在这里并非主题,"学生"所在的位置为过渡的落脚点。

在(261)里建立逃逸槽 TopP 还有界限理论的需要。试想当(261)的"学生"移位到句首充当主题时,这一步的移位将跨越了一个 DP 和一个 IP,违反了领属条件(257),因为领属条件规定 NP,也就是现在的 DP,和 IP 为界限节点。而事实上,量词浮游的移位与复杂 NP 孤岛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复杂 NP 孤岛所指的成分为关系从句内的成分,而量词浮游的是 NP 本身的直接成分。这里的细节将通过下面的例句来说明:

- (262) a. 故事 $_i$, [IP 张三听过[TopP t_i [DP1 那个 [CP [IP 三个和尚挑水吃的]] t_i]]]。
 - b. *和尚_i, [IP 张三听过[DP1 那个[CP *t_i* [IP [TopP *t_i* [DP2 三个 *t_i*]]挑水吃的故事]]]]。

这两个句子都涉及量词浮游,但 b 句的移位跨越了复杂 NP 孤岛,违反了语法。(263)是(262)去除了词汇性实体后的简化路径图。在 a 句里,首先做宾语的"故事"移位,然后量词和定语从句搁浅在了原位。移位首先在 DP1 外的逃逸槽 TopP 内停留,然后再移位到句首。移位分两步完成,第一步跨越一个 DP1,第二部跨越一个 IP,这样整个移位都没有违反领属条件。b 句的情况不同,移位从定语从句内移出,第一步经 DP2 扩张出的逃逸槽移出,然后移到定语从句的 IP 边缘,第三步再从定语从句的 IP 边缘移到主句的 IP 边缘。问题出在最后一步,这一步跨越了 DP1 和主句的 IP 节点,因此违反了领属条件。

不过,建立 DP 边缘的逃逸槽还有一个后果。为什么(262)b 的移位不能在 DP1 上也建立一个逃逸槽?如果"和尚"的移出也能在 DP1 上建立逃逸槽,就不会违反领属条件,它的移位路径将如下:

按(264)的路径,移位分成了四步完成,而且每一步都没有跨越两个界限节点。 不过,这种假设还是有现实的制约因素,首先,扩展逃逸槽只针对于 DP 的直接 功能成分,"和尚"虽然包含于 DP1 内但不直接服务 DP1,"和尚"为构成 DP2 的直接成分因此属于 DP2 的功能成分,它只可以在 DP2 上扩展逃逸槽。另外,从移位的角度看,"和尚"移出时已经进入了从句的 IP 边缘,它只能沿着 IP 边缘的路径前移,再进入 DP 边缘将违反了反局部原则,突破了局部原则的下界。因此,在这两方面的任意一个方面建立一个规则就能消除这种在无关的 DP 边缘扩展逃逸槽的后果。

以上我们探讨了量词浮游里 DP 内部 NP 与量词分离的移位方式。我们采纳了 Shlonsky(1991)所发现的 NP 移出路径,同时假设汉语的 DP 可以在左边缘扩展出逃逸槽。逃逸槽的扩展有效地回避了被领属条件的限制,因此,这种路径也是量词浮游的必然。通过这样的路径,量词浮游就能实现 NP 与 QP 的分离。下一小节探讨分离后 NP 短语的移位路径。

4.7.3 两种 WH-移位路径

这一小节将确立到内主题的移位为不同路径的移位。有关量词浮游如何到达 "e₁"、"e₂"和 "e₃"三个位置,我们在 3.2 节里作过介绍。移位行走的路径跟移位类型有关,A'-移位类型的长距离移位通常就沿着 IP 左边缘的 C 系统前移,外主题的移位就以这种路径一步一步前移。A-移位的长距离移位通常以主语的位置 为落点或中间落点,典型的 NP 提升句、被动句以及非宾格动词句或其组合就以这样的路径前移。这两种最典型的路径可以表达如下:

(265) A'-移位的典型轨迹

(266) A-移位的典型轨迹

从以上两个式子可以看出典型的 A/A'-移位轨迹的不同, A-移位沿着 IP 的标志语位置前移, A'-移位沿着 C 系统内前移。

在汉语的主题句里,到外主题的移位符合典型的 A'-移位轨迹,但到内主题的移位轨迹尚不明朗。在 4.6.1 小节讨论内主题的移位类型时曾提到 Qu 等人把不能移出句外作为 A-移位的一个证据。Qu 等人所用的例句为(233)并重复如下:

(267) a. 张三认为[cp李四很喜欢玛丽]。

- b. *张三玛丽;认为[$_{CP}$ 李四很喜欢 $_{ti}$]。
- c.*张三连玛丽;都认为[cp李四很喜欢 ti]。

(267)b中的"玛丽"不能从从句移到动词"认为"的前面。一般认为动词"想、知道、认为"等所带的宾语从句为小句(Chao 1968),这种宾语从句以 CP 为最大投射。(267)b中"玛丽"的不能移出与小句类型有关。下面例句为不同句型,但可以跨句移位到前面的内主题位置上:

- (268) a. *张三要李四,语言学;读那三本 t_i 。
 - b. 张三,语言学;要李四读那三本 t_i 。
 - c. 张三,语言学;要李四[那三本 t_i];都读 t_i 。
 - d. 语言学 $_{i}$,张三要李四[那三本 $_{ti}$] $_{i}$ 都读 $_{ti}$ 。
 - e. 语言学_i,张三[那三本 t_i]_i都要李四读 t_i 。

这组句与(267)形成对比,"三本语言学"中分离的量词可以搁浅到句中的不同部分。这类结构在汉语语法书上称作兼语式,两个动词间承接紧密,嵌入的主谓结构的最大投射不可能是 CP。这种句式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允许嵌入的主谓结构扩展外主题:

- (269) a. *张三要语言学 $_{i}$ 李四读那三本 $_{t_{i}}$ 。
 - b. *张三,语言学 $_{i}$ 要那[三本 $_{t_{i}}$] _{$_{i}$}李四都读 $_{t_{i}}$ 。
 - c. *语言学_i,张三要[那三本 t_i]_i李四都读 t_i 。

(269)不能在"要"之后"李四"之前扩展外主题。基于(268)、(269)中内主题的表现,我们认为内主题的移位轨迹与典型的 A'-移位轨迹不同,同时又与典型的 A-移位轨迹也不同,它既不走 IP 的边缘也不走主语的位置,它沿着 vP 的边缘前移。下面以(268)b 来考察其中的移位路径:

我们认为,内主题以 vP 的左边缘为路径,通过扩展出的 TopP 作为落脚点。在移位过程中中间落点也在 vP 外扩展出的 TopP 内。从(269)已知嵌入的兼语结构不能扩展成 CP,这相当于没给内主题移到 CP上作为过渡落点的机会。再从(270)b就可以抽象出内主题 A'-移位的轨迹:

(271) 内主题化 A'-移位的轨迹

$$[_{\text{CP}}\cdots[_{\text{TopP}} \alpha \ [_{\text{vP}}\cdots[_{\text{IP}} \ \cdots \ [_{\text{TopP}} \ t_i \ [_{\text{vP}} \ \cdots \ [_{\text{TopP}} \ t_i \ [_{\text{vP}} \ \cdots \]]]]]]]]]]]]$$

(271)就是内主题移位的轨迹。这样我们就把移位到内主题的移位路径与到外主题的路径进行了区别,同为 A'-移位但路径不同。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有必要再回头探讨(267)b 不合法的原因。首先将从界线原则着手考察(267)b 是否违反了领属条件,为方便起见(267)b 重复如下:

根据(272)b 所示的移位路径,"玛丽"的移位并没有违反领属条件。移位分两步完成,每一步都没有跨过多于一个的界限节点,因为领属条件(257)规定只有 IP 和 NP 是界限节点。因此,(257)这样的领属条件不能阻止(272)中的移位。其中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从初步的观察来看,(272)的不合法还是跟移位路经有关,路经不同界限节点会有所区别。最终反映在移出的句式上的区别上,例如,以 IP 边缘为路径的可以穿越 CP,但以 vP 边缘为路径的移位也许就不能穿越 CP。(257)不能过滤这样的句子也说明它的作用力偏弱,对于汉语特定的结构需要作参数化设定。具体如何设定就需要找出其中的规律,这将是下一小节探讨的内容。

4.7.4 参数化领属条件

这一小节将要找出(272)移位不合法的原因,然后建立一个参数化的领属条件。初步判断为以 vP 为路径的移位不能穿越小句 CP,小句宾语的嫌疑比较大。前面的(268)显示,以 vP 为路径的移位可以移出兼语结构。兼语结构在(269)也不能扩展出外主题,由此判断兼语结构里的主谓结构是 IP 嵌套且 IP 不能扩展出容纳外主题的 CP。这是我们推测兼语式结构特点的依据,判断是否是 CP 没有以时态特征为依据。通常具有定式句时态特征[+tense]的小句为 CP,不过,英语区分 IP 与 CP 也不一定以时态为依据,以如下的英语句为例:

(273) It is good [CP for [IP John to leave]].

补语从句是一个非定式句,由"for"引导。这样的句子也是一个 CP,"for"作为标句词同时也给"John"赋格。能否投射成 CP 不完全由时态决定。

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问题的症结被怀疑出在 CP 上,很可能内主题化可以穿透 IP 但无法穿透 CP。为此有必要结合其他句式作进一步观察。先以"连···都/也"结构进行对比,然后再考察被字句。

"连···都/也"结构出现在内、外主题的位置时,与普通短语的做内、外主题时的性极其相似。以宾语前移做内、外主题为例,当普通短语能实现时"连···都/也"结构也都能实现,试比较:

- (274) a. 张三要李四那两本书;都读 t_i 。
 - b. *张三要那两本书;李四都读 t_i 。
 - c. 张三那两本书;要李四都读 t_i 。
 - d. 那两本书_i张三要李四都读 t_i 。
- (275) a. 张三要李四连那两本书 i 也读 t_i 。
 - b. *张三要连那两本书;李四也读 t_i 。
 - c. 张三连那两本书;也要李四读 t_i 。
 - d. 连那两本书;张三也要李四读 t_i 。

从这两组例句比较可见,"连···都/也"与普通短语在兼语式上的表现完全一致。在(274)b中,普通名词短语不能在兼语式内做外主题,"连···都/也"也不能出现在兼语式内的外主语位置。再考察兼语式在小句宾语句式里的表现:

- (276) a. 那两本书;王五知道[$_{CP}$ 张三要李四都读 $_{t_i}$]。
 - b. *王五那两本书;知道[$_{CP}$ 张三要李四都读 $_{t_i}$]。
- (277) a. 连那两本书;王五也知道[$_{CP}$ 张三要李四都读 $_{t_i}$]。
 - b. *王五连那两本书;也知道[$_{CP}$ 张三要李四都读 $_{t_i}$]。

从 b 句可知,"连···都/也"短语也不能出现在动词"知道"前, CP 同样也能阻挡"连···都/也"提取宾语。

最后考察被字句。被动句属于 A-移位,但移位的路径也不经过 C 系统,是 否能穿透 CP 同样具有价值。如下是兼语式与小句宾语动词句组合的例句(吴庚堂 2003: 252):

- (278) a. 他早知道[cp被老师派学生拿走了那本书]。
 - b. 他早知道 $[c_P$ 那本书;被老师派学生拿走了 t_i]。

这两句由兼语式做"知道"的宾语,兼语式的被动化允许跨越整个兼语式进行提取。不过,提取跨越动词"知道"时还是不可能,如:

(279) a. *那本书 $_{i}$ 被他早知道[$_{CP}$ 老师派学生拿走了 $_{t_{i}}$]。 b. *老师 $_{i}$ 被他早知道[$_{CP}$ $_{t_{i}}$ 派学生拿走了那本书]。

无论是提取兼语式末尾的"那本书"还是前面的"老师"都无法跨越"知道"进行被动化。至此,可以推断,当移位不以 C 系统上的逃逸槽为跳板时都无法穿透 CP 节点。基于以上汉语的事实,有必要为汉语建立一个参数化的领属条件。我们建立的汉语参数化的领属条件如下:

(280) 领属条件(汉语参数化版)

移位不能跨越多于一个的界限节点,其中 IP 和 NP 是界限节点,CP 也是界限节点如果移位路径不在 C 上时。

有必要考察一下(280)是如何工作的。将选择 CP 为界限节点和 CP 不为界限节点的两个例句进行考察。CP 为界限节点的还是以(272)为例,CP 不构成界限节点的选(276)a 为例,这两例重复如下:

- (281) a. *[cp 张三[TopP 玛丽 i [vp 认为[cp[IP 李四 [TopP ti [vp 很喜欢 ti]]]]。
 b. *[cp…[TopP 玛丽 i [vp…[Cp[Ip… [TopP ti [vp…ti]]]]
- (282) a. [CP 那两本书 *i*[IP 王五知道[CP *ti* [IP 张三 *ti* 要[IP 李四 *ti* 都读 *ti*]]]]]。
 b. [CP 那两本书 *i*[IP ···· [CP *ti* [IP ···· *ti* ···· [IP ···· *ti* ···· *ti*]]]]]]

(281)中的"玛丽"为到内主题的移位,为路径不在 C 上,CP 构成界限节点。从 (281)b 可见,移位的第二步是直接跨越了 IP 和 CP,违反了(280)。(282)有些特别,虽然为到外主题的移位,但需要从兼语式里移出,前面(274)b 已经说明 IP 边缘无法扩充主题,因此,我们认为它在兼语式上的路径为 vP 边缘,到了 CP 句上再转到 C 上。(282)在第三步跨越 IP 进入 C 上的逃逸槽然后再跨越 CP。(282)利用了 C 上的逃逸槽,因此该 CP 不构成界限节点。可见,领属条件(280)能够有效地对汉语的移位发上作用。

回过头来回答 Qu(1994)的观点。到内主题的移位不能移出小句宾语是真,但作为 A-移位的证据仍有不足。我们认为到内主题的移位路径不同,不同的路径遭遇的界限节点不同,使它不能跨越小句宾语。不能跨越小句宾语并不能作为界定 A/A'-移位的充分条件,需要借助于其他特征来鉴别。到内主题移位的路径与 A-移位的路径有相似之处,CP 都能构成界限节点,但移位的其他性质却完全

不同,由这几方面的特点判断,到内主题的移位为 A'-移位。

4.7.5 移位孤岛检测

这一小节将用传统的移位孤岛来检测量词浮游的移位特点。移位与非移位成了处理浮游量词的两大阵营,以移位为基础的理论至少还需要证明移位在限制上具有一致性。考察的内容包括复杂 NP 孤岛(complex NP island)、附加语孤岛(adjunct island)、小句主语孤岛(sentential subject island)和并列结构孤岛(coordinate structure island)。

● 复杂 NP 孤岛

带从句的名词短语通常可以构成过一个移位的孤岛,其中的从句分两种,一种为同位语从句另一种为关系从句。无论哪种,从句内的任何成分移出这个复杂的 NP 短语外都会影响语感,如:

- (283) a. John believes the claim that Bill cheated in the exam.
 - b. *Who_i does John believe [DP the claim [CP that t_i cheated in the exam]]?
- (284) a. John knows the man who photographed Mary.
 - b. *Who_i does John know [DP the man [CP who photographed t_i]]?

(283)中的"the claim"所带的从句为同位语从句,(284)中的"the man"带关系从句。在这两句里,当从句内的"who"移位到句首变成疑问句后,整个句子变成了非法,DP 短语能阻隔短语内从句里的成分移出 DP 之外。汉语量词浮游的移位中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如下是汉语带同位从句的名词短语的表现:

- (285) a. 他听说过武松打死两只老虎的故事。
 - b.*老虎;,他听说过武松打死两只 t_i 的故事。
- (286) a. 武松打死两只老虎的故事家喻户晓。
 - b. *老虎;, 武松打死两只t;的故事家喻户晓。
- (287) a. 他相信张三读完了三本书的事实。
 - b. *书 $_{i}$,他相信张三读完了三本 $_{t_{i}}$ 的事实。
 - c.*他, 书;相信张三读完了三本 t;的事实。

这三组例句都带同位从句,(285)和(287)中的从句在宾语里,(286)里做主语,但 无论哪种情况提取从句内的成分都不合法。(287)c 提取"书"做内主题同样不行。 这组例句显示,在汉语里,带同位从句的复杂的 NP 短语对于量词浮游同样是无法跨越的孤岛。这种移位孤岛也可以通过充填代词来补救:

- (288) a. 那两个学生;,他听说过老师帮助他们;的故事。
 - b. 那两个学生;, 老师帮助他们; 的故事家喻户晓。
- (289) a. *学生;,他听说过老师帮助那两个人;的故事。
 - b. *学生;, 老师帮助那两个人; 的故事家喻户晓。

在(288)中,整个名词短语主题化然后加入充填代词。充填代词能够挽救跨越 NP 孤岛的移位。但在(289)中用"人"指代"学生"时语句还是不好,看来量词浮游并没有相应的充填代词可以拯救跨越孤岛的移位。可见,带同位从句的 NP 短语孤岛在汉语里有明显的移位限制。再考查带关系从句的复杂的 NP 短语,请看下面的一组例句:

- (290) a. 那个杯子;, 我还记得你买它;的日期。
 - b. ?那个杯子;, 我还记得你买 e; 的日期。
 - c. 那个杯子_i, 你买 e_i 的日期,我都还记得。
 - d. ?杯子_i,我还记得你买那个 e_i 的日期。
 - e. 杯子_i,你买那个 e_i 的日期,我都还记得。

在这组例句里,"日期"带有修饰性定语从句。如果以移位的方式解释的话,主题化移位跨越了复杂的 NP 短语孤岛。(290)a 用了充填代词"它"来补救跨越孤岛的效应,但是在 b-e 句里没有用充填代词句子同样可以接受。可见,带关系从句的复杂 NP 短语与带同位从句的名词短语的孤岛效应有明显差别,带关系从句的复杂 NP 短语的孤岛效应明显要轻,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90)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有必要再考察更多的例句:

- (291) a. 那只小狗;,我还记得它;用过的勺子。
 - b. *那只小狗 i, 我还记得 ti 用过的勺子。
 - c. 那只小狗 i, 它 i 用过的勺子, 我还记得。
 - d. 那只小狗_i, t_i 用过的勺子, 我还记得。
- (292) a. 那把伞;,我想不起来你弄丢它;的地方了。
 - b. ?那把伞;,我想不起来你弄丢 t;的地方了。
 - c. 那把伞,, 你弄丢它,的地方,我想不起来了。
 - d. 那把 ϕ_i , 你弄丢 t_i 的地方,我想不起来了。

这两组也是带定语从句的复杂 NP 短语做宾语的例句,不同之处在于(291)移出的成分在从句内做主语,(292)的移出成分在从句内还是做宾语。结果显示,从句内充当主语的成分移出后,语感更差如(291)b,从句内的宾语移出语感要好(292)b。下面的一组例句进一步证实从句内做主语的移出有更大的孤岛效应:

- (293) a. 张三;, 我告诉过你他;去过的国家。
 - b.*张三:,我告诉过你 t: 去过的国家。
 - c. 张三;, 他;去过的国家, 我告诉过你。
 - d. 张三_i, t_i 去过的国家, 我告诉过你。

在(293)b 中当省略充填代词后,从句动词倾向于寻找更近的成分作为它的主语。 说明局部原则还在发生作用,孤岛效应有阻隔作用。相对于宾语,从句内的主语 移出的孤岛效应更强烈。

还一点值得注意,当复杂 NP 短语做宾语时,复杂 NP 短语是否移位到 IP 外的主题位置对孤岛效应的影响也很大。当复杂 NP 短语移位到了主题位置时,孤岛效应也降低了许多,这可以从(290)的 c 与 b 的对比以及(290)的 e 与 d、(291)的 d 与 b、(292)的 d 与 b、(293)的 d 与 b 的对比中看出。在(290)c 里,做宾语的复杂 NP 短语已经移位到了外主题的位置,然后"那个杯子"再移位出来成了另一个主题。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杯子"的主题化只跨越了一个界限节点。具体的移位步骤如下面的分析:

复杂宾语的移位用了下标"i","那个杯子"的移位用下标"j"。"那个杯子"的移位用了两步,第一步移到从句的 CP 内的 C 系统上,第二步再到主句 CP 内的 C 系统上。移位的每一步都没有跨越两个界限节点,只是第二步才跨越了一个 DP,移位遵守领属条件。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290)c 比(290)b 语感好。

当复杂 NP 短语在句中做主语时,孤岛效应也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复杂 NP 短语有可能已经移出了主语位置到达了主题的位置,只是很难作出判断。如果复杂 NP 短语已经移到了主题的位置,如(294)一样,主题化移动从句内的成分将不受领属条件的限制。复杂 NP 短语充当主语的例句如下:

- (295) a. 那本书;,那个买它;的人把雨伞落在了店里。
 - b. 那本书 i,那个买 t_i 的人把雨伞落在了店里。
 - c. 那本书;, 买 t_i 的人把雨伞落在了店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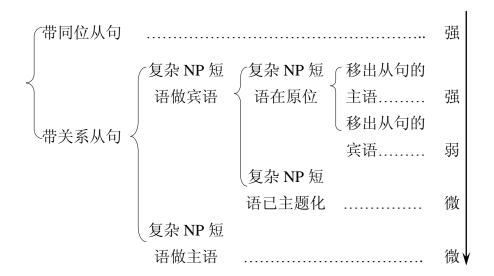
在(295)中,"那本书"的主题化后可以加入充填代词如(295)a,也可以不加充填代词如(295)b。另外,省略限定性短语"那个"之后语句显得衔接更能好如(295)c。整个复杂 NP 短语有没有移出到 IP 边缘的 C 系统内比较不好判断。如果复杂短语没有移出主语,"那本书"的主题化将违反领属条件,可以用充填代词来弥补。但是,从 b-c 句的观察来看充填代词完全可以省略。凭这点也不能说复杂 NP 短语就已经主题化了。结合带关系从句的复杂 NP 短语作宾语时的表现,只能作出这种推断,带关系从句的复杂 NP 短语做主语时孤岛效应要低许多,语感也要比做宾语但没有主题化时好。下面这组例句进一步考察复杂 NP 短语做主语时的孤岛效应,汉语类似的句子语感几乎不受什么影响:

- (296) a. 这本书_i, 读过 t_i 的人都说好。
 - b. 老张 ;, t;认识/认识他 ;的人都没来。
 - c. 那场考试 $_{i}$,参加了 $_{t_{i}}$ 的学生都说难。
 - d. 衬衫 $_i$, 一下子买三件 $_i$ 的人不多。 (刘丹青 2001)

复杂 NP 短语做主语时的孤岛效应几乎没有。在(296)b 中,如果"老张"为"认识"的宾语,从句内需要用充填代词来明确。省略代词时,"老张"指"认识"的主语最自然。

总结复杂 NP 短语在汉语里所表现出的孤岛效应。复杂 NP 短语的孤岛效应在汉语里显示出层次性。首先,如果名词短语带有类似英语的同位从句,孤岛效应明显,无论移出成分在从句里做宾语还是主语。通常可以通过充填代词来补救,不过量词浮游的移位没有补救的充填代词。第二,如果名词短语带的是定语从句,复杂 NP 短语的孤岛效应会明显减弱甚至消失。这种复杂 NP 短语再分几种等级,当复杂 NP 短语做宾语时,如果移出成分为从句内的主语时孤岛效应最明显,做宾语时孤岛效应轻微,但是,当做宾语的复杂 NP 短语移位到了外主题后再主题化时,孤岛效应几乎可以忽略。最后一种情况是复杂 NP 短语移位到了外主题后的的孤岛效应也几乎可以忽略,类似于做宾语的复杂 NP 短语移位到了外主题后的情况。复杂 NP 短语的孤岛效应可用下表来归纳:

(297) 汉语复杂 NP 短语的孤岛效应图谱



● 附加语孤岛

在英语里,做状语的附加语从句也不允许内部的成分移位出去,附加语从句构成移位孤岛,例如:

- (298) a. John is happy because Mary bought the book.
 - b. *What_i is John happy because Mary bought t_i ?
- (299) a. John listens to music while talking to Mary.
 - b. *Who_i does John listen to music while talking to t_i ?

以上两个句子都带从句,一个由"because"引导另一个由"while"引导,从句内的成分都不能以 WH-移位的方式移位到句首构成问句。汉语浮游量词在附加语孤岛上的表现如下:

- (300) a. 张三很生气因为李四撕破了他三本书。
 - b. *书 $_{i}$,张三很生气因为李四撕破了他三本 $_{t_{i}}$ 。
 - c.*张三,书 i很生气因为李四撕破了他三本 t_i 。

这是附加语从句在主句后的情况,从句内的成分做内主题和外主题移位都受阻。 如果从句在句首,主题化还勉强能接受,如:

(301) ?书;, 因为李四撕破了他三本 t; 张三很生气。

"书"虽然在句首但不一定是整句的主题,因此语义上并不冲突。再考察短语附

加成分的表现:

- (302) a. 他看见孩子们[在那个舞台上]跳舞。
 - b. *舞台 i 他看见孩子们[在那个 ti 上]跳舞。
- (303) a. 孩子们[在那个舞台上]跳舞。
 - b. ?舞台_i, 孩子们[在那个 t_i 上]跳舞。
- (304) a. 他坐[在一张沙发上]。
 - b. *沙发 i, 他坐[在一张 ti 上]。
 - c. ?沙发 ;, 他坐[在那张 t_i上]。

这三组例句的表现不尽相同,(303)b、(304)c 几乎能接受,其余两句的语感不好。 这说明附加语的可见度(opacity)还是有区别,不一定对移位都不可见。

● 小句主语孤岛

英语的主语从句也能构成移位孤岛,从句内的成分不能移位出去:

- (305) a. [For John to cheat Mary] was easy.
 - b. *Who_i was for John to cheat t_i easy?
- (306) a. [That John cheated Mary] upset us.
 - b. *Who_i did that John cheated t_i upset us.

这两句的主语从句一个为定式句一个为非定式句,但两个从句的最大投射都是 CP 而且都有标句词在 C 上。从句内的成分都不能移出。汉语的表现如下:

- (307) a. 张三欺骗李四很容易。
 - b. 张三欺骗谁很容易?
 - c.?谁;张三欺骗t;很容易?

这组为单纯疑问词在主语从句上移位的情况,疑问词在原位时毫无影响,疑问词 移位到主题上时也基本上能接受。主语从句对汉语的外主题化影响不是很大。再 看量词浮游的表现:

- (308) a. 张三一口气就读完了那三本书真令人惊奇。
 - b. ?书;张三一口气就读完了那三本 t_i 真令人惊奇。
 - c. 书_i,一口气就读完三本 t_i 真令人惊奇。

(308)b 的表现与(307)c 类似,主语从句显现的孤岛效应在汉语里不明显。再对

(308)b 进一步简化成(308)c, (308)c 就完全没有受限的感觉。可见主语从句在汉语里孤岛效应不明显。这跟汉语的句法结构有关,汉语的主语从句不带标句词,标句词是移位的语障(barrier),无标句词作主题化移位时就不受标句词阻隔,语感要比英语句好。

● 并列结构孤岛

并列结构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内部元素的移位。通常移位不能只移动并 列的其中一方或提取其内部的成分,例如:

- (309) a. John ate peaches and apples.
 - b. *What_i did John eat peaches and t_i ?
 - c. *What $_i$ did John eat t_i and apples?
- (310) a. John ate cakes and drank wine.
 - b. *What $_i$ did John eat cakes and drink t_i ?
 - c. *What $_i$ did John eat t_i and drink wine?

并列的整体对于单方面和内部的成分来说就是一个孤岛,都不能移出整个并列成分。在汉语里,并列结构也有类似的效应:

- (311) a. 张三吃了桃子和苹果。
 - b. 张三吃了什么和苹果?
 - $c.*什么; 张三吃了<math>t_i$ 和苹果?
 - d.*桃子_i张三吃了<math>t_i和苹果。
- (312) a. 张三吃了三个桃子和两个苹果。
 - b. *桃子;张三吃了三个 t_i 和两个苹果。
 - c.*苹果;张三吃了三个桃子和两个 t_i 。

疑问词在原位作问句时不影响语感如(311)b,但疑问词提前或单个宾语提前都不行。量词浮游中的移位也类似,如(312)。可见,并列结构的孤岛效应在汉语里也同样有作用。

以上用 Ross(1967)界定的一些典型的移位孤岛对汉语量词浮游进行了考察。从检测的结果来看,汉语的量词浮游对移位孤岛同样很敏感,但也体现了参数化的变化。在复杂 NP 短语孤岛上,汉语的表现呈等级变化。当名词短语带同位从句时,孤岛效应明显而且比较恒定。但是,当名词短语带定语从句时,孤岛效应的变化比较明显。当复杂 NP 短语出现在句首做主语或者宾语经主题化前移时,

孤岛效应显得很轻微。在动词后做宾语时,也还有差别。当移位的成分为从句内的主语,孤岛效应也起作用;当移位成分为从句内的宾语,孤岛效应呈弱性。这就是复杂 NP 短语在汉语里所体现的孤岛效应特性。在从句主语孤岛上,汉语移位所体现的效应很轻微,没有严重到不能接受的地步。汉语的主语从句不带标句词,主题化移位将不受标句词阻隔,这使汉语的语感要比英语好许多。另外,在附加语孤岛上,短语类附加语移位受阻的效应也有差别,有些移位明显要比同类型上的移位语感好。并列结构在汉语里也同样具有孤岛效应。总体来说,典型的移位孤岛同样对汉语的量词浮游有作用。

4.8 非移位的浮游量词

这一节将讨论浮游量词里非移位的类型。浮游量词不都是移位形成,有一些 在一般意义上也属于浮游量词的结构无法用移位的方式处理。当量词或带量词的 短语与有语义关联的名词短语分离时,这种结构都可以称之为浮游量词结构,但 能否用移位的方式来解释就不一定了。以如下的例句来说明:

(313) a. 书,张三读了三本 e。

b. 这些书, 张三读了三本 e。

这两句都带有主题,宾语都为量词"三本",主题与保留的宾语量词都有语义联系,属于典型的浮游量词结构。"三本"作为独立的宾语显然语义上都不完整,都可以引申为带有某种空范畴回指前面的"书"。但是,只有 a 句可以把"三本"后面的空范畴作为移位的语迹理解,b 句的空位不能,因为汉语没有"三本这些书"的结构形式。可见虽然结构相似但形成过程却不一样。

另外,(313)b 中的宾语能不能恢复成"这些书的三本",这样 b 句也可以用移位来解释了。这也是对(313)b 中的宾语的可能的一种想象结构,但理解成"三本 e"最简单自然。如果宾语为"这些书的三本",移位后至少还保留有"的"字,其结构应该类似"e 的三本"。移位不应该损失"的"字,这种移位的理据不充分。下面将从分布特点、垂悬特性、区分方法和语义关系上讨论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

4.8.1 分布特点

根据前面对浮游移位的分析,汉语量词浮游的落点不外乎这三个:外主题、 主语和内主题。非移位的浮游量词同样与这三个位置有关,在此将对其分布特点 进行考察。首先考察第一个位置,外主题的位置。当名词短语做外主题在原位生 成时,分离的量词可以是句中的另一个主题,也可以是主语、内主题或者宾语。 涉及的类型可以通过如下的例句进行观察:

- (314) a. 这些学生,三个,我都认识。
 - b. 这些学生, 三个都参加了运动会。
 - c. 这些学生, 我三个都认识。
 - d. 这些学生, 我认识三个。

在这组例句里,"这些学生"与"三个"有语义联系,但又是非移位的浮游量词。 外主题所联系的量词的位置各不相同,(314)a量词"三个"作为句中的另一个外 主题出现,(314)b"三个"做主语,(314)c"三个"为内主题,最后(314)d"三个" 做宾语。这就是名词短语做外主题时分离的量词在不同位置的分布状况。

接着考察第二个位置,主语的位置。有没有可能名词短语做主语,分离的量词在其他位置的类型?答案是否定的。这可以从3.4节对主语的论证部分推断出,做主语的部分永远是带量词部分,分离的名词短语不能做主语。以(314)b来说明,(314)b重复如下:

(315) 这些学生,三个都参加了运动会。

当不知道句中是"这些学生"还是"三个"为主语时,就需要用 3.4 节的方法进行鉴别。参加运动会的对象往往指向"三个"而不是"这些学生",特别是当"都"去了以后这种关系一目了然。"三个"是主语,"这些学生"为外主题。

当主语来源于内论元时,情况也如此。被动句和非宾格动词句的主语就来源于内论元,此时,句首的名词短语也只能是外主题,如:

- (316) a. 那些学生,三个;被留下了 e_i 。
 - b. 那些鸡,三只;死了 e_i 。

(316)a 为被动句, (316)b 为非宾格动词句。在(316)a 中被留下的是"三个"而不是"那些学生",同样, (316)b 死了的也只有"三只"。句首的名词短语为在原位生成的外主题。因此,涉及到主语位置时,不存在分离的名词短语做当主语的情况,主语由带量词的部分充当。

最后一种情况为内主题的位置。当名词短语做内主题在原位生成时,分离的带量词的短语可以出现在宾语的位置或另一个前置的内主题位置,如:

(317) a. 我,这些学生,认识三个。

b. 我,这些学生,三个都认识。

在(317)a 中"三个"做宾语,与"这些学生"有语义联系,但仍不能分析成移位造成的结果。(317)b"三个"提前到了动词前充当另一个内主题。这是做内主题时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的分布状态。

以上考察了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的分布特点。从位置上看,分离的名词短语只出现在外主题和内主题的位置上,量词可以在内外主题以及主语宾语位置上。这些类型的结构都可以归结到垂悬主题的范畴,也就是说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都属于垂悬主题结构。用垂悬主题来解释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将是下一小节的内容。

4.8.2 垂悬特性

上一小节我们认为,只有外主题和内主题才有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这种 浮游量词结构可以直接用垂悬主题的方法进行解释。下面将就主题的垂悬与非垂 悬之分进行介绍,然后运用到浮游量词结构上的分析。

垂悬主题通常指与述题不存在句法联系的一类主题,无句法联系指在述题部分找不到对应的空位或者有共指关系的充填代词(Shi 2000)。主题不是述题上动词子语类化所选择的成分,与动词没有语义选择关系。比较典型的就是"有关"类的主题,如:

- (318) a. 那场火,幸亏消防队来得快。
 - b. 那些树木,树身大。

(Li and Thompson 1976)

在(318)中"那场火"和"那些树木"在述题部分都找不到对应的空位,述题部分也没有代词与其共指。在与动词的关系上,(318)a中的动词"来得快"与主题也没有直接的选择关系。述题往往是对主题的描述,与主题有述元关系,主题连接的是整个述题,与述题内的谓词不一定有直接的选择关系。

非垂悬主题则相反,可以在述题上找到对应的空位或者共指的代词。两者的依存关系体现在句法上,主题是述题上的结构成员:

- (319) a. 深圳,那是我出生的地方。
 - b. 老张,认识他的人很多。
 - c. 这扇门,我已经漆过e了。
 - d. 这本书, 读过 e 的人不多。

在(319)中,每一句的主题都跟述题有结构上的联系,其中 a-b 句可以在述题上找到共指的充填代词, c-d 句有空位与主题联系在一起。主题不是独立于述题之外的成分,因此称作非垂悬主题。

在解释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主题结构采用了不同的方法。非垂悬主题通常用移位的方法来解释(如 Huang 1982、Jiang 1991、Shi 1992、Ning 1993、Qu 1994等),主题被认为是从述题的空位上移位出来或者移位后加入了充填代词。这样主题的问题就成了句法问题,主题的允准转化成了移位关系上的允准。按这种方法,(319)c-d 中的空位就是移位后留下的语迹,(319)a-b 上的代词就是移位后加入的充填代词。

垂悬主题不能用移位的方法来解释。垂悬主题具有孤立性,主题与述题没有直接的转换关系,无法在述题部分找到对应的空位,这种主题通常认为是在原位生成。主题的允准按传统的分析方法依赖于主题与述题的主述关系。另外,Pan & Hu (2008)和 Hu & Pan (2009)认为可以通过语义语用的方法建立主题的允准机制。

以上简要介绍了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的区分,这种区分可以直接运用于浮游量词结构上。浮游量词结构当涉及到主题时将对应于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两类,前者采用非移位的方法,后者通过移位实现。对于移位部分,前面的章节已作过深入的讨论,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首先需要解决如何区分移位与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或如何把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的区分运用到浮游量词结构上,其中还涉及到哪些变化。下一小节将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4.8.3 非移位的区分

按照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的区分,当述题部分有空位或者空位已经加入了充填代词后就可以认定为非垂悬主题。不过,这个标准运用到浮游量词结构上时还是有一些问题。首先,充填代词在浮游量词结构里是极边缘的现象,普通的代词无法加入到浮游量词结构上的空位上。其次,即使有空位也不一定就是移位所造成的,前面的(313)b 就是很好的例子,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有时同样存有空位。下面将通过实例探讨鉴别移位与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的标准,以(313)为例,(313)重复如下:

(320) a. 书,张三读了三本 e。b. 这些书,张三读了三本 e。

要说(320)b 是垂悬主题但对应述题部分又有空位,不过其中的空位还是不一样。

(320)b 在前面做过分析,"三本"后面的空位与"这些书"有语义关联,但不能复原成"三本这些书"。再如:

- (321) a. 他们,我只认识一些/三个 e。
 - b. 张三他们,我只认识一些/三个 e。
 - c. 张三、李四、王五,他只认识一个e。
 - d. 那十个学生,他只认识一些/三个 e。

这一组也看似类似于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但主题部分都不能跟后面的数量短语构成一个合法的短语,(321)a不能说"*一些/*三个他们","一些/三个"后面的空位不能理解为主题移走后的成分。在这组例句里,后面的空位都可以加入"人",指代前面的具体人员。

综合来看,在浮游量词结构里区分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关键在于空位是否可以退回到空位上构成以一个合法的短语,能退回到空位上的就是非垂悬主题, 反之就是垂悬主题。

另外,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之分也适用于内主题。在移位分析的内主题里,内主题可以通过进一步移位转化成外主题。在非移位的主题结构里,主题的分布特点也类似,内主题也同样可做垂悬与非垂悬之分。如下就是一组垂悬内主题的例句:

- (322) a. 张三,这些书读了三本 e。
 - b. 他, 张三、李四、王五只认识一个 e。
 - c. 我,张三他们,只认识一个 e。

这组例句来自于前面外主题的例句,只是把外主题该做了内主题,但同样都属于垂悬主题。可见垂悬特性跟主题是内置还是外置无关。下一小节讨论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中的空范畴的语义关系。

4.8.4 语义关系

当浮游量词结构为垂悬结构时,量词的部分有时可以出现空位。空位为非移位类的空范畴,因此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来确定它的语义。还是用(313)b 进行说明,(313)b 重复如下:

(323) 这些书,张三读了三本 e。

需要解决的问题是(323)中的 "e"如何实现语义回收, "e"属于什么类型的空范

畴。"e"作为移位的语迹已经否定了,在句中指代"这些书",因此是空代词的 类型 pro。在这类句子里,要是把空代词用实体词"书"代入就显得重复了,空 范畴为必须的省略。空代词 pro 受主题上的"书"的控制,"书"为主题链中的成分,主题链负责空代词 pro 的语义还原。再请看下一个例句:

(324) 张三、李四、王五,他只认识一个 pro。

这句里的空代词就不能通过上述的约束关系来实现语义回收,需要借助于语用的方法。空代词并不指"张三、李四、王五"中的任何一个, pro 指"张三、李四、王五"所属的类,因此需要作进一步的语义引申才能找到空代词的所指。空代词也不能从量词"个"中获得意义,但受"个"的类限制,"个"与"张三、李四、王五"所代表的类有联系,具体的意义需进一步引申。

4.9 本章小结

这一章完成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对浮游量词的移位类型的论证。根据落点位置的不同,汉语浮游量词的移位也包含 A-移位和 A'-移位两类,到主语位置上的移位为 A-移位,到内外主题上的移位为 A'-移位,其中到内主题上的移位与以往的观点不同。第二方面的内容是验证浮游量词的移位是否遵守局部原则。通过领属条件以及移位孤岛条件的检测证明,汉语的量词浮游移位同样遵守界限理论的原则。同时还根据汉语的特点建立了参数化的领属条件。第三方面的内容是对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分布特点、区分原则以及分离量词与名词短语依存关系的解释。浮游量词结构不完全都经过移位的方式进行解释,浮游量词也存在非移位的结构类型。

第5章 "被"字句

5.1 前言

这一章将从量词浮游的角度探讨汉语的"被"字句。在"被"字句里,也有一种结构与浮游量词结构类似,量词与所修饰的名词短语分开,名词短语在"被"字前量词在动词后,如:

(325) 学生被老师批评了三个。

"学生"与"三个"语义上有依存关系并可以构成"三个学生"这样的短语,从分布特征上就是一种浮游量词结构。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结构到底是由量词移位形成还是由被动化形成。如果是通过量词浮游的移位形成,句首的"学生"将不是主语而是主题。"学生"的句法功能究竟为何?我们认为,"学生"是主语,(325)由汉语"被"字句的被动化生成,"学生"在原位生成不涉及移位,"被"字为被动动词与典型的动词具有一致性。

这一章的安排如下。首先在 5.2 节概述现有对"被"字句的争论及其方法,然后在 5.3 节展开"被"字句中从浮游量词结构上所观察到的问题以及对其成因作初步分析,之后 5.4 节论证"被"字句的成因,将从"被"字的动词性、"被"字前的名词短语的功能属性以及移位类型和约束关系性质上进行论证,最后是本章的小结。

5.2 "被"字句的方法

"被"字句也被称作被动句,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被"字句作为一种带标志的被动句与其他语言的被动句相似,主语相对于谓语有被动关系,为动词的被动者或受害者,通常为动词的受事成分。受事成分出现在了句首做主语而不是在动词后做宾语:

- (326) a. 张三打了李四。
 - b. 李四被张三打了。
 - c. 李四被打了。
- (327) a. John kicked Bill.
 - b. Bill was kicked by John.

c. Bill was kicked.

从以上英汉被动句的对比可见,动词的受事成分都出现在了主语的位置。在解释方法上,英语被动句通常认为是动词后受事成分通过移位提升到了主语的位置。动词被动化使得动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动词分配论旨角色的能力受到了抑制,同时赋格能力也发生了变化,不能给受事成分指派宾格,迫使受事成分移位到主语位置而获得主格。移位操作如下所示:

(328) a. [[Bill_i was kicked t_i by John]]. b. [[Bill_i was kicked t_i]].

在汉语"被"字句上,学者们的观点并没有那么一致,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认为通过受事名词提升来解释(Wang 1970、Li 1985、Tang 1990、Cheng 1991等),另一类把"被"字句中的"被"字分析成完全动词,主语在原位生成(Hashimoto 1969、Chiu 1993、Ting 1995、冯胜利 1997、Huang 1999等)。两种方法都涉及到移位问题,但移位的方式不一样。前者通过受事成分的移位派生出主语,而后者主语不经移位派生,只是受事宾语与空算子的形式前移获得释义。当受事成分以类似于英语的被动化进行移位时,两种方法可通过如下例句来演示:

- (329) a. [[李四;被张三打了 ti]]。
 - b. 李四被[Op_i [张三打了 t_i]]。

当受事成分以 NP-移位的方式提取到主语位置时,将得到(329)a; 如果主语在原位生成,"打了"的受事成分以空算子的形式移位到"被"字后将得到(329)b,"Op"表示空算子。(329)b 的方法以冯胜利(1997)为代表,"被"字作为一个完全动词允许带小句类宾语,"打了"的受事成分为空范畴,为了获得释义需要前移到小句的 C 系统上建立述元关系。另外, Huang(1999)还把(326)b、c 区分为长式和短式"被"字句,认为两者的来源不同。但是,在方法上两者的主语都在原位生成,解释方法属于上述的第二种方法。

被动句的受事主语依赖于动词后的位置进行语义解释,这是一种长距离的依存关系。浮游量词与修饰的名词短语同样存在长距离的依存关系。当从量词浮游的角度考察汉语的"被"字句时,我们也将期待对汉语的"被"字句有进一步的了解。接下去将从量词浮游的角度对汉语"被"字句进行考察。

5.3 量词浮游的观察

当量词浮游出现在"被"字句时,分离的量词与名词短语的依赖关系可以经由"被"字分隔,"被"字前面的主语(暂且称作主语)可以是浮游量词里分离出的名词短语。在这种情况下,"被"字句主语的来源值得思考,请看如下示例,注意其中的对比关系:

- (330) a. 小偷偷走了[DP那三本书]。
 - b. $[pp 那三本书]_i$,小偷偷走了 t_i 。
 - c. 书_i,小偷偷走了[$_{DP}$ 那三本 $_{ti}$]。
 - d.[pp那三本书];被小偷偷走了 e_i 。
 - e. 书 $_{i}$ 被小偷偷走了[$_{DP}$ 那三本 $_{ei}$]。
 - f. $[DP 那三本书]_i$ 被偷走了 e_i 。
 - g. 书;被偷走了[$_{DP}$ 那三本 e_i]。

在这组例句里, a-c 句为主动句, d-g 句为被动句, 其中 d-e 句为长式"被"字句, f-g 句为短式"被"字句。在被动句里, 暂且不偏向于前面所述的两种方法里的任一种, 语义关联的空位用"e"代替。(330)e 和 g 句就是"被"字句里的浮游量词句, (330)e、g 句对应于主动句的 c 句。

5.3.1 移位假设

现在的问题是,(330)e、g 句中的"书"是怎么来的,是移位生成的还是在原位生成的? 先考察移位生成的可能性。"书"以移位的方式到达句首时有两种可能的移位方式实现这个目标,第一种以被动句的 NP-移位移到句首做主语。这种假设需要确定"书"在原位处于一个无法获得格的位置,如果"书"处于如(330)e、g 中的"e"的位置,这种假设并无可能。理由是,"e"的位置如前面章节的分析那样是一个 DP 内部的成分,它本身如果有格也只能由"那三本"里的成分赋格而不是由动词赋格,动词只能给整个受事 DP 赋格。当动词无赋格能力,动词后的整个受事 DP 将无法获得格,将需要前移到具有格位的主语位置。因此,受格驱动的移位只针对于整个 DP 而不是内部的成分,(330)e、g 中的"e"位置上的成分不可能经由 NP-移位。此外,作 NP-移位的另一种可能是"书"跟"那三本"不构成一个整体成分,"书"跟"那三本"各自独立最初为动词的两个宾语并且有如下的 D-结构:

(331) e被小偷偷走了书那三本。

以(331)为 D-结构就意味着动词"偷走了"可以有双宾结构,但是"偷走了"并不能出现(331)这样的双宾结构,也没有对应的"小偷把书偷走了那三本"的"把"字句。因此,这种类型的被动化移位也不可能。这样就排除了"书"以 NP-提升的方式移位到句首做主语的可能。

移位的另一种方式还可以依赖于量词浮游的移位把"书"提取到句首。这种移位方式与(330)c 的主题化一样,"书"通过 WH-移位移到句首充当主题。WH-移位为非格驱动的移位,落点位置在 C 系统上为非赋格的位置,因此"书"不可能充当主语。按这种移位假设分析,(330)e、g 句中的主语为空,充当主语的成分还在动词后并通过主语上的空位传递主格。移位方式如下所示:

(332) a. [CP 书 *i* [IP *e* 被小偷偷走了[DP 那三本 *ti*]]]。 b. [CP 书 *i* [IP *e* 被偷走了[DP 那三本 *ti*]]]。

在这种假设里,主题和主语各有其主,(332)中句子的主语还在动词后,并且还可以提取到主语的位置,如:

(333) a. 书 $_{i}$, [那三本 $_{t_{i}}$] $_{j}$ 被小偷偷走了 $_{t_{i}}$ 。 b. 书 $_{i}$, [那三本 $_{t_{i}}$] $_{i}$ 被偷走了 $_{t_{i}}$ 。

需要指出的是,(333)的生成步骤并非首先由"书"作WH-移位,然后"那三本"再通过NP-移位提取到主语位置。这种结构的移位步骤在 3.2 节进行过讨论,如 (333)所标志的那样,首先是"那三本书"整个 DP 短语前移,然后"书"再作WH-移位到主题的位置。(333)不能从(332)移位派生出来。(332)中的主语空位虽然指宾语后的成分,但(333)的生成步骤仍以(333)的方式实现。

这种移位方法把"被"字前的成分分析成了主题,这将引发主题与主语之争。 这是该种假设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我们不禁要问(332)中的"书"究竟是主语还 是主题。这个问题将在介绍完主语原位生成的假设后再作论证。

5.3.2 非移位假设

(330)e、g 句中的"书"也可能是原位生成的成分。原位生成为非移位派生的方法,这种假设把"书"分析成"被"字句的主语,"被"字在句中为动词类成分,相当于一个兼语动词后接主谓短语做宾语。当"书"在原位生成,"书"与动词后的"那三本"将无来源关系,两者为各自独立的成分,"书"就不属于

量词浮游移位出来的成分,"书"与"那三本"里的空位有语义联系但与量词浮游无关。该方法也就是 5.2 节所介绍的非移位的解释方法,"那三本"里的空范畴以空算子的形式移位获得释义,具体过程如下:

- (334) a. 书;被[Op; [小偷偷走了[DP那三本 t;]]]。 b. 书;被[Op; [e 偷走了[DP那三本 t;]]]。
- (334)把短式"被"字句当成是长式省略施事成分的变式,两者将统一用空算子移位的方法来解释。"被"选择"书"做主语,"那三本"指称"书"的个体,"书"跟"那三本"的语义联系以空算子的形式来获得释义。

非移位派生的假设与上一小节量词浮游移位的假设形成对立。对立的焦点在于一个把"被"字前的名词短语确立为主语另一个确立为主题,一个通过移位派生另一个通过非移位派生。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更能有效地解释汉语的"被"字句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表象上看,(330)e、g 句中的"书"以量词浮游的形式移位到句首是一种不错的选择。这种移位遵循量词浮游的 WH-移位方式,"书"很自然地与后面的空位联系在了一起,使得"那三本"后的空位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同时也解释了动词后保留宾语"那三本"的功能地位,"那三本"将不是保留宾语而是地地道道的主语保留在了动词之后。不过,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及缺陷。首先,(330)e、g 这种"被"字句如果以浮游量词的形式实现的话,在构成方法上"被"字将没有起到多少作用,被动化通常可以压制动词的指派论旨角色的能力以及赋格能力,但在这种句式里就不存在这样的功能,似乎在量词浮游的句式里加上"被"字就能构成被动式。显然用量词浮游的移位方式并不能解释被动式的真正内因。在另外一个方面,从语义关系上"被"字句中"被"字有很强的动词性,有"遭受"、"蒙受"的意义,这种"遭受"的对象为"被"字有很强的动词性,有"遭受"、"蒙受"的意义,这种"遭受"的对象为"被"字前面的短语,因此,从功能上说"被"字前面的短语就是"被"字的主语。(330)e、g 句中的"书"也同样存在这种语义关系,因此功能上应该为主语而不是主题。(330)e、g 再重复如下:

- (335) a. 书被小偷偷走了那三本。
 - b. 书被偷走了那三本。

在语义上,是"书"遭受"偷"这种行为,但"偷走了"的对象为"那三本", "被"字引介遭受的对象,在这里是"偷走"的行为对象类,这种对象类跟主题 引介的对象框架具有相似性,但本质上两者语义联系上有明显的差别。当(335)a 去掉"被"字时就是典型的主题句,此时的"书"只有"关于"的对象范围,不涉及"遭受"的意义。因此,(335)中的"书"虽然具有对象框架的特征,但语义上与"被"字紧密相连,把这种成分处理成主题将缺乏语义上的支持。这是把"书"分析成主题所面临的最致命的缺点。

我们认为量词浮游的移位在(335)这样的"被"字句里并不存在,"书"在原位生成而不是移位派生。"书"与"那三本"为两个各自独立的短语,其中"书"为"被"字的域外论元,"那三本"为"偷走了"的域内论元。因此,上一小节所讨论到的移位分析方法均不能有效地解释(335)这样的"被"字句。由此推而广之,如果"被"字句具有统一的性质,(335)所表现出的性质在其他"被"字句中也同样存在。从解释方法上讲,用于解释其他"被"字句的方案同样必须能够解释(335)这样的句式。基于一致性原则,我们认为汉语的"被"字句与英语典型的被动式不同,"被"字句类似于汉语的兼语式,"被"字为动词有典型动词的语义句法特点,需要域外论元来消减它的词汇语义特征同时"被"字需要带小句类宾语。"被"字不是介词,"被"字后面带的名词短语不是介词的宾语而是充当"被"字宾语的小句的主语,并且可以省略。"被"字句的被动化不需要经动词加词缀变成被动动词来实现,因此"被"字后面的动词的功能是完整的,动词宾语可以获得抽象格而不需要移位。我们的观点将支持5.2里的非 NP-移位的观点。在接下去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论证。

5.4 非移位假设的论证

我们认为"被"字句为非 NP-移位实现的被动式,其核心是"被"字为动词,被动化不依赖于改变某个动词的性质来实现,而是通过添加"被"字建立一个新句式,用句式来表达被动意义。下面将从"被"字的动词性、句首名词短语的主语性、移位类型检测以及约束关系检测方面对这种观点进行论证。

5.4.1 "被"字为动词

首先,"被"字为动词可以从它的历史变迁上找到证据。古汉语的动词"被"由表"寝衣"的名词引申为表示"覆盖"、"施及"意义动词,典型的例子如《荀子•巨道》中的"泽被生民"(王力 1989)。之后再发展出"蒙及"或"遭受"某一事物的意义,这是一种被动的意义,如《汉书•赵充国传》中的"身被二十余创"。王力(1989)认为"被"字句的意义来源于后一种意义。今天,现代汉语里的"被"字还保留着这种"遭受"的意义,只不过在句式构成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被"字的宾语不再是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短语,而是表示事件的词组

或小句,"遭受"的对象由事件取代了原来的事物。

其次,"被"字的"遭受"义是"被"字句最根本的词汇-语义基础,这种基础决定了"被"字句的句法结构,经由"被"字的语义选择关系最终决定其句法关系,因此,在词库里"被"字的子语类化将首先要求有一个"遭受"的经受者做主语,同时要求有一个表达"遭受"事件的成分做宾语,而且表达事件的宾语为含有动词的短语或小句,语义上"被"字的主语为动词事件的有机成分,通常为事件动词的动作承受者。只要符合了这样的语义-句法要求就能构成合法的"被"字句,如:

- (336) a. 张三被李四打断了一条腿。
 - b. 张三被土匪杀了两个兄弟。
 - c. 桔子被他剥了一层皮。
 - d. 纸门被他踢了一个洞。
 - e. 学生被老师赶出了那所学校。
 - f. 那把刀被我剁过排骨。
 - g. 绳子上被你们晒满了衣服。
 - h. 屋里被大伙堆了些破烂儿。

这些例句都符合上面给定的语义-句法条件。首先,"被"字前的主语都是"被"字义"遭受"的对象,"被"字的宾语带动词而且在语义上主语都能复归到"被"字的宾语上,但不一定就是动词动作受事。以(336)f-h 来说明,(336)f 里的"那把刀"就不是"剁"的受事,(336)g 中的"绳子上"也不是"晒"的对象,(336)h中的"屋里"是"堆"的场所。(336)g-f 就是李临定(1986)、宋玉柱(1990)所说的处所主语"被"字句。如果"被"字句的主语不属于动词事件关联的成员,这样的"被"字句也不能成立,如:

- (337) a.*张三被李四打了王五。
 - b. *桔子被他削了西瓜的皮。

在这两个例句里,(337)a中的"张三"就与遭受的事件无关,不是"李四打了王五"事件关联的成员,b里的"桔子"同样不满足语义上的要求。这种语义限制说明了"被"字句就是汉语典型的被动句,主动句跟被动句能够转换,但这种转换是一种语义上的对应非句法移位所能实现的。

"被"字作为动词也体现在一些句法特点上。在第一个方面,"被"字在口语里也像其他动词一样可以用于"A-不/没-A"的问句里,如:

- (338) a. 朱允炆这个皇帝到底被没被朱棣找到?
 - b. 这张照片被没被修改过?
 - c. 我是 09 辽宁的高考考生, 怎么查自己被没被录取?
 - d. 你们曾经被没被一个叫"冰 x 雪"的人骗过?
 - e. 我手机修过了, 怎么才能知道主板被没被换呢?
 - f. 劳斯莱斯到底被没被收购?
 - g. 怎么知道自己的通行证被没被激活?

对比其他动词:

- (339) a. 张三知道不知道李四回来了?
 - b. 老师让没让你参加培训班?
 - c. 你打听过没打听过小李的分数?

能不能用于"A-不/没-A"设问对于不同的人语感上会有差异,以上的例句来自于网络,至少能代表一部分人的语感。

在第二方面,"被"字句表示"遭受"的意思常常可以和"遭到"、"受到""挨到"等动词并用,构成并列的或者相对应的语言结构(李人鉴 1980):

- (340) a. 旧社会讨饭也难呀不是<u>被地主狗咬</u>,就是<u>遭财主毒打</u>,妹妹每次 讨饭回来,我们母女三人就抱头痛哭一场。《压不住的怒火》
 - b. 那时候,上海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黄浦江<u>遭蹂躏,被践</u> <u>踏</u>,日本巡逻艇在江上横行无忌,沿江设了无数"关卡",中国船 只每过一个"关卡",都要靠岸受检查,还要向鬼子兵鞠躬行礼。 《杠棒的故事》
 - c. 孩他妈,我们今天能过上幸福日子,别忘了世界上<u>被压迫受剥削</u> 的人民呀。《钢铁战歌》

在(340)a 里,"被地主狗咬"与"遭财主毒打"并列,"被"与"遭"带有相同结构的宾语。(340)b 同样为"被"与"遭"的并列。(340)c 为"被"与"受"的并列,动词带类似的宾语。

第三,"被"字也可以带并列宾语。"被"字作为动词与主语关系紧密,充当宾语的主谓结构自成一个整体不一定就需要"被"字引导(李人鉴 1980、Huang 2009):

(341) a. 他被李四骂了两声,王五踢了两下。

- b. 走着,想着,忽然,她发现路旁几棵小松树被前几天的大雨冲倒 在水沟旁,根露在外面,被风吹着,太阳晒着。《壮丽的青春》
- c. 凶猛的山洪冲倒房屋,冲垮田坎,冲走泥土,卡塞寨口仅有的一坝"万年田"被<u>水打沙壅</u>变成了荒丘,四山四野再见不着一根直立着的包谷杆子。《卡塞的怒吼》
- d. 连两个劳动人民创造的雅石花缸,也被<u>船载人抬</u>,从路隔七百多 里的叙府搬了回来。《三代人的脚印》

这种结构也表明了"被"字前后的两个名词短语的归属特性,前面的名词短语为 "被"字的主语,而后面的名词短语为事件动词的主语。虽然也由"被"字引介 但两者的亲疏程度有别。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被"字具有动词的基本性质,特别是"被"字的词汇语义特征,"遭受"义成了"被"字句连接事件与论元的核心。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被"字应该处理成动词。

5.4.2 非主题

再从"被"字前面的名词短语进行论证。"被"字为动词,前面的名词短语通常就是主语,但是,如果从量词浮游的角度来观察,短语可以是经浮游移位到达"被"字前,名词短语将属于主题化的主题而不是主语。这种可能我们在前一节讨论过,在这里将作充分的论证。可能的浮游量词结构指如下的形式:

- (342) a. 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两个。
 - b. 苹果被李四吃了三个。

以上例句,"学生"和"苹果"都跟后面的量词分离,而且前后两者都有语义的联系。如果"学生"和"苹果"以量词浮游的形式移位到句首,落点位置就将在主题上充当主题而不是主语。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首先,从语义关系上"学生"和"苹果"都是动词"被"子语类化所要求的成分,"学生"和"苹果"都承载着"遭受"义连接的不可缺少的项目,是"遭受"义必须的论元。这种句法语义关系可以通过与主题句的比较来鉴别:

- (343) a. 学生,学校开除了两个。
 - b. 苹果, 李四吃了三个。

(343)中的"学生"和"苹果"就只能取得主题框架的身份,只能理解为涉及的

对象,没有明确表达遭受性的色彩。两种结构的语义句法特点区别明显,前者必须经过遭受性动词的允准。

再进一步比较两者的允准机制。能做主题的成分不一定都能做"被"字句的主语。"被"字句的允准包含两个方面,第一须经"被"字"遭受"义的允准,第二语义复归特性,主语是"被"字宾语语义构成成分,可以复归到宾语上构成一个对等的主动句。主题的允准涉及到语义语用(Pan & Hu 2008、Hu & Pan 2009),Shi(2000)还认为主题都可以在句法上复原到述题部分。因此与"被"字句第二个允准条件相仿,但两者总体上区别明显,"被"字句的限制要比主题句多得多:

- (344) a. 衣服, 我洗了两件。
 - b. 衣服被我洗了两件。
- (345) a. 张三, 我见过一回。
 - b. ??张三被我见过一回。
- (346) a. 书,我叫张三拿去还了两本。
 - b. 书被我叫张三拿去还了两本。
- (347) a. 那件事,我想告诉妈妈。
 - b. *那件事被我想告诉妈妈。
- (348) a. 那场火,消防队来得很及时。
 - b.*那场火被消防队来得很及时。

以上 a 句为主题句, b 句为相应的"被"字句。在"被"字句中,只有(344)b 和(346)b 可以接受。(345)b 非常勉强,虽然主语可以回归到"被"字宾语上构成主动句,但"张三"的遭受性色彩不强,这种色彩还跟动词"见过"有关。(347)b 和(348)b 的主语也都能复归到"被"字宾语上,然而也没有相应的"被"字句。(346)b、(347)b 的"被"字后都包含两个动词,但(346)b 属于兼语结构。"被"字后的结构类型也影响到"被"字句的可接受度。(348)b 是典型的违反"被"字语义选择条件的例子,"那场火"建立不起遭受"来得很及时"的语义关系。可见,"被"字句的允准条件除了上述的两个关键条件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制约,主题句的允准条件要比"被"字句宽泛得多。"被"字句去除"被"字通常可以变成一个合法的主题句,但主题句加上"被"字就不一定能构成合法的"被"字句。

另外,"被"字句的主语不能由介词短语充任,主题没有这样的限制。以李临定(1986)、宋玉柱(1990)所说的处所主语"被"字句为例,试比较:

(349) a. 外面的绳子上总被你们晒满了被子。

- b. *在外面的绳子上总被你们晒满了被子。
- c. 外面的绳子上, 你们总晒满了被子。
- d. 在外面的绳子上, 你们总晒满了被子。
- (350) a. 屋里被大伙堆了些破烂儿。
 - b. *在屋里被大伙堆了些破烂儿。
 - c. 屋里,大伙堆了些破烂儿。
 - d. 在屋里, 大伙堆了些破烂儿。
- (351) a. 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 b. *在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 c. 那红色的砂石地上, 他已然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 d. 在那红色的砂石地上, 他已然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

在这组例句里, a-b 句为"被"字句, c-d 句为主题句, b 句和 d 句是加上介词的处所短语。介词短语在"被"字句里不能用来做主语,上述的 b 句都不合法。相比之下,做主题的成分不受此限制。主语的位置是一个赋格的位置,进入的成分需要为能接受主格的成分,不带介词的处所短语可以信任这样的角色。介词类似于动词,具有内在格的赋格能力,可以给所带的宾语赋格。因此,介词短语不能接受格。主题的位置是一个非格位置,进入的成分不要求都能接受格,因此介词短语可以充当主题。以上的对比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

最后用主语取向副词(subject-oriented adverbs)来检测句首成分的主语性。 在副词的分类里,有些副词倾向于修饰做主语成分,Ernst(2002)认为这类副 词需要与做主语的成分建立述元关系(predication)。如下就是 Ernst 对副词性附 加语的分类(Ernst 2002: 9):

a) Predicational

Speaker-oriented: frankly, maybe, luckily, obviously

Subject-oriented: deliberately, stupidly

Exocomparative: similarly

Event-internal: *tightly*, *partially*

- b) Domain: mathematically, chemically
- c) Participant: on the wall, with a bowl, for his aunt
- d) functional

time-related: now, for a minute, still

quantificational: frequently, again, precisely

focusing: even, just, only

negative: not

clausal relations: purpose, causal, concessive, conditional, etc

他把副词性附加语分成述元关系类(Predicational)、领域类(Domain)、参与者类(Participant)和泛函类(functional)四大类。其中主语取向副词就包含在述元关系类副词中,包括"故意(地)"、"愚蠢(地)"、"乐意(地)"、"粗鲁(地)"等等。这类副词具有谓词的性质,需要连接论元来消解这种能力且倾向于关联做主语的论元,如:

- (352) a. 学生,就这两个故意找麻烦。
 - b. 学生,有两个愚蠢地上了骗子的当。
 - c. 保安,只有他很乐意地给他开了门。
 - d. 你,我不该如此粗鲁地对待。

从这组例句可以看出,主语取向副词仅关联主语而不会与主题发生语义联系。在 (352)a 中,故意找麻烦的就"这两个"而不是全部的学生,同样在(352)当中,"粗鲁"的是"我"而不是"你"。这类副词与宾语取向副词形成对比,汉语亦有指向宾语的副词,如:

- (353) a. 他酽酽地沏了一杯茶。
 - b. 他圆圆地画了一个圈。
 - c. 他尖尖地削了一支铅笔。

"酽酽"的是泡出来的茶浓度,"圆圆"的是画出来的圈,"尖尖"的是削出来的铅笔。这里的"酽、圆、尖"表达经受动作后受事宾语的结果状态,类似于补语结构表达的意义,如"削尖了一只铅笔",但程度更高、色彩更强。因此,根据副词的这种取向特点我们就可以用于"被"字句主语成分的检测。"被"字句可以接受主语取向副词的修饰:

- (354) a. 他愚蠢地被你胡弄着。
 - b. 我愚蠢地被他抢先告了状。
 - c. 张三竟然愚蠢地被他骗走两百块钱。
 - d. 真想不到他是为了搭车回家, 才故意被车撞的!
 - e. 我觉得小乌是故意被封住的。
 - f. 偷盗后五旬窃贼故意被抓。

以上为经副词"愚蠢地"和"故意"修饰的"被"字句。主语取向副词取主语为 其论元,故"被"字句"被"字前的成分为主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类似的 量词浮游式的"被"字句里主语取向副词同样可以加入:

- (355) a. 学生故意被警察抓住了两个。
 - b. 小猪愚蠢地被老狼找到了两只。
 - c. 老汉故意被车撞断了一条腿。

在(355)a中,"故意"的是"学生"但"抓住"的是"两个"。同样,在(355)b中"愚蠢"的是全体小猪而不仅仅是两只,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引申出小猪若是不愚蠢也许一只都不会找到。相反,(355)a-b 若是浮游移位,"学生"和"小猪"将是主题,主语还在动词的后面。用主语取向副词来鉴定,副词应当关联动词后的成分,但(355)并没有显示这种性质。显然,动词后的成分并不是主语。

以上从"被"字的词汇语义关系、"被"字句的允准条件、介词短语检测和主语取向副词的检测几个方面论证了"被"字句的主语性。"被"字前的名词短语为"被"字句的主语。在类似于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中,句首的成分也是主语而不是主题,浮游量词结构只是神似,主语在原位生成,不涉及浮游的WH-移位。下一小节将从移位的角度进一步论证"被"字句的生成机制。

5.4.3 移位类型检测

汉语"被"字句作为汉语典型的被动式,因此自然就会与西方语言的被动式进行比较,在解释方案上也会以由经西方语言建立的被动化理论为参考或直接套用。以西方语言为基础的被动化理论认为被动句的成因源于动词的形态变化,动词通过形态变化构成被动动词,在句法上,被动动词因形态变化使其句法语义特征也发生了变化,被动动词的论元数受到了抑制,导致赋格能力也发生了变化,动词不能给宾语位置上的受事成分赋格,受事成分将需要移位到主语位置接受主格而生存。因此,被动句的移位属于受格驱动的 NP-移位。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将从移位类型的角度来进一步核定"被"字句的句法机制。我们认为 NP-移位的被动化方法不适用于汉语的"被"字句。论证将从四个方面进行:一、类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二、兼语式的"被"字句移位类型,三、WH-词的强跨越效应,四、充填代词。

首先观察来自类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中的证据。类似于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在 5.3 节进行过详细的讨论,这里只提取其中有关移位类型的内容作为支持论据。"被"字句可以出现类似于浮游量词的结构,名词短语在"被"

字前,量词出现在动词之后:

- (356) a. 气球被他吹破了两个。
 - b. 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三个。
 - c. 衣服被她剪破好几件。

对应的主动句是:

- (357) a. 他吹破了两个气球。
 - b. 学校开除了三个学生。
 - c. 她剪破好几件衣服。

可首的名词短语在主动句里可以回复到量词后构成一个经量词修饰的 DP 短语。因此,认为这种"被"字句就是一种浮游量词结构并非毫无道理。若以这种分析为前提,汉语被动化不见得就一定要经过 NP-移位,用量词浮游的 WH-移位就能实现。有关量词浮游的移位类型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论证过,是 WH-移位。这是处理这类"被"字句的一种观点。再从相反的角度看,先不认为(356)中的主语就是经量词浮游的形式移位到句首,而把这种"被"字句分析成经典型的 NP-移位方法,"被"字句涉及到典型的被动化。以这种观点为前提,被动动词属于被动化动词,动词分配论旨角色和赋格能力发生了变化,动词不能给受事成分赋格,因此需要前移。问题是,在这种句式里移位项并非整个受事成分而只是短语内的成分,"气球"、"学生"和"衣服"都是受事短语内的成分,它们接受的格如果有也不是来自动词。以动词的被动化来提取受事短语内部的成分没道理。经典的被动化理论不能解释这类"被"字句。因此,从这种结构考察"被"字句要么经 WH-移位实现要么在原位生成。

其次,再从带兼语结构的"被"字句的移位类型进行考察,这类句式也不支持 NP-移位说。带兼语结构的"被"字句指如下类型的句式:

- (358) a. 教室被老师派学生打扫干净了。
 - b. 围墙被学校请人拆了。
 - c. 书被我叫张三替我还了两本。

这种"被"字句在"被"字后带有一个兼语结构。(358)c 还属于浮游量词结构,但也包含多动词的兼语式。现在考察这种句式的 NP-移位实现形式。兼语结构包含多动词,属于多个小句套组在一起,小句内的施受成分相互交叉,上一个动词的受事成了下一个动词的施事论元,而且交叉的论元都不残缺。如果以 NP-移位

的形式前移将面临问题,NP 提取因找不到中间的过渡落点将使移位跨度太大违反局部原则。以(358)b 为例进行说明,移位步骤表达如下:

首先假设被动化能使动词"拆了"的赋格能力发生变化,"拆了"不能给受事成分赋格,因此"围墙"需要移位到主语位置获得主格。从(359)可见,"围墙"只经一步移位到了主语位置,中间没有过渡落点。显然这一步跨度太大,不符合局部原则的规定。按我们在 4.7.4 小节上建立的领属条件(280),NP 和 IP 都是界限节点,移位不能跨越多于一个的界限节点。(359)中的界限节点分别是 IP₂和 IP₃,"围墙"的移位跨越了这两个界限节点,违反了局部原则。NP-移位属于 A-移位,移位路径沿着有格位的位置前移,在(359)中如果"围墙"的移位属于 NP-移位理论上它需要沿着 NP₂、NP₁这样的路径前移,以这样的路径才不会违反领属条件。然而,这些位置都有成分占据着,过度落点被占据导致移位步伐过大。因此,从移位方式的考察结果也不支持汉语"被"字句以 NP-移位方式实现,"被"字句中的被动化与典型的被动化理论有区别。

另外注意(358)c,这种句式就是前面已讨论过的类似于浮游量词的"被"字句,主语"书"与后面的"两本"有语义上的依存关系,但属于长距离依存关系,跨越整个兼语式。对于这种句式,WH-移位前面已否定,NP-移位如(359)所示也违反局部原则。剩余只有原位生成一种可能。

第三、WH-词的强跨越效应检测。在第 4 章我们曾经详细讨论过 WH-移位与 NP-移位的区别,在 WH-移位中,WH-词如果跨越了与之同指的成分时会严重影响句子的语感,导致句子不合法,通过这一特性就可以鉴别移位是属于 WH-移位还是 NP-移位。"被"字句如果涉及移位也可以通过这一方法进行鉴别,请看下述例句:

- (360) a. 谁;被他*;;点名骂过?
 - b. 还有谁;被他*i/i感动了?
 - c. 谁;被他*i/i派人打了?
 - d. 什么人;被他*i/i 叫警察赶走了?

首先假设句首的"谁"和"什么人"都是经过移位从最后的一个动词的后面前移过去的,移位跨越了代词"他"。从语感上判断,"他"如下标所标志的那样不能与疑问词同指。这种特点是典型的疑问词的强跨越效应,说明如果疑问词是从后

面移位上来的,移位只可能是 WH-移位而不是 NP-移位。因此,从强跨越效应 检测的结果来看,"被"字句也不能通过 NP-移位实现,如果其中有移位也只涉 及 WH-移位。

第四,来自充填代词上的证据。充填代词也可以用来区别 WH-移位与 NP-移位。WH-移位通常允许在移位的起点填入充填代词,NP-移位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在"被"字句中,也能见到充填代词,如:

- (361) a. 张三被李四踢了一脚。
 - b. 张三被李四踢了他一脚。
- (362) a. 学生被老师叫去打球去了。
 - b. 学生被老师叫他们去打球去了。
- (363) 儿子今天被老师把他一个人关在教室里了

充填代词"他"或者"他们"可以加入到动词后,如(361)b 和(362)b 以及(363) "把"字后。假设"被"字句通过移位实现,充填代词所在的位置就是移位的起 点,起点位置能加入代词,因此这种移位也只能是 WH-移位。充填代词在"被" 字句里也不是所有的句子都能加,当空位后面没关联成分通常就不能加,短式的 "被"字句也不能用充填代词:

- (364) a. *张三被人骂了他。
 - b. ?张三被人把他骂了。
 - c.*张三被骂了他。
 - d.*张三被把他骂了。
 - e.*张三被骂了他两句。

(364)a-b 为长式"被"字句, c-e 为短式的"被"字句。(364)a 的充填代词后无任何成分, 语感就特别不好。当用"把"引入充填代词, 代词后有关联的成分, (364)b 就比 a 句语感好。短式的"被"字句都不能用充填代词。

以上从四个方面检测"被"字句中的移位类型,第一个方面从类似于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考察其中的移位类型,第二个方面从带兼语结构的"被"字句中探讨其中的移位类型,第三方面从WH-词的强跨越效应上检测了"被"字句的移位类型,最后从充填代词的表现上再对"被"字句的移位类型进行了检测。这四方面得出的结论都一致,"被"字句中的移位不是NP-移位,如果其中涉及了移位,移位类型也只能是WH-移位。"被"字句不能用经典的名词短语提升的被动化理论解释。

5.4.4 约束关系检测

对于"被"字句的性质,还可以从约束关系上作进一步的考察。约束关系反映名词短语之间在句内的语义依赖关系,"被"字句上的重点在"被"字前的主语成分,通过约束关系上的特点一方面可以检测该名词短语是否处于主语位置,另一方面通过逻辑层重建的约束关系进一步推断其中涉及的移位类型。约束理论在 4.3.1 小节介绍过,约束理论包含(200)中的三原则并重复如下:

(365) 约束理论

原则一: 照应成分必须在约束域内受约束。

原则二:代词在约束域内自由。

原则三: 指称语(R-expression)是自由的。

首先考察"被"字前的名词短语的约束关系性质。当一个名词短语处于论元位置(A-position)如主语或宾语位置时,它可以约束域内的照应成分,文献上也称作 A-约束(A-bind)。因此,常常可以用这种约束性质来检测是否处于论元位置做主语或宾语等。Ting(2006)就认为汉语的主语也具有这方面的性质:

- (366) 李四;下放到了自己;的老家。
- (367) 李四;被领导;下放到了自己;/*;的老家。
- (368) 李四_i,领导_i下放到了自己_{*ii}的老家。

在(366)-(367)中,"李四"都能约束后面的反身代词自己,其中,(366)中的"李四"是句中的主语,(367)是"被"字句,也只有"李四"能约束后面的反身代词而不是"被"字后的"领导"。按这种约束性质推断"被"字前的名词短语也是主语。(368)的句首为主题,只有"领导"能约束后面的反身代词而不是主题成分。不过,我们前面认为"被"字是动词,(367)"被"字后的"领导"其实也处于论元位置,理论上也能约束后面的反身代词。这种推断是正确的,请看:

(369) 李四;被领导;派遣到了自己;前的老家。

(369)中的反身代词既可以指"李四"也可以指"领导",这两个成分都处于论元位置且 C-统治反身代词,可以约束反身代词。因此,从约束关系上来推断"被"字前的名词短语位于论元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主语的位置。

再考察"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结构,"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结构如(325)。 如果"被"字前面的名词短语是经浮游移位实现的就将是主题,主题处于非论元 位置上,约束性质不同。这种"被"字结构的约束关系将更具有意义。请看:

- (370) a. 学生;被警察;从自己;;的住处抓走了三个。
 - b. 学生 $_i$,有三个 $_i$ 被警察 $_k$ 从自己 $_{^*i/j/k}$ 的住处抓走了。
 - c. 学生 $_{i}$ 被老师 $_{i}$ 派了三个 $_{k}$ 到自己 $_{2i/ik}$ 的家乡。
 - d. 李四;被张三;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打断了一条腿。

这组例句代表了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370)a-c 中的"学生"与"三个" 关联, (370)d 中"李四"与"一条腿"关联但不是类浮游量词结构。(370)a 中的 "自己"可以指"警察"或者"学生",学生究竟从什么地方抓走需要在情境里 确定。这种约束关系说明"学生"和"警察"都处于论元位置,其中"学生"为 "被"字的主语,"警察"为"抓走了"的主语,"学生"不是主题。也可以比较 (370)a 与 b。在(370)b 中,"学生"为主题"有三个"为主语,约束关系上也正好 反映了这种状态。"自己"只能指"警察"或者"有三个",不能指"学生"。(370)b 可以是这样的意义: "有三个学生是从自己住处抓走的", 但不是"学生都是从自 已住处抓走的"。(370)c 的反身代词在句子的后部,有三个可能的约束先行词, "学生"、"老师"和"三个"。只是反身代词指"学生"时意义不很匹配,意义 上指"派了三个同学到所有的学生的家乡",但这种可能性也有可能存在。如果 人数上改成二十个, 意义上指"派了二十个同学到所有的学生的家乡"就不会存 在意义上的不匹配了。因此,"学生"、"老师"和"三个"都分别处于论元位置。 (370)d 用来对比,后面也带有"保留宾语",约束关系与(370)a 相似。因此,尽 管在浮游量词的结构上,"被"字前面的名词短语依然处于论元位置,是"被" 字句的主语。

第二方面的考察内容,逻辑层重建的约束关系。逻辑层重建的约束关系指WH-移位的成分在逻辑层作意义解释时需要把移走的成分恢复到原位上来解释。这方面的内容在 4.3.2 小节介绍 A'-移位时以及 4.4.3 小节讨论外主题的移位类型时作过详细的讨论。首先以(227)为例作简要介绍:

- (371) a. 张三知道他*// 看过李四;的照片。
 - b. 张三知道李四 $_i$ 的照片他 $_{ii}$ 看过 $_t$ 。

"李四的照片"在(371)b 中通过 WH-移位移到了主题的位置,(371)a 反映了移位前的位置,在作语义解释时虽然"李四"在"他"的前面,但"李四"仍不能指"他",仍然只能作与(371)a 相同的解释。"李四"为指称语不能受任何 C-统治它的成分的约束,在原位上"他"C-统治"李四",两者不能共指。在(371)b 上

"他"并没有 C-统治"李四",但约束关系与在原位上相同。

在"被"字句里,如果主语是以 NP-移位的方式实现的就不会有这种逻辑层重建效应,反之,如果是 WH-移位就将有。同样,属于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仍是关注的重点。请看例句:

- (372) a. 他们*i/i 找学校处罚了那三个学生。
 - b. 那三个学生;, 他们*/// 找学校处罚了。
 - c. 那三个学生;被他们*i/i 找学校处罚了。
 - d. 学生 i, 他们*i/i 找学校处罚了那三个。
 - e. 学生 i 被他们*i/i 找学校处罚了那三个。

这组例句把主题结构与"被"字句进行了对比,同时也把类浮游量词结构的"被"字句也与量词浮游结构进行了对比。(372)a 反映了"那三个学生"和"学生"在移位前的位置,(372)b、d 为主题句,其中(372)d 为量词浮游结构。(372)b-e 涉及到"那三个学生"和"学生"与"他们"的约束关系,(372)c、e 句的"被"字句与(372)b、d 主题句的约束关系一致,"那三个学生"或"学生"都不能与"他们"共指,说明逻辑层重建效应明显。"被"字句中涉及的移位与主题化相同,都属于WH-移位。

这一小节从约束关系的性质上考察了"被"字句的特点。在第一个方面,约束关系的性质上,"被"字句"被"字前面的成分具有典型的 A-约束特征,是典型的论元位置,因此是主语而不是主题。在第二个方面,以约束理论为基础的逻辑层重建效应进行考察。到主语位置上的移位具有明显的逻辑层重建效应,移位后的指称语仍遵守逻辑层上所表现的约束关系,其中涉及到的移位属于 WH-移位, NP-移位在汉语"被"字句中不存在。

5.5 本章小结

这一章以"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结构为线索探讨了"被"字句的特点,结论是:汉语的"被"字是动词,具有典型的动词特征,语义上有"遭受"、"蒙受"的意义,这种词汇语义特征使得动词需要域外论元作为主语以及带小句类的宾语。主语在原位生成,"被"字句的被动化与西方语言典型的动词被动化方式不同,不涉及 NP-移位。另外,"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结构也并非典型的浮游量词结构,形式上相似但生成机制完全不同,典型浮游量词结构经 WH-移位形成,"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在原位生成。

这个结论可以从本章的论证中推导出。本章的论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被"

字为动词(5.4.1 小节),"被"字前的成分为主语(5.4.2、5.4.4 小节),移位类型为 WH-移位(5.4.3、5.4.4 小节)。第一个结论为"被"字是动词,这个结论与第二个结论("被"字前的成分为主语)相一致,但第一个结论和第二个结论与第三个结论相悖,WH-移位不可能生成主语,而动词需要主语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被"字句不可能经移位生成。

在"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结构上,因为"被"字句不经过移位生成,浮游量词结构也并非由 WH-移位形成,因此是一种非移位的浮游量词结构。

第6章 "有"字句

6.1 前言

这一章将研究修饰量词的"有"字,"有"加在带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前构成如"有三个人"这样的"有"字结构。"有三个人"还可以进行量词浮游,"人"可以与"有三个"发生分离形成浮游量词结构。我们认为这种"有"字为存现动词,但兼有无定名词短语的限定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属于不同的结构,一种"有"字实现为存现句的动词,另一种"有"字以动词的形式实现为限定性 D 核心。后者,"有"字只相当于一个限定词,"有 DP"功能上仍是一个 DP,可以充任各种句法成分,也可以进行移位操作包括量词浮游中的移位。DP 通过"有"获得指称上的限制,DP 趋向于指向特定的个体,属于实指的强意义。在另一方面,句法位置上,宾语位置不趋向于取强意义的成分做宾语,因此"有"通常不能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此外,后一种结构可以通过重分析转化为典型的存现句。

本章的安排如下,6.2 节提出本章需要解决的问题,6.3 节回顾相关"有"字句的研究,6.4 节讨论存现动词"有"以及存现句的基本句法特征并论证"有"字的双重功能,6.5 节介绍无定名词短语相关的语义理论,6.6 节研究"有"跟无定名词短语结合后的语义特征、语义强度以及"有"字的语用特性,6.7 节建立"有"字句的解释方案,回答为什么"有"字不能出现在宾语上以及"有"字句的句法操作机制,最后是小结。

6.2 现象及问题

"有"字常见的一种用法是加在名词短语前,通常名词短语带有量词修饰。 "有"所带的成分严格来讲是一个 DP 短语,构成形式如(373):

(373) [xp有 DP]

"有"字短语的性质还不清楚,暂用 XP 来表示。如果"有"字为动词并且可以接受表示时态的成分,"有"字短语的最大投射就是 IP。也有可能动词"有"实现为另一个 D 核心起限定作用,这时候 XP 的最大投射还是 DP。在句法功能上,这种"有"字短语可以出现在主语位置,相当于"有"字短语做主语,如:

(374) a. 有三个学生回来了。

b. 那三个学生回来了。

"有三个学生"与"那三个学生"相对,前者为"有"加带量词的名词短语,后者由指示词取代"有"的位置。这种句式也可以进一步转换,提取"学生"到主题位置构成浮游量词的结构:

- (375) a. 学生,有三个回来了。
 - b. 学生, 那三个回来了。

同样,"学生"提前后,"有"字句与非"有"字句在结构上也平行,没显示出"有"字短语与普通的名词短语有什么特别。

另外,"有"字短语不一定非要出现在动词前。"有"字短语也有出现在动词 后宾语的位置上,如:

- (376) a. 他吃了有三个馒头。
 - b. 他吃了三个馒头。

"有"字短语在宾语上的情况并不普遍,常见的只有"V了有 DP"这种结构式,可以说"吃了有五碗饭,喝了有两杯水,看了有十场电影,写了有十多万字"等等。这种"有"字句也可以进一步对宾语进行主题化变换,包括内主题化以及外主题化,或以量词浮游的形式实现:

- (377) a. 他吃了有三个馒头。
 - b. 有三个馒头, 他吃了。
 - c. 他,有三个馒头,吃了。
 - e. 馒头, 他吃了有三个。
 - f. 他, 馒头, 吃了有三个。
- (378) a. 他吃了三个馒头。
 - b. 有三个馒头, 他吃了。
 - c. 他,有三个馒头,吃了。
 - e. 馒头, 他吃了三个。
 - f. 他,馒头,吃了三个。

(377)列举了(376)a 对应的各种变式, (378)对应(376)b 的各种变式。可以是整个"有"字短语提前,也可以是以量词浮游的形式提前;可以提前到外主题的位置,也可以提前到内主题的位置。"有"字短语与非"有"字短语基本上对应,其中

(378)有一些要求。当名词短语受弱量词修饰时¹¹,通常做宾语时不能加"有"字,但出现在动词前面时量词前必须加"有",如(378)b-c。除了这方面的要求外,(377)与(378)在结构上对应得非常工整。

以上我们把"有"字跟后面的 DP 看成是一个"有"字短语,"有"字短语作为一个整体可以承担 DP 短语的句法功能,可以做主语、宾语等。"有"字短语也可以像 DP 短语一样移位,可以提取到句首做外主题或者提取到主语与动词之间做内主题,此外,"有"字短语内的成分也可以作量词浮游移位。这就是"有"字句的一些基本表现,现在的问题是"有"字句能不能按上述的方法进行解释。其中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有"字句记性问题。"有"字是动词还是限定词,或别的什么词类?"有"的词性将决定"有"跟后面 DP 短语的句法关系,以及"有"字短语在句内的句法关系。如果"有"字为动词,"有"跟后面的 DP 结合就可以按(373)投射成 IP。第二,"有"字的意义。"有"字在这些句式里通常分析为动词表示存在意义,但是,这种意义或者说这种语义句法关系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 DP"不能出现在宾语上。第三,对这种"有"字句的解释。以往对"有"字句的解释方案都建立在"有"字不能出现在动词后的结构特点上,而事实上,"有"字如在(376)a 里可以加入到动词后的宾语上。要充分解释这类结构就需要建立新的解释机制。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能解释上述"有"字句的解释方案。

我们认为,"有"字为动词,在语义上有"存在"、"达到"的意义,其中最关键的语义特征是"有"作为动词跟 DP 组合后有作为无定实指(specific indefinite)的限定功能。这种限定功能使得"有 DP"组合不能出现在动词宾语位置。在解释方案上我们将推导出一个句法位置上的语义强度要求条件¹²,认为当句法论元为定指性成分(definite)、类指成分(generic)和无定实指成分时通常都需要映射到句法结构的前部,只有无定虚指成分才趋向于保留在 vP 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通常只见"有"字出现在动词前而不是动词后。这种"有 DP"的结构功能就是一个 DP,也允许整体移位或部分成分的移位,这样就有(377)和(378)里的主题句和量词浮游句式。

_

¹¹ 弱量词的定义参考 6.5.3 小节。

¹² 本文所建立的句法位置的意义强度要求条件与 Diesing(1992)的句法语义映射规则在内涵上相一致。 Diesing 认为逻辑层语义结构的根源在于句法结构,两者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对应关系并可以通过句法到语义 的映射规则实现。我们的结论也类似,句法结构也受制于语义条件的限制,如无定名词短语做宾语就趋向于取弱意义,若要取强意义就需要移位到动词前。

6.3 文献回顾

"有"字句的范围广,上述句式只是其中的小类。对于上述句类,学者们普遍认为"有"字为动词(吕叔湘 1942、1980,赵元任 1968,朱德熙 1982, Huang 1987等)或者助动词(黄正德 1990,蔡维天 2004)。作为动词的"有"以 DP 结合表示存在,"有"字句为无主句。在句法分析上,朱德熙(1982)把(374)a 这类"有"字句分析为兼语式(他原文上称作连谓结构)并把这类"有"字句与表示领有的类似结构归纳为同一类型:

- (379) a. 有个青年叫小晚。
 - b. 我有一个朋友会开飞机。

按朱先生的观点,以上两句属于同一类,(379)a 中的"有"表示存在,(379)b 中的"有"表示领有,前者不需要主语后者带主语,但两句的结构类似兼语式的特征。不过,这种分析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只能解释(374)a 这么一种句式,不能应对(377)a-c 这几种变式以及(377)几种句式之间的联系。这是一种结构性的归类,没涉及到"有"字的本质特征,无法解释为什么(379)a 可以说,而"*有那个青年叫小晚"却不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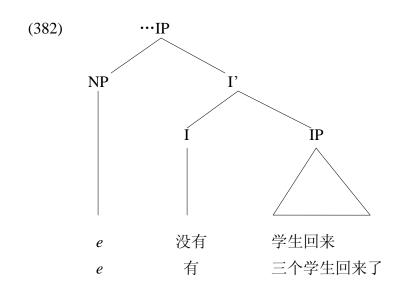
Huang (1987) 把(374)a 这类"有"字句分析为存现句,并把存现句的典型格式归纳为:

(380)的归纳具有通性,表达了存现句的基本结构方式,(374)a可以很好地对应这一格式。在(380)中,3号位的"三个学生"就是存现句的"支点"(pivot),锚定存在的对象,4号位的短语为存现句的"尾段"(coda)。汉语这种"有"字比较普遍,把(374)a分析成存现句有积极的意义,但问题是,汉语不仅仅是这种"有"字在句首的句式才有存现意义。以(377)为例,如果(377)b为存现句,(377)c以及其他句也应该有存现意义。因此,以"有"为动词的存现句可能并不限于(380)这种格式。

之后,黄正德(1990)把(374)a中表示存在的"有"与完成句中的"有"统一,"有"字被分析为助词作为时态核心 I 的终端项,这样,两种句式就通过移

位操作实现结构上的差异。下面以(381)为例进行说明,(382)就是(381)的树形图:

- (381) a. 学生没有回来。
 - b. 有三个学生回来了。



(381)a 通过"有"表达完成态但为否定句,(381)b 为存现句。(382)为这两种句式的 D-结构,"有"为助词在时态核心 I 的终端插入。两句涉及的转换操作不一样,在(381)a 中,"学生"将通过移位提取到空位"e"上,但在(381)b 句里,"三个学生"为无定名词短语,不能移位到句首的空位,最终形成无主存现句。这种分析方法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是统一了做时态助词的"有"与表示存在的"有",二是明确了"有"对 DP 短语的选择限制,"有"需要与不定名词短语搭配。不过,第一方面的优点又是其缺点。两种不同类型的"有"是否可以采用同样的操作值得商榷。请看如下例句:

(383) 有三个学生没有回来。

这是一个两类"有"字同时出现的例子,按(382)的 D-结构表达"有"与"没有"重合插入到 I 位置上,"没有"要求"三个学生"必须提取到顶层 IP 的主语位置,而"有"又不能让"三个学生"移走。这是一对矛盾,两种类型的区别在这个句子里显示了出来,统一的方法并不是最佳选择。

对于(381)b 这类表示存在的"有"字句,Huang(1987)的分析方法显得更合理些。"有"作为动词与其他语言的存现句有相同的一面,"有"所选择的 DP 短语都是无定的受弱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参考 6.5.3 小节)。但是,"有"字存现句是否一定按(380)这种顺序排列,我们持怀疑态度。(380)表达的是一种分裂句的格式,但从(377)中的初步观察来看,汉语并不受分裂句格式的限制。

以上简要回顾了与本章内容相关的"有"字句的分析方法,重点介绍了 Huang (1987) 和黄正德 (1990) 提出的两种方案。这两种方案都有局限性,没有正视 (377)中各种句式之间的联系以及无法解释为什么一般情况下"有"字不能加入 到动词宾语上。"有"字句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案。

6.4 存现动词"有"

这一节将探讨"有"字的词汇、语义及句法特点。我们认为"有"字为存现动词,具有一般动词的基本性质。作为动词,"有"选择特定的 DP 短语作宾语构成"有 DP"的基本结构式。"有"在语义上表示存在,但这种存现动词天然有做无定标志的功能。当 DP 与"有"结合后,"有"在句式中既是存现动词又兼有无定性质的标志词。这两种功能会随着强调的不同彼此消长。当强调其他动词时,"有"将只是一个无定标志,语义上只相当于一个存在量词,"有"以动词的形式充当限定词的功能。当重心在"有"字上时,"有"将是一个完整的存现动词,构成一个无主语的存现句。在句法表现形式上,前者当 DP 与"有"结合后仍然是 DP,后者当 DP 与"有"结合后 DP 就扩展成了 IP。充当限定功能的动词"有"可以通过重分析实现为存现句结构。下面将就"有"的句法语义特点进行讨论。首先讨论"有"作为存现动词的性质,然后推导出"有"字作为存现动词的限定性功能,最后讨论"有"字句的两种句法结构与重分析。

6.4.1 存现句

"有"作为动词的一个重要的义项是表示存在,存在涉及处所,因此这种意义与处所词结合时最为典型,如:

- (384) a. 有两本书在桌子上。
 - b. 有三个人在教室里。
 - c. 有九只鸟在树上。

这种"有"字句与资料上的存现句(existential sentences)相类似,结构上也与其他语言相类似,如下是英汉存现句的对比:

- (385) a. 有两本书在桌子上。
 - b. There are two books on the desk.

汉语存现动词用"有",英语用"be";汉语存现句主语为空,英语用虚主语"there"。两种存现句的结构也一致,符合 Huang (1987)给出的基本格式(380)。为了作进

一步的比较,如下把(385)代入(380):

在(386)中,带括号的成分为不一定出现的成分。存现句的典型句法特征包含如下部分(McNally 2008): 1、一个虚主语,如英语"there-be"句型里的"there",汉语没有这样的虚词,因此(386)中的 1 号位为空。2、存现句可以不带动词,如果有通常为表示"是(to be)"或"有(to have)"的词汇。3、有一个"支点"(pivot)名词短语作为存在的对象,如(386)中的 3 号位的 NP 短语。4、大部分语言有一个作为"尾段"(coda)的短语,即 4 号位中的 XP 短语。5、有些语言存现句的虚主语为必有成分,通过处所词来实现而且处所词的语义被"漂白",如英语的"there"和法语的"y"。

按照 McNally 的归纳,(384)均符合存现句的特点,结构方式也与(386)匹配。不过,汉语(384)中的处所短语还可以提前到主语位置,此时不能带介词:

- (387) a. 桌子上有两本书。
 - b. 教室里有三个人。
 - c. 树上有九只鸟。

倒装过来后,(387)还符合 McNally 所归纳的五个特点,但构成形式上却与(386)不同。再比较另一类存现句。类似于(387)的结构,汉语还有一些处所动词有这种存现意义:

- (388) a. 台上坐着主席团。
 - b. 桌子上放着两副手套。
 - c. 墙上挂着一幅画。

这种句式虽然可以理解为一种存在,但涉及具体的动作,有置放使之存在的意义如(388)b-c 里的"放、挂",或处于某种状态的存在如(388)a 上的"坐"。这类句子也能倒装,但结构上与(386)的存现句结构有差别:

(389) a. 主席团坐在台上。

- b. 有两副手套放在桌子上。
- c. 有一幅画挂在墙上。

严格按(386)的格式进行转换时并不合法,不能说"*坐着主席团在台上"或"*放着两副手套在桌子上"。与(386)存现动词只需要虚主语不同,处所动词"坐、放、挂"需要有实义主语。处所动词后的名词短语需要提前并且把"着"字去除,同时无定名词短语需要加上"有"字,如(389)b-c。可以看出,(389)b-c 里的"有"并非因为存现义的需要而加入的。

通过以上处所动词句与"有"字句的比较我们发现:第一,纯粹的存现意义只有"有"才有;第二,"有"字的意义在(389)里出现了分化,"有"在这种句式里的存在意义已经明显减弱。"坐在、放在、挂在"在(389)里仍然有存在的意义,(389)b-c 里加上"有"并非为了表达存在。如果需要通过"有"来表达存在意义,为什么在(389)a 里当名词短语为有定名词短语时不能加"有",如不能说"*有主席团坐在台上",但可以说"有两个主席团坐在台上"。

6.4.2 双重功能

以上我们观察到(389)b-c 里的"有"分离出了另一个功能,"有"表存在的意义已经弱化。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不同尾段对"有"字的存现意义的影响。请比较(389)a-b 与去除动词"坐、放"之后的情况:

- (390) a. 有两副手套放在桌子上。
 - b. 有两副手套在桌子上。
- (391) a. 主席团坐在台上。
 - b. 主席团在台上。
- (392) a. 桌子上有两副手套。
 - b. 台上有主席团。

首先观察(390)与(391), b 句都是去除处所动词形成的由"在"字表达存在的位置。按存现句的标准,只有(390)b 才是标准的存现句。(391)b 没有存现动词,除非认定为无存现动词的存现句(参考上述 McNally 的第二条标准)。但是,如果允许无存现动词的存现句,(390)b 中的"有"又可以理解为无定成分的某种标志手段,在这里是标志无定成分做主语。然后,再对 b 句倒装构成存现句时,(392)b 需要加上"有"才合法。因此,从(392)b 看"有"是纯粹的存现动词,但是从(392)a 与(390)b 的比较看,"有"字除了可以充当存现动词外还可以作为无定名词短语

的句法标志。在(392)a 里,"有"充当无定名词短语标志的功能已经消去,只保留了存现意义。因此这种结构式才是汉语典型的存现句结构式。这组例句也说明了"有"字有两种不同的功能。

最后,归纳起"有"字的功能:

- (393) "有"的功能:
 - 1. "有"字为存现动词。
 - 2. 存现动词天然具有无定名词短语的标志功能。

6.4.3 两种功能的消长

上一小节把"有"字的功能归纳为(393),在实际的语言运用里,这两个功能的地位并不对称,完全只有(393)中的第一个功能的"有"字句以(392)为典型。当"有"字以无主语的存现句出现时,"有"字的两个功能并存。随着结构式的改变,两种功能会彼此消长。请看如下例句:

- (394) a. 台上有主席团。
 - b. 树上有九只鸟。
 - c. 有九只鸟在树上。
 - d. 有三个学生回来了。
 - e. 有三个学生我教过。
 - f. 我,有三个学生,教过。
 - g. 我教了有几百个学生。

(394)a-b 中的"有"表示纯粹的存在义。(394)c 带有方所短语,表示存在也占主导,但兼有无定标志功能。(394)d-e 结构上与存现句格式一致,但尾段为其他动词,"有"字的第二个功能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有"字句里,普通动词才是句子重心,"有"字的分量明显下降,几乎与标志词相当。(394)f-g 的存在义最弱,"有"字嵌入了句内,标志无定名词短语的功能最强。对于(394)g 中的"有",《现代汉语八百词》认为表示"达到"的意义,"达到"意义与标志无定的特征都要比表存在的意义强。这种句式已经不容易被认出为存现句了。

以上我们进一步考察了"有"字两种句法功能的地位。"有"字的基本性质为存现动词,但存现动词天然具有标志无定名词短语的功能。这两种功能会随着句式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特别是当句中的重心移到其它动词上时,"有"字表示存在的意义将弱化,降级为接近于标志词的功能。下一小节将就"有"字的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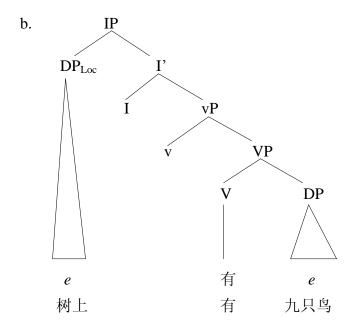
特点进行讨论。

6.4.4 两种句法结构

这一小节将讨论"有"字句内部结构。"有"字身兼双重功能,作存现动词和无定标志。我们认为这两种功能将带来结构上的差异。当"有"字的存现动词功能起主导作用时,"有"字句的重心在存现动词"有"上,"有 DP"将属于动宾结构;当"有"字的无定标志功能起主导作用时,"有"字句的重心在其他动词上,"有 DP"将属于偏正结构,"有"字以动词的形式实现为 DP 的另一个 D核心。前者以处所词作主语的"有"字句为代表,后者见于其他的动词句里。充当限定功能的"有"字动词,只当通过结构重分析后才可以转化成无主语的"有"字存现句。当"有"字的无定标志功能弱化存现意义加强时会导致结构的重分析,使句式从一个普通句向存现句转化。这就是"有"字不同功能的消长引起的重分析操作。下面将就两种功能下的"有"字句的内部结构进行探讨,结构重分析将在下一小节讨论。

首先考察"有"字句的内部结构。在本章开篇之处,我们把"有"字跟 DP 短语的结合描写成(373)。因为动词"有"还可以接"会、应该"等时态助动词的修饰,"有"的最大投射将是 IP。另外,我们前面认为由处所词做主语的"有"字句才是汉语典型的存现句,(373)的短语结构式将修改如下:

(395) a. [IP DPLoc [vP 有 DP]]



在(395)中,"有"字是一个普通的存现动词,主语要求为处所短语 DPLoc, 宾语

为一般的 DP 并且是存现句的支点。(395)b 为相应的树形图,当用(394)b 代入 (395)b 后能更清楚地观察汉语典型存现句的结构特点。类似(395)中的格式,汉语典型的存现句还包括如下例句:

- (396) a. 屋里有人说话。 (《现代汉语八百词》)
 - b. 河面上有几条小船开过来了。
 - c. 百货大楼有这种尼龙伞卖。

这组例句中的"有"也只有存现意义,句子由处所短语引导,存现动词锚定支点名词短语,但是,名词短语之后还接受一个动词短语的修饰。吕叔湘等(1980)认为这是一种"有"字兼语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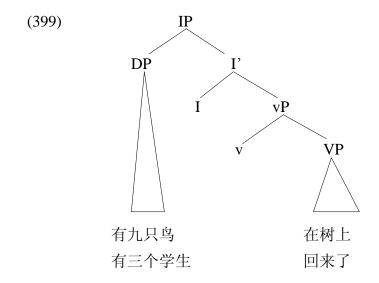
(395)也可以用来表示由"有"字开头的"有"字句,如(394)c-e。这种"有"字句的主语 DP_{Loc}为空,"有"字为主动词,是一种带空主语的"有"字存现句。不过,在类似的"有"字打头的句子中,当重心在其他动词时"有"字将只充当了限定性角色,此时的"有"字句结构将与(395)不同。"有"字以动词的形式充当限定性成分,属于偏正结构,包括(394)f-g等"有"字处于不同位置上的句式。

另外,我们认为"有"字句是通过自然顺序构成。自然顺序与分裂顺序相对,英语的强调句和存现句就采用了分裂格式,英语强调句的典型结构为"It is …",英语存现句的典型结构为"There is/are …"。这两种句式都要求把相应的成分提取到强调动词或存现动词后,是对原有句式的分裂。试比较:

- (397) a. I have read the book.
 - b. It is the book that I have read.
- (398) a. I like some books
 - b. There are some books that I li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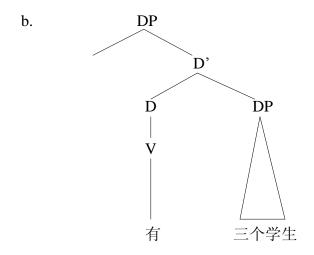
两组句子的 b 句分别是强调句和存现句, a 句为普通句。强调句和存现句都分别需要提取原句中的"the book"和"some books"以分裂句的形式来实现。汉语的"有"字句将不一定采用某种一定的分裂格式,在"有"字句中只有(394)c-e 这种"有"字开头的句式接近于分裂句的格式,(394)中的其他句式更接近于自然顺序。特别是(394)f-g,"有"字出现在句子内部时是完全以自然顺序的构成方式进入句子里。

当(394)c-d 的重心在别的动词时将不是典型的存现句,"有"通过自然顺序实现为限定成分,(394)c-d 的结构将分析如下:



(399)表达了"有"字充当限定性功能时的句子结构特点。句子的重心在其他动词上,"有"字将以动词的形式实现在 DP 的另一个 D 核心上,"有"对 DP 进一步作指称限定。相应地,"有 DP"的结构也作如下分析:

(400) a. [DP有D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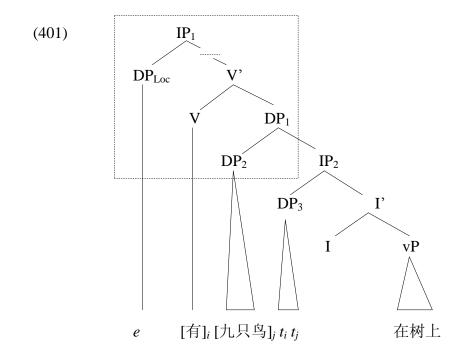


很明显,(400)所表达的"有 DP"结构与(395)形成区别,一个为偏正结构一个为动宾结构。(400)的偏正结构将使得"有 DP"为指向个体的名词性短语,并可以接受动词指派的论旨角色。但是,如果把(399)中的"有 DP"分析为(395)将是一个 IP 小句,"有 DP"以小句的形式做(399)的主语将无法接受动词"回来了"指派的论旨角色。句法语义关系上将出现不匹配的问题。因此,在结构上对这两种功能进行区分有理论上的必要。这种"有 DP"结构为 DP 接受了另一个 D 核心的限制,"三个学生"处理成了 DP,因为"三个学生"可以单独做宾语,只是提前到动词前部时才需要加"有"。

对于"有"字的限定性功能,蔡维天(2004)作过有益的探讨。他认为"有的"和"有些"中的"有"字是限定性 D 核心。限定性属性来源于"有"字的"存在"义蕴涵,能使所带的 DP 获得实指意义(文中用"殊指")¹³,功能上具有"偏称量化"的特点。我们认为"有"还是动词,只是兼有限定功能。这也符合汉语词类的"类无定职"特点,沈家煊(2009)就指出,汉语的词类与句法功能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字的这种用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6.4.5 结构重分析

作指称限定的动词"有"还可以通过重分析转化成存现句。这是一种重心转移引起的重分析,当"有"的存现意义被强调时就会激活一个结构重分析的操作使"有"成为句中的重心,"有"的存现功能大于无定标志功能。重分析的操作将在原主 IP 上再建一个 IP 并提取从句"有 DP"上的内容到上一级 IP,构建一个动宾结构的"有 DP"。以(399)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重分析操作首先在原 IP_2 上再建一个 IP,即(401)虚线框内的 IP_1 ,然后再提取原 "有"字 DP_3 内的成分到顶层 IP_1 上。经过重分析操作后,存现动词"有"进入了主句动词位置上。经重分析后,(401)成为了一个主语为空的存现句,"有 DP"

¹³ 有关"有"字的指称限定特性将在6.6节进行讨论。

从(400)类的结构式转化成了(395)类的结构式。句中"有"字的存现意义得到加强,做无定标志的功能就相应被削弱。这就是通过重分析操作从无定标志到存现句的实现过程。

这一节我们考察了"有"作为存现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汉语的存现句为"有"字句,"有"就是存现动词,具有典型的存现意义。然后,我们通过"有"与处所动词的比较推导出了"有"字的两个基本功能。"有"字为存现动词,存现动词天然具有无定名词短语的标志功能。"有"字的这两个功能还会彼此消长,做无定标志是"有"字的一种属性,而作存现句受制于结构形式。因此,在结构上"有"采用自然顺序就能实现无定标志的功能,要成为存现句有时需要重分析操作才能实现。不过,"有"字兼做无定标志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还不清楚,这将是我们后续的内容。

6.5 强弱名词短语

前一节我们只笼统地指出"有"字有无定标志的功能,在进入探讨"有"字的句法语义特点之前这一节将介绍有关名词短语的语义理论和方法。内容的安排如下,首先介绍有定与无定、虚指与实指两对语义概念,然后将介绍存现句与强弱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最后讨论个体性谓词与阶段性谓词与强弱名词短语之间的搭配问题。

6.5.1 有定与无定

有定(definite)和无定(indefinite)是一对通用的语义范畴,在一些语言里有特定的词汇标志,英语的冠词"the"和"a(n)"就是定指性范畴的句法标志。如何定义这两个概念,学界的争论比较大。有定名词短语通常指听说双方所熟悉的事物。当说话人认为听话人能够识别出表达式独有的所指对象时,他就会用有定表达式,其中,(1)或许是因为所指对象在前面的会话语境中提到过,(2)或许是因为所指对象为听说双方所共有的知识,(3)或许因为句内有足够的描述内容用于识别所指对象:所指对象随着句子的进展而变得可识别(Guérin 2007:538)。无定名词短语通常指初次进入会话语境中的名词短语。说话人并不认为其中的所指是听话人所熟悉的或认知上可及的。

汉语没有专门的定指性标志词,但有一些词汇兼有定指性标志如指示词、全称量词。专有名词、代词包括空代词属于无标志的定指性短语。普通名词短语的有定性特征比较复杂,这种特征也跟数有关,汉语的名词短语的数依赖于数量词。当一个普通名词短语不带有定标志也没有量词修饰时,可以指类或者是次类,但

也可以指情景里全部的个体, 例如:

- (402) a. 我读过书。
 - b. 我读过鲁迅的书。
 - c. 我读过图书馆的书。
 - d. 我读过图书馆的典藏书。
- (403) a. 书我读过了。
 - b. 鲁迅的书我读过了。
 - c. 图书馆的书我读过了。
 - d. 图书馆的典藏书我读过了。

这两组例句都包含"书",(403)在(402)的基础上进行了宾语的主题化,体貌词也稍微作了改变。(402)的宾语趋向于指类或者次类,没有部分量的意义,如"我读过图书馆的书"指那个图书馆的书的次类,与其他地方的书相对。整个宾语不涉及具体的量,不一定就是部分"图书馆的书"。(403)的宾语主题化后趋向于指事物的所有个体,"图书馆的书"指图书馆的所有藏书,因此为情景里的全部个体。这两种意义都是有定描述,名词短语为有定名词短语。再看下面的例句:

- (404) a. Smith's murderer is insane.
 - b. 史密斯的谋杀者是疯子。

英语的领属结构为有定短语,对应的汉语短语也作有定的理解。不过,Donnellan (1966)认为作有定描述的指称成分用作属性描述时有无论是谁、无论是什么的意义。(404)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谋杀史密斯的那个人是疯子",另一种相当于汉语的"史密斯的谋杀者简直是疯子",说话人只是陈述杀人者的疯狂属性,说话人并不清楚杀人者是谁。在后一种情况,短语为无定。

当名词短语带有量词时情况很难判断。如果不带定指标志但有量词时,名词短语也不一定就是无定短语。Huang(1982)认为下面的 a 句就有定指意义:

- (405) a. 张三的三本书
 - b. 三本张三的书

(405)a 倾向于指听说双方都熟悉的具体的三本张三的书,属于有定描述。(405)b 在一般情况下为无定,作有定理解需要依赖于语境。同样是不带定指标志但带量词,范继淹(1985)就认为可以通过追加限定成分取得有定描述:

(406) a. 一位女医生

- b. 一位姓侯的女医生
- c. 首都医院一位女医生
- d. 首都医院血液组一位姓侯的女医生

他认为(406)d"恐怕就要算有定了"。这组例句里的"一"有虚化的意义,"一位"指"某位"有比较典型的非定指意义(参考 Chen 2003),整组例句为非定指短语。若将"一"改成"二",(406)c-d 将属于(405)a 一类,(406)a-b 将属于(405)b 一类。因此,无有定标志带量词的情况比较复杂,需要结合语境进行甄别。汉语典型的有定名词短语包括如下类型:

(407) 典型的有定名词短语

- a. 专有名词或短语,有特有的所指对象的专有名词,如"张三、北京、国家大剧院"等。
- b. 代词包括空代词。
- c. 由指示词修饰的名词短语: 这些书、那些人、这个地方。
- d. 由全称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 所有干部、全部的诗歌、每人,包括由"都"关联的名词短语。
- e. 不带有定标志也无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

汉语典型的无定名词短语包括如下类型:

(408) 典型的无定名词短语

- a. 由部分量量词修饰的名词短语,如"一些学生、少数书、许多桌子",也包括由"某"字修饰的短语,如"某人、某事、某地方"等。
- b. 由"有"字引领的名词短语:有人、有很多书、有几块钱等。
- c. 由"大部分"修饰的短语:大部分人、大部分的任务、大部分的时间等。

(408)中的 a 类不包含由基数词构成的数量短语修饰的名词短语,这类名词短语既可以作有定理解又可以作无定理解,如在"三个学生回来了"中的"三个学生"既可以指听说双方熟悉的那三个学生也可以用来描述回来了的学生的数量,前者为有定后者为无定。

6.5.2 虚指与实指

虚指(nonspecific)与实指(specific)是另一对语义概念¹⁴。实指指名词短语是否有特定的所指个体(a particular individual),但只依赖于说话人的意识。当在说话人的意识里有特定的个体时,名词短语就是实指名词短语,否则就是虚指名词短语(Abbott 2006)。有定名词短语的所指对象对于听说双方来说都是清晰的,属于实指短语,无定名词短语就不一定,因此这对概念对于无定名词短语意义更大。如下以 Abbot(2006)引述 Karttunen(1969)和 Fillmore(1967)中的例子为例:

(409) a. I talked with a logician. [= Karttunen 1969, ch. 1, ex. 20a] b. Some of my friends speak French. [= Fillmore 1967, ex. 53]

在(409)a 中,"a logician"可以作虚指也可以作实指解。当(409)a 针对于具体的人来解读时,就是实指;当针对于人的类来解读时,(409)a 就是虚指,"a logician"在说话人的心目中没有跟具体的个体联系起来。在(409)b 里,"some of my friends"也可以作虚指或实指理解。当指具体的我的朋友时,"some of my friends"作实指解:当只是陈述我有朋友讲法语时,作虚指解。

6.5.3 强弱量词与存现句

Milsark (1974) 在研究存现句的语义时提出了限定词的强弱区分。他用"基数性 (cardinality)"意义与"量化性 (quantificational)"来区别强弱限定词的特点,认为强限定词只有"量化性"意义,弱限定词可以作"基数性"意义理解也可以作"量化性"意义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句来说明(Milsark 1974: 199):

- (410) a. Some unicorns entered the garden.
 - b. Many people were at the party.

两句中的"some"和"many"都是弱量词,两句都有两个意义。(410)a 可以理解为独角兽的一部分(非全部)进入了花园或一定数量的独角兽进入了花园,同样,(410)b 既可以理解为有许多但不是全部的那些人参加了晚会又可以作描述性

¹⁴ 这对译名来自王广成(2007)。

解释理解为参加晚会的人有很多。Milsark 认为可以通过"there"插入(there-be 存现句)来鉴别限定词的强度,(410)插入"there"将变成:

- (411) a. There entered some unicorns.
 - b. There were many people at the party.

经"there"插入后,(411)中的"some"和"many"就只有"基数性"意义。存现句"there-be"句型只与弱量词搭配,因此可用于鉴定限定词的强弱。

- (412) a. There is/are a/some/a few/many/three unicorn(s) in the garden.
 - b. *There is/are the/every/all/most unicorn(s) in the garden.

从(412)可以看出"the/every/all/most"属于强量词,只有"量化性"意义,不能出现在"there-be"句型里。相反,"a/some/a few/many/three"属于弱量词,有"基数性"意义,可以用于"there-be"句型。强弱限定词或经限定的强弱名词短语的本质区分就是强弱意义("量化性"意义与"基数性"意义)之分。

6.5.4 个体性谓词与阶段性谓词

Milsark(1974)还发现,名词短语的强弱意义还跟谓词有关,"基数性"意义的弱名词短语不能跟具有持续性质的谓词配合。这就是 Carlson(1977)所说的个体性谓词(individual level predicate)与阶段性谓词(stage level predicate)之分。Ladusaw(1994)用表达特征(express'property')和状态描述('state descriptions')来区别个体性谓词与阶段性谓词:

- (413) a. 个体性谓词——表达特征,如: tall、intelligent、a lawyer。
 - b. 阶段性谓词——描述状态,如: sick、drunk、open、is working。

当强弱名词短语跟个体性谓词与阶段性谓词结合后表现如下:

(414) a. The student is working. (强意义 + 阶段性谓词)

b. The student is intelligent. (强意义 + 个体性谓词)

c. Sm students are working. (弱意义 + 阶段性谓词)

d. *Sm students are intelligent. (弱意义 + 个体性谓词)

在(414)中,"sm"是"some"的弱意义上的弱量词形式,只作"基数性"意义理解。"Sm students"在(414)c-d 中都是无定虚指,整句为描述句,但不能用个体性谓词。相应的,英语存现句的"there-be"都不能与个体性谓词共现:

- (415) a.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working.
 - b. *There are some students intelligent.

前面已经指出过"there-be"句中的弱量词取弱意义,因此,(415)b 不能与个体谓词共现是预料之中。Abbott (2006)认为"there-be"句中的弱量词取强意义的语感要比"there-be"句中的弱量词与个体性谓词搭配的语感好,也就是(416)的语感要比(415)b 好:

(416) *There were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aiting outside.

再结合前半部分的虚指实指概念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归纳。弱名词短语的弱意义就是虚指意义,强意义就是实指意义。英语"there-be"句中的实义主语通常为虚指成分且不能与个体性谓词结合。其他句型里的虚指主语也不能与个体性谓词结合。接下去将用这些理论知识考察汉语的"有"字与所带的名词短语的关系以及"有"字的语义语用特点。

6.6 无定名词短语与"有"

这一节将讨论"有"字的语义特征,需要回答"有"兼做无定标志的具体功能特性以及"有"跟 DP 组合后的语义性质。这一节的安排如下,6.6.1 小节探讨"有"对 DP 的选择限制,6.6.2 小节探讨"有 DP"的语义强度,6.6.3 小节探讨句法位置对语义强度的要求,6.6.4 小节归结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条件,6.6.5 小节探讨个体与阶段性谓词与"有 DP"的搭配,6.6.6 小节讨论"有"字的语用功能。

6.6.1 "有"字的选择关系

"有"作为存现动词与英语的"there-be"句型里的存现动词类似,都只能与弱名词短语结合。汉语"有"字构成的存现句有两种结构类型,一种是(388)所代表的处所动词做主语的存现句,另一种是"有"字句主语为空的存现句。再把(412)翻译成中文对应的汉语"有"字句有:

- (417) a. 花园里有一只/一些/几只/三只独角兽。 b. *花园里有那些/每只/全部的/大部分的独角兽。
- (418) a. 有一只/一些/几只/三只独角兽在花园里。 b. *有那些/每只/全部的/大部分的独角兽在花园里。

在这两种句式里,"有"字都只能与弱名词短语结合。不过,汉语的"有"也可以带强名词短语,即有定的名词短语:

- (419) a. 花园里有张三、李四和王五。
 - b. 花园里有张三、李四和王五三个人。
 - c. 花园里有他们三个人。
 - d. *花园里有他们。
 - e. *花园里有张三。
- (420) a. ?有张三、李四和王五在花园里。
 - b. 有张三、李四和王五三个人在花园里。
 - c. 有他们三个人在花园里。
 - d. *有他们在花园里。
 - e.*有张三在花园里。

单独一个专有名词或者代词出现在"有"字之后时可接受度很差,如(419)d-e 与 (420)d-e。(420)a 的语感也没有(419)a 的语感好。专有名词或者代词与数量短语一起出现在"有"字之后时语感最好。另外,当"有"字句出现在复杂句时,带有定名词短语也很自然(蔡玮 2000):

- (421) a. 有赵四爷做内线,大家都放心多了。(《李健吾剧作选》)
 - b. 有她们管着我这个愣头崽,不会出事故!(《老舍剧作选》)
 - c. 不要紧,有我伺候他呢!(《老舍剧作选》)

6.6.2 "有 DP"的语义强度

再考察"有 DP"的语义强度。英语的"there-be"存现句只与弱名词短语结合并且取弱意义。汉语的"有"字句也只能选择弱名词短语,语义的解读如下:

- (422) a. 教室里有一些学生。(人数不少)
 - b. 教室里有一些学生。(但不是全部)
- (423) a. 有一些学生在教室里。(但不是全部)
 - b. 有一些学生在教室里。(人数不少)

(422)为处所词在句首,在这种句式里"一些学生"都能作强弱意义解,但(422)a的描述性意义要比(422)b的实指性意义常用。可以比较(422)b与英语的(409)a,这种做宾语的名词短语都可以指具体的人。在(423)里,当"有"字在句首时名

词短语也可以有两种意义,但是部分意义要比描述性意义更常用。因此,汉语的"有"字句与英语的"there-be"存现句还是有些不一样,汉语"有"字句所带的弱名词短语可以取强意义,英语的"there-be"存现句所带的弱名词短语通常不能。

另外,据蔡维天(2004),汉语的"有人"和"有的人"的表现又与上述的 "有"字句不同,前者只有弱意义,后者只取强意义。试比较:

- (424) a. 教室里有人。(人数不少)(#但不是全部,有的不在)
 - b. 有人在教室。(人数不少)(#但不是全部,有的不在)
 - c. 有的人在教室。(但不是全部,有的不在)

在(424)中, a-b 句为无数词的"有人"结构,"人"只能虚指,不能指所熟悉的人的一部分。相反, c 句中的"有的人"只能指所熟悉的人的一部分,是强意义。

6.6.3 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

这一小节将分别考察宾语、主语以及主题位置对语义强度的要求。从前两个小节可知,"有"只选择与弱名词短语搭配,"有 DP"组合在句中可以取强意义也可以取弱意义。在分布特点上,"有"字通常只出现在动词前的位置,我们认为这跟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要求有关。下面将就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趋向作探讨。首先考察宾语位置的语义强度要求,将以"有 DP"和不带"有"字的弱 DP做动词的宾语进行比较观察。"有 DP"做宾语时,"有"字实现为限定 DP短语的限定词,其无定标志的功能占主导位置。下面是"有 DP"做宾语的表现特点,将比较"有一些"、"有的"和"有"单独与名词短语结合的类型:

- (425) a. 教室里, 我看见有人。
 - b. 教室里, 我看见有一些人。
 - c.*教室里,我看见有的人。

在这组例句里,只有(425)a-b 可接受,而且这两句的"有人"和"有一些人"都取虚指的弱意义或趋向于取弱意义。(425)a 只能用于描述,不能理解为我只看见一部分人在教室其余的人都不在教室。(425)b 可以取强意义,但趋向于用作描述,"有 DP"趋向于取弱意义。"有的人"只有强意义,不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再举一组类似的例句:

(426) a. 我读了有书。

- b. 我读了有三本书/我读了有一些书。
- c.*我读了有的书。

这组结构与(425)相似, a 句为虚指, c 句不合语法, b 句的"有 DP"可以为虚指也可以是实指, 虚指只陈述读了一定量的书, 实指可以是具体的那几本, 如只是那些书的一部分, 还一些没读。

再比较普通弱名词短语做宾语的情况。"有 DP"做宾语并不是常见的格式,做宾语的名词短语取弱意义也并不需要加"有"字。常规的弱量词在宾语位置里最容易取得虚指的弱意义,例如:

- (427) a. 教室里,我看见一些/三个/不少/很多/人。
 - b. 我读了三本/一些/不少/很多书。

句中的"三本/一些/不少/很多"人或书都趋向于取弱意义,跟是否有"有"字并无关系,是宾语位置的基本语义特点。即使"有"字出现在宾语里,也趋向于去弱意义如(425)a-b、(426)a-b。由强限定词限定的短语不趋向于出现在宾语位置,如(425)c 和(426)c,如下的强名词短语做宾语的可接受度也有区别:

- (428) a.*教室里,我看见了这些人。
 - b. ?我读了这些书。

强名词短语做宾语这些做宾语的有定成分可以提前到句首做主题而使句子合法:

- (429) a. 这些人,我在教室里看见了。
 - b. 这些书, 我读了。
 - c. 有的书, 我读了。

主题位置与语用联系紧密,主题成分通常为有定成分,因此接受从宾语位置上移位过来的有定成分语感将更好。

接着考察主语和主题的语义强度要求。对语义强度的要求与宾语位置不同,宾语位置趋向于取弱意义,主语和主题位置则趋向于取强意义并且两者还有区别。具体的区分将从如下的对比进行观察。下面将比较"有的"、"有些"和"有"与名词短语结合的表现,首先考察做主语的例句:

- (430) a. 有学生回来了。
 - b. 有些/有三个学生回来了。
 - c. 有的学生回来了。

在这组例句里,"有的"也还只有强意义,指那些学生的一部分。(430)b 可以取强意义也可以取弱意义,(430)a 只能取弱意义,不涉及具体是哪些学生。再考察做主题的情况:

- (431) a. ??有学生, 我教过。
 - b. 有些/有三个学生, 我教过。
 - c. 有的学生, 我教过。

这组例句中的(431)a 语感不是很好,"有"与光杆名词短语组合只取弱意义,主题位置似乎不能容许虚指的弱名词短语。(431)b 中的"有些/有三个学生"也只只能取实指的强意义,只能理解为有些学生或有三个学生我教过但不是全部。同样(431)c 也只有强意义,因此主题位置不能容许虚指的弱名词短语。要改善(431)a 的语感,可以在前面增加一个主题,锚定具体的对象,如:

(432) 语言系,有学生我教过。

通过新增的主题,"有学生"将取得强意义,指语言系有些学生但不是全部我都教过。主题要求具有强意义的成分。

6.6.4 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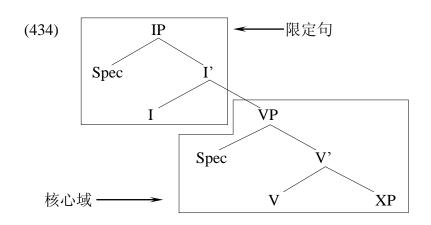
下面归纳上一小节考察的结果。主题、主语、宾语这三个不同的句法位置对句法成分的语义强度有要求,具体要求归结如下表:

(433) 主题、主语、宾语对语义强度的要求:

	主题	主语	宾语
取强意义	趋向于	允许	不趋向于
取弱意义	不允许	允许	趋向于

从上表可见取强意义的名词短语不趋向于进入宾语位置,通常出现在主语与主题上。特别是主题,只允许取强意义的实指名词短语或有定名词短语。宾语位置趋向于取弱意义。这一结论与 Diesing(1992)的观察相一致。Diesing(1992)从句法语义关系出发,以无定名词短语为重点试图建立从句法结构式到逻辑表达式的关联,认为逻辑表达式的基础源于句法表达式,两者可以通过句法到语义的映

射规则进行映射。她采用 Kamp-Heim 的理论把逻辑表达式统一处理成由量词(quantifier)、限定句(restrictive clause)和核心域(nuclear scope)组成的三分结构,认为句法 VP 内的成分将映射核心域上,IP 上的成分将映射到限定句里。这种句法语义映射关系可以通过如下的树形图来表示(Diesing 1992: 9):



按 Diesing 的观点,名词短语的弱意义归结于存在封闭的结果,名词短语的强意义才涉及到量化算子。这也就是说句法主语以上的位置为取强意义的位置,VP内的位置特别是宾语的位置为取弱意义的位置。她认为主语取弱意义时需要下降到 VP内主语位置再映射到逻辑结构上。汉语的表现类似,从我们归结的结论看,宾语位置趋向于只接受存在封闭的无定名词短语,取强意义时需要移位到主题位置上。主题只取强意义,主语可以取强意义和弱意义。

6.6.5 与个体/阶段性谓词搭配

再通过个体与阶段性谓词来考察"有 DP"的语义强度。在 6.5.4 小节我们介绍了 Milsark (1974) 有关名词短语的语义强度与个体性/阶段性谓词的搭配要求, DP 取弱意义不能与个体性谓词搭配。"有 DP"在语句中有时取强意义有时取弱意义,与个体性/阶段性谓词的搭配也有待进一步的考察。请看:

(435)	a. 熊猫吃竹叶/很敏捷。	[强意义]
	b.*(动物园),有熊猫吃竹叶/很敏捷。	[(强)弱意义]
	c.*(*动物园),有某些熊猫吃竹叶/很敏捷。	[(弱)弱意义]
	d. (动物园),有些熊猫吃竹叶/很敏捷。	[(强)强意义]
	e. (动物园),有的熊猫吃竹叶/很敏捷。	[(强)强意义]

"吃竹叶/很敏捷"都是表达熊猫属性的谓词,因此是个体性谓词。在这组例句

里,(435)a中的"熊猫"为光杆名词短语表示类属,因此可以跟个体性谓词结合。(435)b中的"有熊猫"通常用于描述,取弱意义。在没有句首的主题"动物园"时,这句并不达意,"有熊猫"取一些熊猫的意义,不涉及情景的"一些熊猫"毫无意义。这句中的"有"有很强的指向情景的能力。当加了主题"动物园"时,语句没一点问题,此时的"有熊猫"指动物园的部分熊猫,取强意义。(435)c中的"有某些熊猫"无论是否加上主题"动物园"都不能取得实指的意义,属于弱意义。(435)c的语感明显比(435)b不带主题时差。(435)d-e中的"有些熊猫"和"有的熊猫"无论是否加主题都能取得实指的强意义,因此语感都很好。可见,"有 DP"取弱意义时也不能与个体性谓词结合。下面是对阶段性谓词的考察:

(436)	a. 熊猫吃完了竹叶/在爬树。	[强意义]
	b. 有熊猫吃完了竹叶/在爬树。	[弱意义]
	c. 有某些熊猫吃完了竹叶/在爬树。	[弱意义]
	d. 有些熊猫吃完了竹叶/在爬树。	[强/弱意义]
	e. 有的熊猫吃完了竹叶/在爬树。	[强意义]

"吃完了竹叶"和"在爬树"都是对情景的描述,属于阶段性谓词。(436)a 中的"熊猫"只能指向情境中特定的个体,因此取强意义。(436)b 中的"有熊猫"一般用于描述,取弱意义。(436)c 的"有某些熊猫"也是无定虚指,取弱意义。(436)c 的语感明显比(435)c 好。(436)d 中的"有些熊猫"可以实指也可以虚指,(436)e 只有实指的强意义。以上的"有 DP"都可以与阶段性谓词配合。可见,Milsark(1974)的结论也可以运用于汉语里,"有 DP"取弱意义时不能与个体性谓词配合,只是,汉语的存现动词"有"字与英语的"there-be"存现句还是有明显的区别,"有 DP"可以取强弱两种意义。另外,如 6.4 节所分析的那样"有"字在这些句式里都是限定性成分,为动词实现在 D 核心上。

6.6.6 语用功能

"有 DP"可以根据不同的语境取强意义或弱意义,强意义需要指向语境中的个体。指向语境的功能就是一种语用功能,下面将就这方面的性质进行探讨。讨论将从两个方面进行,"有 DP"与不带"有"字时的 DP 的语用功能对比,另一个方面是"有 DP"的强意义与弱意义的语用功能对比。首先考察 DP带"有"与不带"有"字的语用特点。首先观察下面的一组对话:

(437) A: 二班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B_1 : 三个学生回来了。

B₂: 有三个学生回来了。

当有人说出(437)A 时,(437)B₁和 B₂都可以作为 A 的回话,其中 B₂带有"有"字,B₁没有。在语义上,B₂中的"学生"回指 A 中的"学生"可能性更大,B₁可以是一句陈述,"学生"可以不指向 A。这种差别是由于"有"字所造成的,"有"具有建立语义关系的特点,在这里就有使所带的 DP 短语获得具体的所指对象,使无定名词短语获得实指意义。"有"作为无定实指的标志功能在这种语境里体现得最突出。再看下一组例句,这组的比较对象为动词的受事成分:

(438) A: 二班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

 B_1 : 我看见了三个人。

B₂: 有三个人我看见了。

 B_3 : O_i ,我看见了三个 e_i 。

这组例句的 B_2 也带 "有"字,另外, B_3 有个空主题。在这组例句里, B_2 和 B_3 回指 A 句中的 "学生"的可能性也要比 B_1 更大。同样也说明了"有 DP"与主题类似,有重要的语用功能。"有"具有实指限定的功能,使所带的 DP 短语获得强意义。

再从"有 DP"所具备的强弱意义上考察"有"字的语用特性。当一个 DP 加上"有"后,语义取值将受情景的影响,请看:

(439) A: 我昨天买了十个苹果放在桌上,好像少了几个。

B₁: 有五个苹果张三吃了。

B₂: 张三吃了五个苹果。

B₃: 张三吃了有五个苹果。

在 B 的接话里, B_1 和 B_3 带 "有"字,这两句中的"苹果"回指 A 中的"苹果"比 B_2 的可能性大,其中 B_1 又比 B_3 强, B_1 必须回指 A 中的"苹果"。 B_3 中的"有五个苹果"可以取强意义和弱意义,但置于这样的语境中"有"还是趋向于指向语境,使 DP 获得实指意义。因此,从这种比较也说明了"有"字的语用功能,总是趋向于使所带的 DP 短语获得实指意义。

在 6.4 节里我们把"有"字的功能分为两个方面,做存现动词和兼有无定名词短语的标志。在这一节里,我们对"有"字的无定标志功能作了对比研究,带无定名词短语是"有"字的自然属性,而"有"使所带的 DP 趋向于取实指意义就是"有"字的自然属性的语用功能。这种属性使得"有"在功能上成为了一个

地地道道的无定实指的限定词,"有"字的这种标志功能在许多情况下是占主要的。"有"由动词兼任限定功能。

6.7 存现"有"的解释

6.7.1 句法的语义基础

这一节将运用上一节的研究指出为什么"有"字一般不能出现在动词的宾语上。上一节的研究归结起来有三方面的成果。在第一方面,分清了汉语"有"字句与英语"there-be"存现句的区别。在选择关系上,"有"字与"there-be"句中的存现动词性质相当,都只与弱名词短语结合。但语义上两者差别明显,汉语的"有 DP"可以取强弱两种意义,"there-be"中的无定名词短语只能取弱意义。第二方面,发现了汉语句法位置对语义强度的一般要求。语义强度是实指性与定指性的语义属性,取强意义的成分都是有定的或无定实指成分,取弱意义的成分都是无定虚指成分。在句法位置上,主题需要取强意义,主语一般趋向于取强意义但允许取弱意义,宾语一般取弱意义且不趋向于取强意义。在第三方面,明确了"有"兼有无定标志的具体功能。"有"具有明显的语用功能,总是趋向于把所带的 DP 短语指向特定的个体,使"有 DP"获得实指的强意义,因此,"有"具备的标志功能是无定实指的标志功能。

从以上的结论将可以推导出为什么"有"字一般不能出现在动词的宾语上。 先从第二方面的结论可知,汉语的宾语位置通常取弱意义而不趋向于取强意义。 再从第三方面的结论可知,"有"趋向于把所带的 DP 短语指向特定的个体,使 之取强意义。这是一对矛盾,一方面宾语位置不趋向于取强意义,另一方面"有 DP"又趋向于取强意义。这将迫使"有 DP"无法停留在宾语位置上。因此,我 们认为"有"字不能出现在动词的宾语上是由于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性质决定。"有 DP"要么在主题或主语位置上生成,如果在宾语位置上生成,句法语义机制将 触发一个操作把"有 DP"移位到可生存的位置,使句子合法。"有 DP"也将与 普通 DP一样可以移位,可以进行量词浮游的移位。"有 DP"的移位与非移位生 成机制将在下一个小节进行讨论。

6.7.2 句法生成机制

"有 DP"的内部结构在 6.4.4 小节已经给出,"有 DP"有两种结构式,当"有" 以动词的形式实现限定功能时,结构如(400);当"有"实现为存现句时结构如 (395),这两种结构式重复如下:

(440) a. [DP有 DP] b. [IP DPLoc [VP有 DP]]

这两种结构"有"都是动词,(440)a 为动词兼做限定词,(440)a 可以通过重分析转化为(440)b 式。当"有"用作指称限定时,将按(440)a 的结构方式进行组合。一个 DP 当与"有"组合后将获得了指称上的限制,语义将趋向于实指。同时,受句法位置上的语义强度要求,"有 DP"一般将不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因此在生成机制上,"有 DP"可以在主题、主语位置上生成,或者从宾语位置上移位到这两个位置。按照这种生成机制,6.2 节中的(377)和(378)中的"有"字句都有转换关系,(377)和(378)重复如下:

- (441) a. 他吃了有三个馒头。
 - b. 有三个馒头 $_{i}$,他吃了 $_{t_{i}}$ 。
 - c. 他,有三个馒头;, 吃了 t_i 。
 - e. 馒头 i,他吃了有三个 t_i 。
 - f. 他,馒头_i,吃了有三个 t_i 。
- (442) a. 他吃了三个馒头。
 - b. 有三个馒头 i,他吃了 t_i 。
 - c. 他,有三个馒头;, 吃了 t_i 。
 - e. 馒头 $_{i}$,他吃了三个 $_{t_{i}}$ 。
 - f. 他,馒头 i,吃了三个 t_i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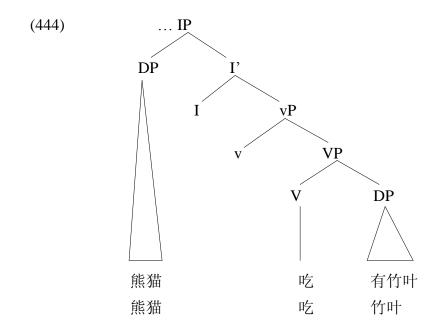
以上两组例句都标上了移位的语迹。(441)在宾语位置时就带"有"字,但(442)的宾语没有。按照(440)a"有 DP"的最大投射仍为 DP,因此在句法上是以 DP的形式充当某个句法成分,之后,如果需要移位再进行移位。在(441)b、c 里是整个"有 DP"移位到主题或者是内主题上。在(441)e、f 里,"馒头"通过量词浮游的移位,提升到主题和内主题的位置上。(442)b、c 的情况与(441)b、c 似乎不一样,因为(442)a 的宾语里没有"有"字。其实(442)b、c 的 D-结构与(441)b、c 的 D-结构一样,"有"字在(442)b、c 的 D-结构已经出现,由于受句法位置的语义强度要求限制,"有 DP"不能在宾语位置上生存,必须移位到主题的位置上,因为该句的"有三个馒头"指具体的三个馒头,短语取强意义,这将触发主题化移位操作。这就是"有 DP"移位操作的生成机制。

另外,主题也区分垂悬主题与非垂悬主题(参考 4.8 小节),"有 DP"可以充 当垂悬主题,因此主题位置上的"有 DP"不一定需要通过移位生成。此外,在

主语位置上以及宾语位置上也能见到原位生成的"有 DP"。"有 DP"与普通 DP的句法功能以及生成机制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下面就是"有 DP"在原位生成的例句:

- (443) a. 有一场火,消防队来得很及时。(主题)
 - b. 有三个学生回来了。(主语)
 - c. 熊猫吃有竹叶。(宾语)
 - d. 我等了你有半个小时了。(宾语)
 - e. 他有三个月没看电视了。(状语)
 - f. 有一段时间他天天跑图书馆。(状语)

在这组例句里,(443)a 的"有 DP"为垂悬主题,(443)b"有 DP"做主语,(443)c-d做宾语,(443)e-f做状语。在(443)b中,如果坚持主语在 vP 内部生成的假设,"有DP"主语将不在原位生成。下面通过结构树进一步说明(443)c中宾语里带"有"与不带"有"时的结构特点:



从(444)可以看出,一个 DP 是否带"有"在句法形式和功能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加上"有"后 DP 的类型没变,是 DP 的进一步受限扩展,DP 通过"有"取得指称上的限制。在句法上,"有 DP"仍旧以 DP 为基础完成相应的句法操作。

6.8 本章小结

本章研究汉语的"有"字句,探讨了存现动词"有"的句法语义功能以及如

何从理论上解释这种"有"字句。我们认为"有"作为存现动词还兼有无定名词短语的标志功能。这两种句法功能在结构上不同,作为存现动词时将构成一个存现句,以动词的形式实现限定功能时"有"字相当于一个限定词,"有"通过与DP短语的结合构成一个受限的DP,DP短语就此获得了指称上的限制。当"有"与DP结合将使DP趋向于指向特定的个体,使DP获得实指的强意义。这就是"有"对DP限定的主要特征。

"有 DP"趋向于取强意义的性质将使它无法出现在宾语的位置上。我们发现句法位置有语义强度上的要求,主语、主题通常要求能取强意义的成分承担,宾语通常要求取弱意义的成分承担。"有 DP"的强意义趋向刚好与宾语的弱意义要求相矛盾,使得"有"字一般不能出现在宾语位置上。这就是为什么"有"不能出现在宾语上的根本原因。当取强意义时,出现在宾语上的"有 DP"将需要移位到句子前部才能使语句合法。

在句法功能上,"有 DP"与普通的 DP 相似,可以充当普通 DP 的各种句法 功能如做主题、主语以及少数情况下的宾语等。"有 DP"也可以像普通 DP 一样 进行移位或作量词浮游的移位。此外,"有 DP"也可以通过重分析转换成存现句,这时候作为存现句的功能将大于作为无定标志的功能。"有"字的这两种功能相 互依存并随语境彼此消长。作存现动词是"有"的基本功能,作指称限制是存现 动词的基本属性。

第7章 结 语

7.1 结论

论文就汉语的浮游量词以及与浮游量词相关的"被"字句和"有"字句进行了研究。在浮游量词方面重点论证了浮游移位的动因以及移位本身的性质,同时也探讨了哪些浮游量词结构可以移位那些不可以移位。在移位动因上,以往的研究一般认为移位到主语与动词之间的成分为焦点,我们的研究认为焦点说并不成立,浮游量词上的这种移位为建立内主题。在移位类型上,以往的学者普遍认为到动词前主语后的移位为 A-移位,这种观点同样经不起论证,到内主题上的移位与到外主题上的移位同类,都属于 A'-移位。

在"被"字句方面,汉语被动化是否要按西方语言归结的被动化理论进行解释一直存有争论,我们的研究认为汉语被动化并不能用西方典型的被动化理论来解释,汉语"被"字句并不依赖于受事成分移位到主语进行被动化,"被"字句中的"被"字为动词,主语在原位生成。其中最有力证据是"被"字句中的浮游量词结构。

在"有"字句方面,本文只讨论了"有"字加量词限定的名词短语结构。学者们普遍认为"有"字为动词,但作为无定名词短语上的限定功能缺乏解释力。我们的研究认为,"有"字为存现动词,存现动词天然具有限定无定名词短语的功能。"有"字的这两个功能在不同的环境里会彼消此长,当限定性功能突出时"有"将以动词的形式实现在限定 D 核心上,"有"类似于限定词,"有"趋向于把所带的 DP 短语指向具体的个体,使 DP 短语获得实指的强意义。在结构上,"有 DP"的结构依其功能有所不同,为存现句时"有 DP"为一个无主语的存现句,为限定性成分时"有 DP"还是一个 DP 并可以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并经受移位操作。另外,句法层的不同位置有语义强度要求,做主题、主语的成分要求取强意义,宾语趋向于取弱意义。这就使得趋于取强意义的"有 DP"无法在宾语上生存。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宾语不能加"有"的原因。

7.2 思考

7.2.1 限定与浮游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现象。在汉语里,浮游不只限于浮游量词。 浮游量词是名词短语的限定成分,限定名词短语的其他成分似乎也可以浮游。试

比较如下各例:

- (445) a. 书,我看了三本。
 - b. 书,我看了那本。
 - c. 书,我看了红皮的。
 - d. 书,我看了语言学。
 - e. 书,我看了张三买的。

在以上的例句中,如果把"书"看着是浮游成分,不仅仅是在(445)a中的浮游量词结构里可以浮游,其他结构也应该可以浮游。修饰性成分往往都是针对于类的限制,浮游到主题就是设定类的框架,其他类型以浮游论也能讲得通。此外,在下面的例句中,是否全部都能分析成移位成分却又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 (446) a. 学生, 我认识张三他们这三个。
 - b. 学生, 我认识张三他们三个。
 - c. 学生, 我认识张三他们。
 - d. 学生, 我认识张三。
 - e. 学生, 我认识这三个。
 - f. 学生, 我认识他们这三个。
 - g. 学生, 我认识他们三个。

(446)中的"学生"在宾语上不一定都能找到对应的空位,但是所有各句都是以 (446)a 为基础的成分删减。浮游与非浮游在具体的结构里需要具体分析。但若能 把上述的分离成分归结到一个独立的解释方法上将更有效地提高语法的解释力。

7.2.2 NP-移位类型思考

在移位类型上,长距离的 NP-移位在汉语里似乎是稀有"品种"。在 4.3 节曾介绍 NP-移位主要出现在被动句、主语提升句和非宾格动词句上。长距离 NP-移位在英语里很容易找见,如:

(447) John seems t to be believed t to be cheated t by Mary.

这是一句两个被动动词跟系动词"seem"嵌套的句式,"John"可以经两个中间过渡落点最终到达主句主语位置上获得格。把(447)译成汉语将得到(448):

(448) John 看来被认为 t 是被 Mary 欺骗了 e。

若把(448)中的 "John" 处理为移位出来的,它的起点只能是 "t" 所标志的位置 而不是 "e",因为其中的两个"被"字句都是定式句(finite clause)。在另一个 方面,汉语"被"字句中的长距离依存关系的表现也不一样,常常可以出现在"被"字后面为兼语的结构上,如:

(449) 那件事被领导让张三派李四去调查了 e。

"调查了"后的空位与"那件事"有依存关系。但这种被动化的方式与(447)英语的被动式差别明显。以非移位的方式解释汉语"被"字句总无法解释"调查了"后的成分为什会必然为空。移位类型上的差别究竟是否真的存在?

7.2.3 "有"字的语用功能

"有"字的语用功能也值得思考。"有"字的指称限定依赖于语用功能使"有"带的 DP 指向情境中的个体。"有"字的指称限定功能与"都"字成互补分布:

- (450) a.有一本/一些/几本/三本书,我读过。 b.*有那些/每本/全部的/大部分的书,我读过。
- (451) a. *一本/*一些/*几本/三本书,我都读过。
 - b. 那些/每本/全部的/大部分的书, 我都读过。

在这两组例句中,(450)为加"有"的表现,(451)加"都"字。弱量词只能用"有"字限定但不能跟强量词,"都"字则刚好相反只能关联复数的强量词但不能修饰弱量词。单独由数量限定的名词短语以及光杆名词短语则"都"和"有"都可以用,意义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一个为动词一个为副词,但两者的语用功能都很突出:

(452) a. (?三只)熊猫很敏捷。 [(#弱)强意义] b. ?有(有三只)熊猫很敏捷。 [(#弱/强)#弱/强意义] c. (三只)熊猫都很敏捷。 [(强)强意义]

这组例句使用了描写熊猫特征的个体性谓词"很敏捷"。在没有"有"和"都"修饰时(452)a,光杆名词短语"熊猫"可以指类或情境中的熊猫,这两种意义都是强意义。由量词"三只"修饰时,"三只熊猫"做主语语感不好,通常需要加

上"有"或者"都"使短语指向具体的语境。不带"有"和"都"时,"三只熊猫"只作数量描述,属于弱意义,因此,取弱意义跟个体性谓词配合很不协调。带"有"后(452)b,"有熊猫"和"有三只熊猫"都趋向于取强意义,指特定语境里有熊猫或有三只熊猫很敏捷。通过"都"修饰时,"都"也跟情景联系很紧,指情景里的全部或总数为三,这两种意义都是强意义。从(452)b-c 的对比可见,"有"和"都"都能使 DP 短语指向语境,再对比(452)a 的"三只熊猫",汉语单纯的数量限定只有数量描述功能,指向语境一定需要特定的词汇。"有"和"都"的这种限定性功能与普通的限定词相似,但词类和句法性质上却有很大的不同。其中的秘密也有待进一步发掘。

参考文献

- Abbott, Barbara. 2006.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A]. In Keith Browh,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 2nd ed., vol. 3. Oxford: Elsevier, 392-399.
- Alexiadou, Artemis, Liliane Haegeman & Melita Stavrou, 2007. Noun phrase in the generative perspective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71) [M].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Amberber, M. 1996. Transitivity alternations, event types and light verbs [D].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 Badan, Linda. 2008. Preposed Object and Low Periphery in Mandarin Chinese [A]. STiL Studies in Linguistics Vol. 2, CISCL Working Papers [C].
- Baltin, Mark R. 2000. A-Movement [A]. In Th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yntactic Theory [C], Mark Baltin & Chris Collins (eds.), Blackwell Publishers.
- Belletti, A. 1988. The case of unaccusatives [J]. Linguistic Inquiry 19:1-34.
- Belletti, A. 2001. "Inversion" as Focalization [A]. In Hulk A. & Pollock J.Y. (eds.), Inversion in Romance and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Grammar [C],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etti, A. 2004. Aspects of the low IP area [A]. In Rizzi L. (ed.), The Structure of IP and CP [C].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2,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etti, A. and Rizzi, L. 1988. Psych-verbs and Theta Theory [J].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6:291–352.
- Benmamoun, Elabbas. 1999. The Syntax of Quantifiers and Quantifier Float [J]. Linguistic Inquiry 30:621–642.
- Bhatta, Tanmoy. 2001. Numeral/Quantifier-Classifier as a complex head [A]. in Semi-Lexical Heads [C], eds. Henk van Riemsdijk & Norbert Corver, Mouton de Gruyter.
- Bobaljik, Jonathan David. 2001. Floating Quantifiers: Handle With Care [P]. Revised version. To appear in the second State of the Article Book (Mouton).
- Bošković, Željko, 2004. Be careful where you float your quantifiers [J]. Natural Language & Linguistic Theory 22: 681-742.

- Brisson, Christine M. 1998. Distributivity, Maximality, and Floating Quantifiers [D]. PhD dis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Rutgers.
- Brugman, Claudia. 1988.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HAVE and its Complements [D]. PhD dissertation, UCLA, Berkeley.
- Burzio, Luigi. 1986. Italian Syntax [M]. Dordrecht: Reidel.
- Butt, Miriam. 2003. The Light Verb Jungle [A]. Harvard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C], Volume 9. pp. 1-49.
- Cao, Hui. 2007. On dou "all" and you "have" in Mandarin Chinese [P].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 Carlson, G.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Cat, Cécile De. 2000. Towards a unified analysis of French floating quantifiers [J]. Journal of French Language Studies, 10:1-25.
- Chafe, Wallace. 1976. Givennes, contrastiveness, definiteness, subjects and topics [A]. Subject and Topic [C], ed. by Charles N. Li, 25-5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M] Berkeley et alib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hen, Ping. 1996. Pragmatic interpretations of structural topics and relativization in Chi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6, 389–406.
- Chen, Ping. 2003. Indefinite determiner introducing definite referent: a special USE of "yi one + classifier" in Chinese [J]. L ingua 113:1169 1184.
- Cheng, Lisa L.-S. 1991. On the typology of wh-questions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
- Cheng, Lisa L.-S. 1995. On Dou-quantification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4: 197-234.
- Cheng, Lisa L.-S. and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J]. Linguistic Inquiry, 30(4):509-542.
- Cheng, Lisa L.-S. and Yafei Li. 1991. Multiple projections and double neg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P]. presented at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Cornell University.
- Cheng, Lisa L.-S., and Rint Sybesma. 1998. Yi-wan Tang, Yi-ge Tang: Classifiers and massifiers [J].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28.3:385-412.
- Cheng, Lisa L.-S., C. T. James Huang., 1994. 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A]. In: Matthew Chen.,

- Ovid Tzeng. (Ed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C]. Taipei, Pyramid, pp.187-221.
- Chierchia, Gennaro. 1995. Individual level predicates as inherent generics [A]. In G. Carlson and J.Pelletier (eds.), The Generic Book [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J].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339-405.
- Chiu, Hui-Chun Bonnie. 1993. The inflectional structure of Mandarin Chinese [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Chomsky, Noam.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 [A], in R. Jacobs and P. Rosenbaum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C], Waltham, MA: Ginn.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i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9.) Dordrecht: Foris.
- Chomsky, Noam. 1995. The minimalist program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Chomsky, Noam. 2001a.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 [M], volume 20 of MIT Occasional Papers in Linguistics. Cambridge, MA: MITWPL.
- Chomsky, Noam. 2001b. Derivation by phase [A]. In Ken Hale: A life in language [C], ed. Michael Kenstowicz, 1–5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inque, Guglielmo. 1994. On the evidence for partial N-movement in the Romance DP [A]. Guglielmo Cinque, Jan Koster, Jean-Yves Pollock, Luigi Rizzi and Raffaella Zanuttini (Eds.), Paths towards Universal Grammar. Studies in Honor of Richard S. Kayne (pp. 85–110) [C].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Cirillo, Robert. 2009. The Syntax of Floating Quantifiers: Stranding Revisited [D]. PhD diss., Utrecht: Landelijke Onderzoekschool Taalwetenschap.
- Cohan, Jocelyn Ballantyne. 2000. The Realization and Function of Focus in Spoken English [D]. 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Culicover, P and M. Rochemont. 1990. English Focus Constructions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esing, Molly. 1992. Indefinites [M].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Doetjes, Jenny Sandra. 1997. Quantifiers and selec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quantifying expressions in French, Dutch and English [D]. PhD diss., Utrecht:

- Landelijke Onderzoekschool Taalwetenschap.
- Donnellan, Keith S. 1966. Reference and definite descriptions [J]. Philosophical Review. 77: 281-304.
- En Ç M ürvet. 1991. The semantics of specificity [J]. Linguistic Inquiry, 22: 1-25.
- Ernst, T. 2002. The Syntax of Adjun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rnst, Thomas and Chengchi Wang. 1995. Object preposing in Mandarin Chines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4: 235-260.
- Fillmore, Charles J. 1967. On the syntax of preverbs [J]. Glossa 1, 91-125.
- Fitzpatrick, Justin Michael. 2006. The Syntactic and Semantic Roots of Floating Quantification [D]. PhD diss. MIT.
- Fodor, J. D., and I. Sag 1982. Referential and Quantificational Indefinite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5: 355-398.
- Fox, D. and D. Pesetsky. 2003. Cyclic linearization and the typology of movement [P]. Ms., MIT.
- Grohmann, Kleanthes Kostas. 2000. Prolific Peripheries: A Radical View from the Left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 Gu érin, Val érie. 2007. Definiteness and Specificity in Mavea [J]. Oceanic Linguistics, 46 (2): 538-553
- Haider, Hubert. 1997. Precedence among predicates [J]. Th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1: 3-41.
- Haider, Hubert. 2000. Adverb Placement convergence of structure and licensing [J].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26:95-134.
- Haider, Hubert. 2004. Pre-and postverbal adverbials in VO and OV [J]. Lingua 114(6): 779-807.
- Haider, Hubert. 2005. How to Turn German into Icelandic and derive the OV-VO Contrasts [J]. The Journal of the Comparative Germanic Linguistics 8:1-53.
- Haider, Hubert. 2009. The syntax of German [M]. Forthcoming in Series: "Syntax Guid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shimoto, Mantaro. 1969. Observations on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J]. Chi-Lin 5: 59-71. [Project on Chinese Linguis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 Heim, I. 1982. The Semantics of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Noun Phrases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 Her, One-Soon. 2009. Unifying the Long Passive and the Short Passive: On the Bei Construction in Taiwan Mandarin [P]. To appear in 2009 Language and

- Linguistics 10.3.
- Hoshi, H. 1994. Passive, Causive, and Light Verbs: A Study of Theta Role Assignment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Hsieh, Miao-Ling. 2005. Two Types of Modifiers and Parallelisms between DPs and TPs in Chinese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3:397-429.
- Hsieh, Miao-Ling. 2007.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Number and Referentiality [P]. Ms.
- Hsin, A. L. 2002. On Indefinite Subject NPs in Chinese [J]. Chinese Studies, 20 (2): 353-376.
- Hsu, Yu-Yin. 2008. The Sentence-Internal Topic and Focus in Chinese [A].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0) [C]. Volume 2. Edited by Marjorie K.M. Chan and Hana Kang. Columbus, Ohi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ages 635-652.
- Hu, Jianhua and Haihua Pan. 2007. Focus and the Basic Function of Chinese Existential You-Sentences [A]. In Comorovski, Ileana; Heusinger, Klaus von (Eds.). Existence: Semantics and Syntax [C]. 133-145. Springer Netherlands.
- Hu, Jianhua and Haihua Pan. 2009. Decomposing the aboutness condition for Chinese topic constructions [J]. The Linguistic Review. 26 (2-3): 371–384.
- Huang, C.-T. James. 1982. Logical Relations in Chinese and The Theory of Grammar [D]. Ph.D.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
- Huang, C.-T. James. 1984.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reference of empty pronouns [J]. Linguistic Inquiry 15: 531-574.
- Huang, C.-T. James. 1987.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Chinese and (In)definitesness [A].in Reuland, Eric & Alice ter Meulen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efiniteness [C], 226-253,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Huang, C.-T. James. 1993. Reconstruc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VP: Some Theoretical Consequences [J]. Linguistic Inquiry, 24: 103-138.
- Huang, C.-T. James. 1997. O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Projection [J].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45-89.
- Huang, C.-T. James. 1999. Chinese Passiv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9: 423-509.
- Huang, C.-T. James. 2006. Resultatives and unaccusatives: a parametric view [J].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253:1-43,
- Huang, C.-T., James, Audrey Li, and Yafei Li. 2008. The Syntax of Chinese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ang, Ray and Jen Ting. 2006. Are there dangling topics in Mandarin Chinese? [J].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2.1: 119-146.
- Ioup, G. 1975. The Treatment of Quantifier Scope in a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D]. Ph.D. dissertation, CUNY Graduate Cente.
- Jiang, Zixin. 1991. Some aspects of the syntax of topic and subject in Chinese [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dissertation.
- Jiang, Yan, Pan Hai-hua and Zou Chong-li. 1997. The Semantic Content of Noun Phrases [A]. In: Liejiong Xu (ed.) The Referential Properties of Chinese Noun Phrases [C], Ecole des Hautes Es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pp. 3-24.
- Kamp, J. A. W. 1981. A Theory of Truth and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A]. In J. Groenendijk, T. Janssen, and M. Stokhof(eds.) Formal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C], 277-321. Amsterdam: Mathematical Centre.
- Karimi-Doostan, Gholamhossein. 2005. Light verbs and Structural Case [J]. Lingua 115: 1737–1756.
- Karttunen, Lauri. 1969. Problems of reference in syntax. Bloomington [D]. IN: Indiana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 Keenan, Edward 2003. The definiteness effect: Semantics or pragmatics? [J].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1(2):187–216.
- Kerstens, Johan, Eddy Ruys, Joost Zwarts. 1996-2001. Lexicon of linguistics [EB/OL]. http://www2.let.uu.nl/UiL-OTS/Lexicon/.
- Kim, Ji-yung. 2004. Specific Nominals in Chinese and Korean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1:243-270.
- Kobele, Gregory M. 2007. A Formal Foundation for A and A-bar Movement [A]. UCLA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Mathematics of Language 10 [C].
- Kobuchi-philip, Mana. 2003. Distributivity and the Japanese Floating Numeral Quantifier [D]. PhD diss.,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Krifka, Manfred. 1995. Common Noun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 In Greg N.Carlson & Pelletier (eds.). The Generic Book [C]: 398-411.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rifka, Manfred. 1995. Introduction to Genericity [A]. in The Generic Book, 1-124 (principal author, together with F.J. Pelletier, G. N. Carlson, G. Chierchia, G. Link, A. ter Meulen).
- Kuo, Pei-Jung. 2008. Light Verb Construction as a Case of Remnant Movement [A].

-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0) [C]. Volume 2. Edited by Marjorie K.M. Chan and Hana Kang. Columbus, Ohi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ages 705-713.
- Kuo, Pei-Jung. 2009. IP Internal Movement and Topicalization [D].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Kuroda, S.-Y. 1972. The categorical and the thetic judgment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9:153-185.
- Kuroda, S.-Y. 1992. Japa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M]. Dordrecht: Kluwer.
- Kuroda, Shige-yuki. 2005. Focusing on the matter of topic: A study of wa and ga in Japanes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4: 1–58.
- Ladusaw, William. 1994. Thetic and Categorical, Stage and Individual, Weak and Strong [A]. in: Mandy Harvey and Lynn Santelmann (eds.), Proceedings from Semantics and Linguistic Theory IV [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220-229.
- Lambova, Mariana Dobreva. 2004. On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clausal architecture: Evidence from Bulgarian [D]. Ph.D.,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Larson, Richard. 1988. 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J]. Linguistic Inquiry 19.335-391.
- Lasnik, Howard, and Tim Stowell. 1991. Weakest crossover [J]. Linguistic Inquiry 22:687–720.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A]. Subject and Topic [C], ed. by Charles N. Li, 457-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harles, and Sandr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i, Xiaoguang. 1997. Deriving distributivity in Mandarin Chinese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 Li, Y.-H. Audrey. 1985. Abstract case in Mandarin Chinese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Li, Y.-H. Audrey. 1988. Argument determiner and number phrases [J]. Linguistic Inquiry 29: 693-702.
- Li, Y.-H. Audrey. 1990. Order and constituency in Mandarin Chinese [M]. Dordrecht: Kluwer.
- Li, Y.-H. Audrey. 1999.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 Linguistics 8:75-99.
- Li, Yen-hui Audrey. 2000. Topic Structure and Minimal Effort [J].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1-20.
- Li, Ying-che. 1972. Sentences with be, exist, and have in Chinese [J]. Language 48: 573-583.
- Lin, Y.-A. 2008. The Topic that Gradually Ran Away From Home [A]. In Manghyu Pak (ed.), Current Issues in Unity and Diversity of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inguists (CIL XVIII) [C], 933-952. Seoul, South Korea: Dongnam Publishing Company.
- Lin, Yi-An. 2008. A Probe-Goal Approach to Parametric Variation in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Nominal Phrases [A].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0) [C]. Volume 2. Edited by Marjorie K.M. Chan and Hana Kang. Columbus, Ohio: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ages 775-784.
- Ludlow, Peter & Stephen Neale. 1991. Indefinite descriptions: In defense of Russell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14: 171-202.
- Mahajan, Anoop Kumar. 1990. The A/A-bar distinction and movement theory [D]. Thesis (Ph. D.)--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pt.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 Mccloskey, James. 2000. Quantifier Float and Wh-movement In an Irish English [J]. Linguistic Inquiry, 31.1: 57–84.
- McNally, Louise. 1992. A semantics for the English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D]. Ph.D. Dissert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McNally, Louise. 2008. Existential sentences [P]. Revised version, to appear in C. Maienborn, K. von Heusinger & P. Portner, (eds). Seman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Natural Language Meaning. Berlin: de Gruyter.
- McNally, Louise. 2009. Properties, entity correlates of properties, and existentials [P]. Final draft submitted to A. Giannakidou & M. Rathert (eds.), Quantification, Definiteness, and Nomina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rchant, Jason. 1996. Object scrambling and quantifier float in German [A].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Conference of the North East Linguistic Society (NELS 26) [C], 179-193.
- Milsark, Gary. 1974.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English [D], Ph.D. dissertation, MIT.
- Miyagawa, S. 1989. Light verbs and the ergative hypothesis [J]. Linguistic Inquiry,

- 20:659-68.
- Miyagawa, S. 1989. Structure and Case Marking in Japanese [M], Academic Press.
- Miyagawa, Shigeru and Koji Arikawa. 2007. Locality in Syntax and Floating Numeral Quantifiers [J]. Linguistic Inquiry 38:4, 645-670.
- Miyagawa, Shigeru. 2003. A-movement Scrambling and Options Without Optionality [A]. Word Order and Scrambling [C], 177-200. Simin Karimi,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 Morales, Juan Romero-, Juan and Norberto Moreno-Quibén. 2001. A/A-bar Movement and Attract-F [A]. In Galina Alexandrova (ed.) The Minimalist Parameter [C],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page. 295-308.
- Nakanishi, Kimiko. 2006.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floating numeral quantifiers [P]. To appear. In S. Miyagawa and M. Saito eds., Handbook of Japanes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ng, Chunyan. 1993. The overt syntax of relativization and topicalization in Chinese [D]. Irvin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issertation.
- Pan, H., & Hu, J. 2008. A semantic-pragmatic interface account of (dangling) topics in Mandarin Chi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40: 1966–1981.
- Paul, W. 1988. The Syntax of Verb-Object Phrases in Chinese: Constraints and Reanalysis [M]. Paris: Editions Langages Crois &s.
- Paul, Waltraud. 2002. Sentence-internal topic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case of object preposing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 4: 695 714.
- Paul, Waltraud. 2005. Low IP area and left periphery in Mandarin Chinese [J].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de Vincennes 33: 111 -134.
- Perlmutter, D. 1978.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the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A]. Proceedings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4 [C]: 157-18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ortner, Paul. 2002. Topicality and (Non-)Specificity in Mandarin [J]. Journal of Semantics 19: 275-287.
- Postal, P. 1971. Cross-over phenomena [M].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 Prince, Ellen. 1990. Syntax and discourse: a look at resumptive pronouns [A]. In Kira Hall, Jean- Pierre Koenig, Michael Meacham, Sondra Reinman and Laurel Sutton,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C].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CA, pages 482–97.

- Pylkk änen, Liina. 2002. Introducing Arguments [D]. PhD Dissertation, MIT.
- Qu, Yanfeng. 1994. Object noun phrase dislo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 Rizzi, Luigi. 1997.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left periphery [A]. In Haegeman, Liliane (ed.), Elements of Grammar [C]: p. 281-337. Dordrecht et alibi: Kluwer.
- Rizzi, Luigi. 2002. Locality and Left Periphery [A]. Belletti, A., ed. Structures and Beyond [C]. The Cartography of Syntactic Structures, vol. 3, OUP
- Ross, John Robert. 1967. Constraints on variables in syntax [D]. Ph.D. dissertation, MIT.
- Sag, Ivan A. 1978. Floated quantifiers, adverbs, and extraction sites [J]. Linguistic Inquiry 9:146-150.
- Sag, Ivan A. 1980. A further note on floated quantifiers, adverbs, and extraction sites [J]. Linguistic Inquiry 11:255-257.
- Saito, Mamoru, T.-H. Jonah Lin, and Keiko Murasugi. 2006. N'-Ellip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P].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Shi, Dingxu. 1992. The Nature of Topic Comment Constructions and Topic Chains [D]. PhD. dissertation.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Shi, Dingxu. 2000. Topic and Topic-Comment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J]. Language 76, 383-408.
- Shin, Joonho. 2007. Topic-Focus Structure and Quantification of Dou 'all' [J].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5.1: 49-76.
- Shlonsky, Ur. 1991. Quantifiers as functional heads: A study of quantifier float in Hebrew [J]. Lingua 84:159–180.
- Shyu, Shu-Ing. 1995. The syntax of focus and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 Shyu, Shu-ing. 2001. Some Remark On Object Movement in Chinese SOV Order [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Vol. II, No. 1.
- Sio, Joanna U.-S. 2006. Modification and Reference in the Chinese Nominal [D]. PhD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 Sportiche, Dominique. 1996. Clitic Constructions [A]. In Johan Rooryck and Laurie Zaring (eds.),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Lexicon [C].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213-276.
- Sportiche, Dominique. 1988. A theory of floating quantifiers and its corollaries for

- constituent structure [J]. Linguistic Inquiry 19:425–449.
- Stroik, T., 2001. On the light verb hypothesis [J]. Linguistic Inquiry 32, 362–369.
- Tan, Fu. 1991. Notion of Subject in Chinese. Stanford University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 Tang, C.-C. J. 1990.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and the extended X'-theory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Tang, C.-C. J. 1996. ta mai-le bi shizh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 [J].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7.3: 445-502.
- Tang, C.-C. J. 2004. Two Types of Classifier Languages: A Typological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Markers in Paiwan Noun Phrases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2: 377-407.
- Tang, C.-C. J. 2005. Nouns or Classifiers: A Nonmovement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 [J].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3: 431-472.
- Ticio, Maria Emma. 2003. On The Structure Of DPs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Ting, J. 2006.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presyntactic approach [J].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32(1), 89-117.
- Ting, Jen. 1995. A non-uniform analysis of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 Ting, Jen. 1995. Deriving the secondary topic in Mandarin Chinese [A].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C].
- Torrego, Esther. 1996. On quantifier float in control clauses [J]. Linguistic Inquiry 27:111–126.
- Tsai, W.-T. Dylan. 1994. On economizing A-bar dependencies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 Tsai, Wei-Tien Dylan, 2001. On Subject Specificity and Theory of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0, 129-168
- Tsao, Feng-fu. 1990. 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M]. Taipei: Student Book Co.
- Valois, D. 1991. The internal syntax of DP [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Wang, Peter C. T. 1970. A 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 to Chinese ba and bei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 Williams, E. 1980. Predication [J]. Linguistic Inquiry 11, 203-238.

- Wu, Jianxin. 1999.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quantification in Chinese [D].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
- Wurmbrand, Susi. 2009. Reconstructing the A/A'-distinction in reconstruction [P]. To appear in: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Penn Linguistics Colloquium. Penn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 Xu, Liejiong and D. Terence Langendoen. 1985. Top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J]. Language 61:1-27.
- Xu, Liejiong. 1995. Definiteness effects on Chinese word order [J].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Asie Orientale 24(1): 29-48.
- Yamamoto, Hisao. 1996. Partitive Case Theory and the Minimalist Program [J]. 人文 研究, 92: 143-160
- Yan, Ling. 2005. Movement to the left Periphery of vP [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 Yip, Chak-Lam. 2008. Complicating the oversimplification: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A]. Proceedings of the 20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0) [C].
- Yip, Chak-Lam. 2009.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DP [P]. The 25th Northwest Linguistics Conference. Presented on 25 April.
- Yuan, B. and Zhao, Y. 2005. Resumptive pronouns in English-Chinese and Arabic-Chinese interlanguage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43.3: 219–237
- Zhang, N. 1997. Syntactic Dependencies in Mandarin Chinese [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 蔡维天. 2004. 谈"有人""有的人"和"有些人"[J]. 汉语学报. 02: 16-25。
- 曹逢甫,谢天蔚(译). 1995. 主题在主语中的功能研究[M]. 北京:语文出版社。
- 陈达姗. 2008. 话题与主语研究综述[J].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04: 140-142。
- 陈平. 1987. 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J]. 中国语文. 02: 81-92。 范继淹. 1985. 无定 NP 主语句[J]. 中国语文. 05: 321-328。
- 冯胜利. 1997. "管约"理论与汉语的被动句[J]. 中国语言学论丛. 01: 1-28。
- 高顺全. 1999. 与汉语话题有关的几个问题——与徐烈炯、刘丹青二位先生商権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04: 80-91。
- 胡建华. 1997. 英、汉语空语类的分类、分布与所指比较研究[J]. 外国语. 05: 38-44。
- 胡建华. 1998. 汉语长距离反身代词化的句法研究[J]. 当代语言学. 03: 33-40。

胡建华. 2002. NP 显著性的计算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指称[J]. 当代语言学. 01: 46-60。

胡建华. 2005. "被"的句法地位[J]. 当代语言学. 03: 213-224。

胡建华. 2006. 约束 B 原则与代词的句内指称[J]. 中国语文. 01: 3-9.

胡建华. 2007. 否定、焦点与辖域[J]. 中国语文. 02。

胡建华. 2007. 题元、论元和语法功能项——格标效应与语言差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3: 163-168.

胡建华. 2008. 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的论元和宾语——从抽象动词"有"到句法——信息结构接口[J]. 中国语文. 05: 396-409.

黄正德. 1990. 說「是」和「有」[J].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9: 43-64。

黄正德. 2007. 汉语动词的题元结构与其句法表现[J]. 语言科学. 6.4: 3-21。

黄正德. 2008. 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J]. 语言科学. 7.3: 225-241。

李临定. 1986. 现代汉语句型[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李人鉴. 1980. 关于"被"字句[J]. 扬州师范学院学报。

李艳惠. 2007. 短语结构与语类标记:"的"是中心语?[J]. 当代语言学. 2: 97-108。

刘丹青. 2001. 论元分裂式话题结构[A]. 语言问题再认识——张斌先生从教 50 周年暨 80 华诞庆祝文集[C]. 上海教育出版社。

刘贤俊. 2001. "有着"与"具有"[J]. 汉语学习. 03.

刘贤俊. 2003. 语义范畴研究的一部新作——《汉语量范畴研究》读后[J]. 世界汉语教学. 02.

刘贤俊. 2006. 歧义句的可及性考察[J]. 语言研究. 03.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M]. 商务印书馆。

潘海华,韩景泉. 2005. 显性非宾格结构的句法研究[J]. 语言研究. 第3期。

潘海华,韩景泉. 2008. 汉语保留宾语结构的句法生成机制[J]. 中国语文. 3。

沈家煊. 1984. 英汉介词对比[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2: 1-8。

沈家煊. 1985a. 词序与辖域: 英汉比较[J]. 语言教学与研究. 01: 96-104。

沈家煊. 1985b. 英汉空间概念的表达形式[J]. 外国语文教学. 04: 33-40。

沈家煊. 1985c. 英语中的歧义类型[J]. 现代外语. 01: 26-35。

沈家煊. 1986. "差不多"和"差点儿"[J]. 中国语文. 04: 442-456。

沈家煊. 1988. 讯递和认知的相关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3: 62-65。

沈家煊. 1989a. "判断语词"的语义强度[J]. 中国语文. 01: 1-8。

沈家煊. 1989b. 不带说明的话题[J]. 中国语文. 05: 326-333。

沈家煊. 1990. 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分界[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2: 26-35。

沈家煊. 1991."语义的不确定性"和无法分化的多义句[J]. 中国语文. 04: 241-250。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1: 2-8。

沈家煊. 1994a. "语法化"研究综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4: 17-24。

沈家煊. 1994b. R.W.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J]. 国外语言学. 05: 321-331。

沈家煊. 1995a. "有界"与"无界"[J]. 中国语文. 05: 367-380。

沈家煊. 1995b. 正负颠倒和语用等级[J]. 语法研究与探索. 07: 237-244。

沈家煊. 1996. 英汉对比语法三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4: 8-13。

沈家煊. 1997a.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J]. 中国语文. 04: 242-250。

沈家煊. 1997b. 语用、认知、言外义[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4: 10-12。

沈家煊. 1998a. 二十世纪的话语语言学[A].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C]. 刘坚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743-774。

沈家煊. 1998b.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J]. 当代语言学. 03: 41-46。

沈家煊. 1998c. 语用法的语法化[J]. 福建外语. 02: 1-8。

沈家煊. 1999a. "在"字句和"给"字句[J]. 中国语文. 02: 94-102。

沈家煊. 1999b. 语法研究中的分析和综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2。

沈家煊. 1999c.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 01: 3-15。

沈家煊. 1999d. 不对称和标记论[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J]. 外语教学与研究. 04: 268-275。

沈家煊. 2002.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沈家煊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沈家煊. 2006a.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J]. 中国语文. 04: 291-300。

沈家煊. 2006b. 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 2008. "逻辑先后"和"历史先后"[J]. 外国语. 05: 91-92。

沈家煊. 2009. 我看汉语的词类[J]. 语言科学. 01: 1-12。

慎俊浩. 2008. 漢語數量詞組[D]. 博士论文. 國立清華大學。

宋玉柱. 1990. 处所主语"被"字句[J]. 天津师大学报. 01。

汤廷池. 1979a. 国语语法研究论集[M]. 台北: 学生书局。

汤廷池. 1979b. 主语和主题的划分[A]. 国语语法论文集[C]. 台北: 学生书局。

王广成. 2007. 汉语无定名词短语的语义特征: 指称和量化[D].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

王红旗. 2004. 功能语法指称分类之我见[J]. 世界汉语教学. 02。

王力. 1989. 汉语语法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徐烈炯, 刘丹青. 1998. 话题的结构与功能[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烈炯.1995.语义学(修订本)[M].北京:语文出版社。

袁毓林,王健. 2007. 汉语拥有关系的语义模式和语法表现[J]. 世界汉语教学. 04。 袁毓林. 1996. 话题化及相关的语法过程[J]. 中国语文. 04。

袁毓林. 1998. 汉语动词的配价层级和配位方式[A].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第二集)[C]. 北京大学出版社。

袁毓林. 2000. 论否定句的焦点、预设和辖域歧义[J]. 中国语文. 02。

袁毓林. 2003. 句子的焦点结构及其对语义解释的影响[J]. 当代语言学. 04。

袁毓林. 2004. 都、也"在"Wh+都/也+VP"中的语义贡献[J]. 语言科学. 05。

袁毓林. 2005. "都"的加合性语义功能及其分配性效应[J]. 当代语言学. 04.

袁毓林. 2005. "都"的语义功能和关联方向新解[J]. 中国语文. 02.

袁毓林. 2007. 论"都"的隐性否定和极项允准功能. 中国语文. 04.

袁毓林. 2009. "有"字句的情景语义分析[J]. 世界汉语教学. 03.

张伯江,方梅. 1996.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张伯江. 1994.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J]. 中国语文. 05.

张伯江. 1996. 否定的强化汉语学习[J]. 01.

张伯江. 1997. 疑问句功能琐议. 中国语文[J]. 02.

张伯江. 2001.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J]. 中国语文. 06.

张伯江. 2002. "是 NP"和"是(一)个 NP"[J]. 世界汉语教学. 03.

张伯江. 2005.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J]. 语言科学. 06.

张伯江. 2006. 存现句里的专有名词宾语[A].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三)[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张伯江. 2009. 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周建设. 2000. 语义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2.

周建设. 2002. 语言研究的哲学视野[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02.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邹立志,周建设. 2007. 动宾式动词规范问题的深层理据[J]. 语文研究. 01.

邹立志. 2009. 论古今汉语词类活用的不同本质[J]. 语言研究. 02.

致 谢

衷心感谢导师沈家煊教授(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对本人的精心指导。 他的言传身教将使我终生受益。

在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语言系进行九个月的博士研究期间,承蒙 Hubert Haider 教授(Dr. phil, o.Univ.Prof. Univ. Salzburg)的热心指导与帮助,不胜感激。

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袁毓林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胡建华研究员在论文开题时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张伯江研究员、胡建华研究员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建设教授、史金生教授、邹立志副教授、刘贤俊副教授在预答辩及答辩时提出 的意见和建议。

博士课题研究得到了奥地利政府奖学金的资助,特此致谢。